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9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る

PRESENTED BY SHIRA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之旅9

あるところに一人の魔女がいました。名前はイレイナ。珍しく、師匠のフランとまったり旅を満喫しています。今回出会うのは、謎の食堂に住まう兵士長と記録係、歴史探訪に勤しむ女学生二人、炭の魔女と優秀な助手、王子に恋焦がれる少女と、困惑する彼女の家族、そして、魔法使い名家の少女と孤児のお友達。魔女との邂逅が、彼女たちにもたらす救済とは？「先生、この依頼、絶対に成し遂げましょう」それは“灰”と“星屑”の魔女、二人旅の軌跡、そして未来を創る「別れ」の物語ー。

彩頁

それはまあ、魔女ですから

Well, because I am a witch.

灰の魔女イレイナ

魔法使いの最高位「魔女」の少女。
師匠のフランと一緒に旅を満喫中。



「畢竟我是魔女嘛」

Well, because I am a witch.

灰之魔女伊蕾娜

是魔女——最高位的魔法師，也是少女。

和師傅芙蘭愉快旅行中。



角色介绍（从左向右）

卡莲

静寂之國巴拉德唯一的魔法師。

使魔魔法專精。

麗茲萊特

深深戀慕著本國王子的美人。

遭受著繼母和義姐妹的霸凌？

莫妮卡

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的公務員。

魔法統合協會在這個國家的代理人。

普莉希拉

來自雪國的魔法師。

擅長調制魔藥。

星辰魔女芙蘭

旅行中。

從森林深處之國比耶拉的遺跡出發，

目的地是王立瑟雷斯特利亞。

「あなたは変わらないでね、サヤ」

努力家で。勤勉で。優しくて。
人を傷つけることが苦手で。嘘を言わず。誤魔化しもせず。
ただ真っすぐに今を生きている彼女が、私は眩しかった。



「你可不要變了哦，沙耶」

努力、勤勉、溫柔、害怕傷到別人、不說謊、不掩飾、只是一根筋地向前沖的她，對我來說無比耀眼。



「伊蕾娜……別那樣……」

「姆唔」（嚼東西）

第一章 巨人廚房

○

也許是受到了師傅芙蘭老師的影響吧，我向來不怎麼坦誠。

明明都乘著掃帚飛向了同一個方向，我們兩人也絕對不會說「一起去旅行吧」這種話。

穿過一片一片矮小的樹叢，面前廣闊的平原仿佛綠色的海洋，我們隨波飄蕩，海風也被我們甩在身後。

「真想多欣賞一會這裡啊」我傾聽著掠過耳邊的風聲，如是想到。

「伊蕾娜」

老師在叫我。

回過頭去是那一如既往的笑容。

「你餓了嗎？我倒是從早晨到現在還什麼都沒吃哦，什麼都無所謂只想填飽肚子。我們稍微休息下，吃點東西吧？」

「……………」

淨說些煞風景的話。

「那老師您吃些雜草不就行了嗎」我嘆了口氣。

「喂喂，我可不會吃雜草，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啊？」

「我的愛師芙蘭」

「對，我是你的老師哦，話說弟子不是應該平時請老師吃飯的嗎？」

「聽不懂您在說什麼」

「這是世界上的常識」

原來如此是我沒去過的世界的常識呢。

「反正我現在就是想讓伊蕾娜請客嘛」

「不要說這種任性的話.....」

不過反正也是好久沒見，請吃點什麼也不是不行。

「請我吃點什麼吧？」

死纏爛打的老師。

「好吧」

我只能苦笑著回應。「不過這附近好像沒有什麼能吃的東西」

我們正在旅行。

放眼望去要麼是草要麼是樹，能吃的東西大概也就雜草或者樹上結的果實這種了。

難道老師在期待雜草料理嗎？老師的口味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獵奇了？

「呵呵呵」尷尬笑著的老師的表情像是在說「就等你這句話了！」一樣。

「你，同意請我吃飯了對吧」

「是的」

那又怎麼樣。

「那就快動手做吧」

「老師，這附近沒有能吃的東西啊」

沒有廚師能只靠雜草什麼的就能做出美味料理。自己做的話完全找不到材料，下館子的話這裡一家店也沒有。

可是老師卻神氣揚揚地開口了。

「不不不伊蕾娜，好好看看周圍，是不是有草，有花，還有果實？」

「……………」

「有這些就足夠了」

「……………」

老師的口味怎麼變得這麼獵奇了。

不是的往前走真的有一家很棒的店，真的哦，我可從來沒對伊蕾娜說過謊哦？沒說過吧？誒……說過？不對吧我記得沒有哇……

肯定沒有的吧？反正我是這麼記得的。沒有就是沒有。總之前面有一家很好吃的店……！

老師這麼解釋道。

我不情願地跟著老師出發了，一路上她一見到雜草、花、果實就不由分說地往我的口袋裡面塞。到底是拿來做什麼用呢。

「……這種地方不可能有餐廳吧」

「有哦，就在那裡，一般人我不告訴的哦」

老師邊說著“看那裡”邊用手指著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穿過了那裡的無數棵樹木。

「……………」

一座建築物出現在我們眼前。還真有。

估計是很久以前的哪位人家的別墅吧，木制牆壁也好天花板也好都傷痕累累，與其說是店面不如說是普通民宿，但從破爛的程度

來看完全不像是有人在住的。

怎麼看都不像餐廳。

但是入口居然立著一塊看板，上面寫著：

「巨人廚房」

「.....」

我回頭看向老師。「那個，這裡真的行嗎？」

「沒問題的，這家店全年無休，現在不也掛著“營業中”的牌子嗎？」

「我倒是覺得應該先整修一下.....」

不過別說整修了，我覺得它已經處於崩塌的邊緣了，真的沒問題嗎？

「這家店是隱世小屋風格的」

「倒不如說本身就是隱世小屋吧」

「別看這家店外觀很差但其實很好吃哦，好酒不怕巷子深，說的就是這裡」

「這巷子已經深到連半個人影都看不到的說.....」

「不過美味是貨真價實的」

老師一邊嚷嚷著“走吧，進去吧，真的很好吃哦，不嘗會後悔的喲！走吧”一邊強行把我拽了進去。

「.....」

總有種不好的預感.....。

○

實際上巨人廚房這家店，雖然外觀極差但裡面的裝修其實還蠻有風格蠻漂亮的，應該是這種展開吧？

抱著這樣的期待我進了店，但實際上對外觀不上心的這家店，內裡也是裡外如一的破破爛爛。

客人都進門了卻沒有店員的影子。

一進店，正對面就是一間小屋的門，只有門上刻著一句話：

「歡迎來到巨人廚房，想必旅途不輕鬆吧，還請您在此脫掉鞋子」

原來如此脫鞋好像是這家店的規矩，我也造訪過許多有相同規矩的國家，對此心理上並沒有抵觸。我和老師將鞋脫掉，

放進了兩旁的鞋櫃。

好了，這下可以享用這裡秘藏的美味料理了吧——

「請放好行李再進店用餐。為了避免您的衣服弄髒，還請脫掉外套和帽子」

打開門之後又是只有一塊告示板，店員依然不見蹤影。

「老師，這是...」

「入鄉隨俗吧，畢竟這些是這家店的規矩」

這麼說著老師已經脫下了外套。

「.....哦」

說是規矩的話，那也沒什麼辦法。不過還是搞不懂為什麼在店內安這麼多扇門。

脫下了外套和帽子之後，我推開了眼前的門。

然而。

「非常抱歉，本店十分注重店內的氣味，還請先噴灑些香水再打開這扇門」

明明店的外觀差到了極點，店主卻好像是有潔癖呢。

這一扇門的前面有一張小桌，桌上放著幾瓶香水，而香水上貼著“請隨便使用”的標示。

「老師，這是…」

「入鄉隨俗入鄉隨俗」

「……又來」

老師按下噴嘴，以熟練的動作噴灑著香水，水果的香味頓時蔓延開來。和一心想著趕快見到飯食的我完全相反，老師這次特別有耐心，

搞得跟她在請我吃飯一樣。

話說回來。

「老師，我想提前問一下」

「嗯」

「這裡真的不是巨人最後反過來料理我們的廚房嗎」

「噗噗」

「別想蒙混過關」

看到認真地皺起了眉頭的我，老師笑了。

「那打開下一扇門不就知道了～」

老師邊說邊打開了門。

我跟在老師的背後，警戒著四周。

讓人放下行李，脫掉鞋子和外套，還要噴奇怪味道的香水，究竟打算對我們做什麼？

雖然這些規矩我不喜歡也不認同，但我對這家店產生了些許好奇。

「.....」

然而，這家店似乎總能打我個出其不意。

門的後面是一所小房間——什麼古怪都沒有，就幾張普通的桌子。

看來我們終於正式進店了。

「讓你久等了伊蕾娜，這裡就是巨人廚房」

芙蘭老師發出得意的笑聲。

然而店內安靜得嚇人，也沒有人來接待，只是一如死水般地安靜。

話說回來。

「那個，這裡是連店主都沒有...」

狹小的店內除了廚房和桌椅之外別無他物，比起店面更像是一般的家居。

難道說店主是已經知道我們來了嗎？桌子上居然放好了我們兩人份的曲奇。

「老師，這是...」

我坐在椅子上盯了一會曲奇。都是四角尖尖，又細又長的奇特形狀，一個個整整齊齊地擺放在碟子裡。

「這是贈品」坐在我對面的老師平淡地回答道。

「奧.....」雖然不是很明白但這裡應該不是巨人料理人類的店。

「話說回來最關鍵的巨人在哪裡...」

一邊說著，我拿起一塊曲奇，將其折作兩段。

「.....」可是老師並沒有回答我，只是將手放到嘴邊，不住地顫抖著。

「..... 老師你怎麼了？」

「..... 不，沒什麼.....」

「..... 奧」

我只是啾滋啾滋地大嚼曲奇，老師的樣子卻怎麼看都很奇怪。

「那巨人什麼時候出現？」

再次被我問到，老師狀態回來了。

「巨人的話，已經在這兒了」

○

由於在昨日的戰鬥中莉莎陷入了精神失常的狀態，作為代替今天開始由我來擔任記錄員一職。

記錄員的工作並不輕鬆，為了記錄與巨人的戰鬥，記錄員必須活躍於最前線，所以莉莎的精神會崩壞責任也並不在她自身，

自從事這份工作的瞬間，我們記錄員就迫不得已承受著精神損害。

所以不可以說喪氣話。

而且自建立這個基地開始士兵長就一直獻身於戰鬥，她才是最辛苦的。我才只是個小白。

「記錄員的工作習慣了嗎？艾可」

士兵長巡視著上次戰鬥中損壞的，正在修復的城塞，目光落在了我身上。那威風凜凜的面容一如既往。

「士兵長」

「怎麼了」

「從今天才開始的我習慣個P呀」

「嘴太臭了艾可」

「這是天生的，習慣就好」

「這要過多長時間才能習慣啊.....」

「記錄員的工作也是一個道理」

必須過上一段時間才能習慣。

不過，這也是以我們能夠平安度過一段時間為前提的事。

「士兵長！不好了！」

「.....怎麼了？」

士兵長頓時臉色一變，緊張的空氣瀰漫開來。監視兵氣喘籲籲地說道：

「巨人侵入我們的城塞了！」

看來我沒時間習慣這份工作了，士兵長也沒時間和我加深友誼了。

「什麼.....！不可能，這也太快了.....！距離上次襲擊還不到一周啊！」

實際上昨天巨人也侵入了我們的城塞，在戰鬥中莉莎精神失常了所以沒有留下記錄，但聽說

我們損失慘重。

上次的損傷還沒有痊愈，敵人就又來了。

這個消息對我們打擊巨大。

「敵人的特征是？」

士兵長保持住了冷靜。「準備快速應戰，敵人是什麼來頭？」

「其實是……」監視兵吞吞吐吐地回答道。「上次的敵人又來了」

「……什麼？」

「上次入侵我們的黑髮巨人，她又來了…！」

「原來如此……是來複仇嗎？」

「不只是這樣！」

監視兵扯著嗓子，向面色如灰的士兵長報告了可怕的消息。

「她還帶了同伴……！」

「什麼……？」

並不是士兵長耳背，而是這消息難以置信。

「她的旁邊還有灰色頭髮的女巨人！這次她帶了同伴……！」

巨人一次來了兩只。這是我從來沒聽過的事情，而且其中一只還是前任記錄員精神崩壞的罪魁禍首——黑色惡魔（俗稱）。

「原來如此……看來那只惡魔這次是真的想置我們於死地……」

看起來十分冷靜的士兵長，但是她的臉頰上確實有汗水劃過，作為記錄員的我不能裝作沒看到。

我們的城塞裡有許多對巨人用的陷阱，那是我們長年與巨人戰鬥中想出的獨特戰鬥方法。

我們的戰術不斷進化著。

「歡迎來到巨人廚房，想必旅途不輕鬆吧，還請您在此脫掉鞋子」

首先打開第一扇門後，就是我們設下的脫鞋陷阱，巨人總是會被我們恭敬的話語騙到。

這次果然也拖了。

「庫庫庫.....沒有學習能力的惡魔，這次也被我們耍得團團轉...！」

在遠遠地確認了兩只惡魔已全部脫下鞋子之後，士兵長緊繃的臉龐頓時鬆緩了一點。一號作戰成功了。

「請放好行李再進店用餐。為了避免您的衣服弄髒，還請脫掉外套和帽子」

巨人這種敵人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其保護自身的厚重衣物。雖然不知道那是以怎樣的技術制成的，但總之不會是什麼

好東西，所以在進入城塞之前就要誘導巨人脫掉。

毫無學習能力的黑髮巨人這次也傻傻地照做了，她的夥伴灰髮巨人也是。巨人這種東西真是體大無腦的劣等生物。

「非常抱歉，本店十分注重店內的氣味，還請先噴灑些香水再打開這扇門」

再下一扇門上則有著這樣的標示，這也是我們作戰的一環。巨人們鼻子很靈敏，僅靠氣味就能感知到我們的存在。

讓她們噴灑香水就是為了遮蔽我們的氣味。

「士兵長，這次的戰鬥也是完全勝利啊」

我對士兵長的作戰計劃佩服得五體投地。像這樣完美的作戰一旦成功了，拿下這次戰鬥的勝利就如同探囊取物

——我相信是這樣的。

「.....別大意，艾可」可是士兵長的臉色仍然烏雲遍布。「我還記得上次戰鬥的慘狀」

就在這時。

「喂，喂.....士兵長.....！」

前任記錄員莉莎從我們背後爬了上來。「給我葉子.....給我葉子！我快不行了.....！」

禁斷癥狀中的莉莎纏住了士兵長。

上次的戰鬥中她發瘋了，變成了每天只想著葉子葉子的癮君子。

我的後背不禁發涼，這就是長年獻身於戰場的記錄員的下場嗎。

「啊啊放開我！」士兵長把莉莎從身上扯開，「.....聽好了艾可，我們的戰鬥充滿了未知數，且不可大意」

言外之意就是「這家夥現在的慘狀，就是一時大意的下場」

可是情況真的有那麼糟嗎，在我眼裡看來兩只入侵城塞的巨人被我們的作戰耍了個團團轉。

就連現在也是，她們完全不帶疑問地坐在了椅子上。

而那個動作正是我們開始攻擊巨人的信號。坐。

「全體沖鋒！」

聽到士兵長的指令，士兵們紛紛拿起武器，展開了突擊。快速突擊兼傾盡全力的總攻擊，這就是士兵長的作戰計劃。

現在進行長時間的戰鬥，我們的體力支撐不住。

所以要進行突擊，盡可能快地將巨人趕跑。

然而。

「士兵長！不好了！武器不見了！」

「你說什麼？」

我們放置武器的倉庫如今已是一個空殼，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不好了士兵長！我們的武器不知道被誰給放在巨人們的桌子上了！」

「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沒注意到呢。

巨人的桌子上擺放著我們的武器。

「究竟是哪個笨蛋幹的！」扯著嗓子大喊的士兵長怒氣沖天。

「誒嘿嘿……」莉莎笑了。

「你這混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士兵長一把揪住她的胸口。

「等等……士兵長，請冷靜一下……！」

士兵長一副要打死她的樣子，我趕緊上前，想從後面抱住士兵長拉開她，但士兵長的

小小的拳頭只是如柔和的日光一般傾照在莉莎的臉上。

忘記說了，莉莎最近覺醒了受虐狂的特質，但這和葉子無關，是她自己的問題。

「士兵長不好了！」

「又怎麼了！」

完全失去冷靜的士兵長大叫著。

「快看那邊！」

一個士兵用手指了一個方向，那裡是與我們對峙的敵人——巨人所在的地方。

那是將我們重要的武器放在嘴裡啣滋啣滋大嚼的，可怕的巨人。

「什...麼...？」

在吃我們的武器。

呈現在眼前的是，我們完全無法想象的可怕光景。

只能用恐怖來形容。

不測的事態不斷發生，這就是真正的戰鬥。

「那個，難道說巨人是指我們兩個？」

進了這家店之後也不見店主的影子，覺得奇怪的我悄悄地掃視四周，發現了不得了的東西。

「你也發現了呢」

「..... 嗯」

仔細一看，廚房那邊有穿著鎧甲的女孩子，還有在旁邊拼命做筆記的戴眼鏡的女孩子，最後還有一個

笑得很輕浮的女孩子。

我最驚訝的是她們的身體的大小。

如果不是我出幻覺的話，這些女孩子的身體確實是小到可以放進我手心裡的程度，從外貌上來看確實是人類，

但人類不可能這麼小。

「這個巨人廚房，實際上就是她們為了打倒我們人類而建的基地」

「為什麼我們被當做敵人...？」

「其實我一周之前來這裡和她們交談過」

「嗯」

「說是我們個頭太大了看不順眼」

「好膚淺的怨恨.....」

「但是她們可是會拿出好吃的食物招待我們哦，在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平原上，有她們在實在是太好了，要放尊重點哦」

「食物嗎.....？可是那麼小的人拿出的食物應該也不夠我們吃的吧」而且，話說回來，「她們根本半步不離廚房啊」

「不用擔心」老師把手伸到我的口袋裡，「剛才我們不是採摘了很多草啊花啊果實之類的嗎？」

「我沒記錯的話那只是老師硬塞給我的」

「試試拿給她們看看」

試試就試試。

「什麼啊？那些家夥難道會喜歡這些路邊的花草果實嗎？」

我雖然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拿出了一些雜草。

在那一瞬間。

「啊！是葉子！最喜歡葉子了！」

她跑出來了。

那個小小的女孩子，像是壞掉了一樣誼嘿嘿，誼嘿嘿地怪笑著，撲向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雜草。

「.....」

我無語了。

「這些孩子就是喜歡路邊的花草果實哦」

「.....」

難道說這是瀕臨滅絕的珍惜種族？

「士兵長！不好了！莉莎被敵人捉住了！」

「嗯我知道了！」

畢竟大家都看見了。

和巨人的戰鬥剛開始不到10分鐘就已經有一人犧牲。灰色頭髮的巨人俯視著桌子上的莉莎，

「誒..... 離近了一看還挺可愛的.....」

說出了這樣可怕的話，然後又用手指推了莉莎一下。

「啊哇」莉莎倒下了。巨人用手指不斷揉她的肚子，然後發出了笑聲。

「呼呼呼.....」

太可怕了，灰色頭髮的巨人捉到莉莎後完全不把她當人看。

「那家夥.....！在拷問莉莎！」士兵長的臉上浮現出憎恨的表情。

但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在巨人面前我們太過無力。

「啊...！不要，快住手...！啊哇哇.....！」

然而巨人不會停下。

俯視著想要反抗的莉莎，灰色頭髮的巨人露出了愉悅的微笑。

「是不是想要葉子？是不是？是這個吧？還是這個？」

我們的眼前是地獄般的光景。巨人先是用手指揉莉莎的肚子，然後再用葉子扇她的臉，如此循環往復。

「住手……！啊啊葉子喜歡……不要……啊啊！」

這是拷問。

不斷在痛苦與快樂之間切換的莉莎逐漸變得奇怪了起來。

「對於M的她來說是樂在其中吧」

「這種場合下還在冷靜地分析嗎」

仔細想來莉莎本來就很奇怪。

而另一邊，巨人不斷地玩弄莉莎樂在其中。

「呼呼呼……」

「……」

完全沒有注意到對面的座位上傳來的冰冷視線。

然後一直玩弄莉莎的灰色頭髮的巨人突然停手了。

「啊哇——誒？」搔癢和葉子都被收走，莉莎呆在了原地，一臉失去了什麼似的表情的她，

站起身來像是央求一般擡頭看向巨人。

「是不是還想要啊？」巨人的興致完全沒有消退，「如果還想要的話……把你的同伴的情報告訴我，是不是在那邊，

一共藏著多少人？」

真是愚蠢。

「呼……沒用的」我旁邊的士兵長笑了，「我們的團結堅不可摧，莉莎不可能輕易就供出我們的所在，那家夥

雖然是個受虐狂但她還不是會出賣同伴的人渣——」

「一共十三人」

已經是出賣同伴的人渣了。

「武器裝備呢？」

「你剛才都吃掉了」

「奧奧，這麼說你的同伴全都手無寸鐵嘍？吃掉了？吃掉了什麼...？」

然後莉莎把士兵長的作戰從頭到尾全部泄露出去了，沒有一絲猶豫。為了葉子出賣同伴也在所不辭，真是爛到骨子裡的

人渣。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從莉莎嘴裡問出所有情報後，灰色頭髮的巨人平淡地點了點頭。「話說回來，我今天是來這兒吃東西的啊」

她的眼睛捕捉到了我們。

深邃的琉璃色眼睛兇光一閃，她笑了。





然後，她說。

「那邊就是食物，對吧？」

食物.....？

「她想吃掉我們...！她想把我們全部吃掉...！」

在場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戰栗之中。

○

「伊蕾娜，現在去廚房那邊就吃不到東西了哦」

芙蘭老師嘆息著說道，著急了半天我還以為終於能開飯了呢。

誼——？

「難道不是應該從她們手中搶奪食物嗎？」

「不是的，而且去搶的話她們會逃走」

不知怎麼的突然感到很郁悶，我到底在做些什麼啊？

和一臉不解的我不同，芙蘭老師大概是巨人廚房的回頭客了，好像什麼都知道的樣子。

「沒必要特意跑去那邊的，既然她們的同伴被你捉住了，也就快了」

「什麼快了？」

「食物快來了」

老師剛這麼說完，廚房那邊傳來了什麼東西掉落的聲音。咦到底是什麼呢？還沒來得及問，廚房那邊就有

一群小小的身影湧了過來。

「……」

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什麼了。

十三位手掌大小的女孩子拿著棒狀的什麼東西，列隊向這邊行進中。

「老師那是什麼」

「看來給我們送食物來了呢」

「誼誼...？」

我還是不明白。

她們手裡拿著的東西，要說是料理的話根本不夠格，只是很甜的小食而已。

領頭的金髮女孩子的手裡是棒狀的曲奇，而她旁邊剛才拼命做筆記的戴眼鏡的女孩子，

則是頂著馬卡龍的帽子。

她們兩個身後有著以點心武裝全身的一隊女孩子，有的是曲奇，有的是巧克力，總之就是一口就能

吞下的小點心。

「……這到底什麼啊」

我驚訝地長大了嘴巴，而芙蘭老師只是波瀾不驚地點了點頭。

「其實她們是擅長制作點心的種族」

「啊，奧…」

「但對於她們來說點心好像不是點心」

「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對於她們來說點心是建築材料，還有武器，總之不是能吃的東西」

對於我們來說就只是美味的點心，這也是種族不同導致的認識不同吧。

「……」

可是那也就意味著，「她們是為了與我們交戰才武裝成那樣的？」

「簡單來說就是那樣」

「……」

可老師不是說了「送食物來了」嗎？

「誒？難道是要吃那些？」

「正是」

老師理所當然地點頭。

「.....我們吃了會怎麼樣？」

「她們會失去資源」

「.....」

「來，時間也正好，進入下午茶時間吧」

一臉悠閑地笑著的笑蘭老師和廚房那邊傳來的「突擊——！」的喊叫聲。

這樣殺氣濃濃的下午茶可是前所未聞。

○

「切莫驚慌，敵人體型巨大而且我們還沒有武器，但沒有武器現做便好」

在莉莎完全投敵之後，士兵長奔向了已經變成空殼的倉庫。

「拆掉這座倉庫來做武器」

士兵長邊說邊把倉庫的牆壁剝下來一塊，牆壁意外地脆弱。微微的香氣瀰漫四周，士兵長看向我們，

這場戰鬥的勝算幾乎為0，我們每個人都戰意低迷地低著頭。

「我們都有不得不戰鬥的時候」

我們的士兵長無論何時都勇猛無畏。「那就是現在！全員，拆掉倉庫準備突擊！」

士兵長不管在怎樣的絕境中都能找出一條活路。只要追隨她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了

——在場的所有人恐怕都是這麼想的吧。大家互相交換了眼神，無言地拿起了各自的武器。

你的工作是記錄員，前往戰場也不需要帶武器。艾可你的職責就是記錄這場戰鬥並傳至後世，來，戴上這個。

士兵長在我頭上蓋上了黃色的圓圓的不明物體。

「啊……士兵長，這個是」

「是倉庫屋頂的材料，雖然很脆弱但至少可以保護腦袋」

「士兵長……」可是對手是巨人，光保護住頭也沒什麼用。

「放心吧，我一定會保護你的，保護夥伴可是我的職責——」

「士兵長……」

「艾可你一定要好好工作，記錄下這場戰鬥，然後活著回來」

「士兵長……」

「不用那麼緊張啦，等這場戰鬥結束了，我們一起去喝一杯吧」

「士兵長……」

是我的錯覺嗎，從剛才開始就瀰漫著一股命不久矣的氣場。

「給我沖啊！」

我們的擔憂士兵長毫不理會，她站在我們面前，注視著巨人。

就算沒有勝算，我們也有不得不戰鬥的時候。

然後，士兵長深吸一口氣，

「突擊！」

我們的戰鬥拉開了帷幕。

「伊蕾娜你剛才拿出來的葉子，是不是還剩許多？」

黑髮的巨人掃視我們，說道，

「拿給她們怎麼樣？」

「好啊」

灰色頭髮的巨人浮現出惡魔般的微笑，將手從口袋裡抽出來，放了什麼東西在白色圓盤上。

「……」

這個瞬間我們才意識到，自己究竟犯了怎樣的錯誤。

莉莎被捉走的事也好，我們發動突擊也好，全部都包含在她們的計策之中。

我們只不過是被她們玩弄於巨大的手掌之中。

「你們想要這個對吧？」

巨人放在白色圓盤上的是，草和花還有果實。

這太可怕了。

巨人在了解我們習性的基礎上制定了讓我們扔掉武器的策略，簡直是謀士。

但是我們不可能中這種花招。

我們有著非贏不可的使命。

這種一眼就能看穿的陷阱，傻瓜才會中招，我們的隊伍裡才沒有——

「這裡交給我了！你們先走！」

士兵長突然躺在了白色圓盤上，她的武器隨便扔在四周，看來她已經完全喪失戰意了。

「士兵長」這家夥搞什麼鬼啊。

「不必擔心！我馬上就來……！」

「不是的，士兵長」

打頭陣的人被敵人捉去之後，剩下的人只是群烏合之眾。

失去了指揮的我們，看著可憐的士兵長，陷入了絕望。

「怎麼會這樣！士兵長」有在絕望中放下武器的人。

「別擔心士兵長我來救你了！啊啊——」有人想要爬上白色圓盤摔了個底朝天。

「嘿嘿，反正一切都完了」還有人放棄了一切在圓盤裡休息了起來。

「喂！你這家夥，這片葉子是我先找到的！」「煩死了，你找到就是你的啊！快給我！」甚至還有和同伴爭搶葉子的人。

我的同胞們一個接一個放下了武器。

「——話說回來，一周前我也是這樣拿到了很多點心，她們對於草啊花啊果實之類的一點抵抗力都沒有，只要拿給她們就會有點心回贈」

「……剛才那陣勢怎麼看都是來討伐我的」

兩只巨人根本不理睬我的同胞們，只是把她們的武器收走，然後放進嘴裡。

那副神態，簡直就不把我們當人看。

是故意那樣做，來炫耀她們力量上的壓倒性優勢嗎？然而，不管我們怎樣反抗，都不能傷到她們分毫。

「咦，有一條漏網之魚呢」

突然，黑髮巨人發現了我。確實，放眼望去，唯一沒有被圓盤捕捉到的，就是作為記錄員的我。其他人都被囚禁了，只有我一個生還。

「還真是啊」灰色頭髮的巨人點點頭，琉璃色眼睛注視著我。

「啊啊……」灰色頭髮的巨人突然拍了一下手，像是想起什麼似的翻找自己的口袋。

草，還是花，還是果實？又想用那些東西來誘惑我吧。

但是，為了同伴我絕對不會在這裡倒下。

「大概她會喜歡這個」

灰髮巨人遞給我的是閃爍著金色光芒的不可思議的圓盤，還挺沈的。

我聽說過這東西。

這個閃爍著金色光芒的東西，在巨人的世界裡稱為錢，是在物品交換時使用的。我們人類世界還從未有人

親眼見過這東西，但傳言說只要得到了就可以一輩子衣食無憂。

巨人遞給我的就是這東西。

「啊……金閃閃……」

我理所當然地落入了敵手。我和已經倒下的同伴一樣，放棄了士兵長托付的使命，選擇了墮落。

「你還真了解她的喜好啊」

看到我把臉頰貼在金幣上來回蹭的樣子，黑髮的巨人睜大了眼睛。

灰色頭髮的巨人一邊把我頭上的防具取走吃掉，一邊說。

「不不，只是看她的眼神好像是同類而已」

「是指拜金主義嗎」

「那太難聽了，請說成是忠於欲望」

就這樣我們的戰鬥結束了。

不必說，這次我們大敗。至少我是這麼覺得的。

在白色的圓盤中，士兵長心滿意足地說道。

「呼……這次的戰鬥又是我們大獲全勝啊……」

○

離開巨人廚房後，芙蘭老師終於不再脫線了，她解釋了一周前她來這家店時的事情。

那是在老師回鄉的路上發生的事。

「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其實是個路癡，離開故鄉之後也沒有回去過，所以就迷路了，然後一直向路過的旅人或商人問路才走到現在的」

那個，我想問一下去森林深處之國比耶拉的路——誼？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那能告訴我遺址在哪裡嗎？誼？就在森林那邊？那個，四周都是森林的說，能再具體一點嗎？奧……原來如此……是那邊啊。

不好意思，聽商人說往這邊走就能到森林深處之國比耶拉……誼？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那個我已經知道了，能告訴我遺址在哪裡嗎？誼？就在森林那邊？可四周都是森林的說——

像這樣問了路。

總而言之，芙蘭老師一邊迷路一邊在旅行。

途中發現了這間小屋。

老師拜訪的時候，小屋門前並沒有掛什麼巨人廚房的牌子，只是一間平淡無奇的小房子。

「一開始嚇死我了。我只是溜進來休息的，沒想到這裡居然住著小小的女孩子」

據老師所說，她們害怕像我們這種大小的人類，老師一個人拜訪時，也被她們襲擊了。

「雖說是襲擊，但這些孩子的攻擊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沒有任何威脅，我也沒怎麼在意」

例如她們所謂的大炮只是砂糖點心，她們拿著の盾也只是曲奇而已。她們渾身武裝著點心來襲擊時，老師還以為是不可思議的小生物來送點心來著，雖然在她們看來是淒慘的拉鋸戰。

另一方面，收了人家那麼多點心的芙蘭老師良心上有點過意不去，就向其中的一個孩子問道。

「那個，你們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嗎？」

這些女孩子中的一個——名為莉莎的她，惡狠狠地瞪著老師，回答說。

「想要的東西？怎麼可能有哇！快滾出去！」

老師一頭霧水。為什麼會被她們討厭到這個程度呢？

總之，老師是這麼想的。

「單方面收下你們的東西也不太好，有沒有什麼能給你們的東西呢……」

可是老師平時就是一副有點糊塗的樣子，身上口袋裡也只有旅行中偶爾發現的葉子，覺得「哎呀真漂亮」摘下來の花，還有樹上的果實，總之都是些大道邊上撿到的東西。

真傷腦筋呢，把這種東西送給人家，會被嫌棄的。

老師是這樣認為的。

曾經是。

「啊！好喜歡這個！好喜歡這個氣味……！」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小小的女孩子撲到了老師拿出的葉子上，一臉凌亂。

在那之後也是奇妙的展開。

在四周旁觀的莉莎的同伴也一個接一個蹦出來，

「這是什麼」「是花啊！」「果實好喜歡……」「這可忍不住了……」，一個個這麼說著，居然爭搶了起來。

看來她們一直住在這座小屋裡，沒怎麼見過外面世界的葉子和花之類的。

她們一個一個丟掉的武器（點心），則被老師享用了。

士兵們全體喪失戰鬥能力後，自稱士兵長的女孩子舉著白旗來到了老師面前。

「咳……我們敗了……要殺要剮隨你處置……！」

不不不。

「不用了」畢竟已經享用了你們的點心了——芙蘭老師搖了搖頭。

老師有更在意的事。

「你們為什麼把我當成敵人呢？」

「趕走入侵我們領地之徒可是理所當然！」士兵長激怒。「你這下三濫！用我們喜好的東西來取勝太卑鄙了！」

「誒？喜好的東西，是指這個嗎？」老師把葉子送到士兵長臉旁。

「啊……不要、住手！我可不會被誘惑！」士兵長碰碰地捶打著葉子。

之後士兵長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雖然她們喜歡葉子果實之類的，但外面的世界對她們來說太危險了，所以只能隱居在這間小屋裡。

其實很想去外面的世界享用葉子和果實之類的，但小動物在她們眼裡都是巨大的猛獸，外出很困難。

這間小屋是她們唯一的避風港，不能容許巨人的侵入，所以才想把老師趕走。

當然，因為體型上的絕對差別，這場戰鬥毫無懸念。

「嗚……我們唯一可以安寧生活的地方……竟被巨人這樣踐踏……」

「……」

此時芙蘭老師突然想到了一點。

總而言之這些女孩子們是想要葉子和果實，而且作為交換會提供點心。

也就是說只要稍微改變一下做法，就能制造出雙方互惠的局面。

那是在老師回鄉的路上發生的事。

「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其實是個路癡，離開故鄉之後也沒有回去過，所以就迷路了，然後一直向路過的旅人或商人問路才走到現在的」

那個，我想問一下去森林深處之國比耶拉的路——誒？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那能告訴我遺址在哪裡嗎？誒？就在森林那邊？那個，四周都是森林的說，能再具體一點嗎？奧……原來如此……是那邊啊。

不好意思，聽商人說往這邊走就能到森林深處之國比耶拉……誒？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那個我已經知道了，能告訴我遺址在哪裡嗎？誒？就在森林那邊？可四周都是森林的說——

像這樣問了路。

總而言之，芙蘭老師一邊迷路一邊在旅行。

途中發現了這間小屋。

老師拜訪的時候，小屋門前並沒有掛什麼巨人廚房的牌子，只是一間平淡無奇的小房子。

「一開始嚇死我了。我只是溜進來休息的，沒想到這裡居然住著小小的女孩子」

據老師所說，她們害怕像我們這種大小的人類，老師一個人拜訪時，也被她們襲擊了。

「雖說是襲擊，但這些孩子的攻擊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沒有任何威脅，我也沒怎麼在意」

例如她們所謂的大炮只是砂糖點心，她們拿著の盾也只是曲奇而已。她們渾身武裝著點心來襲擊時，老師還以為是不可思議的小生物來送點心來著，雖然在她們看來是淒慘的拉鋸戰。

另一方面，收了人家那麼多點心的芙蘭老師良心上有點過意不去，就向其中的一個孩子問道。

「那個，你們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嗎？」

這些女孩子中的一個——名為莉莎的她，惡狠狠地瞪著老師，回答說。

「想要的東西？怎麼可能有哇！快滾出去！」

老師一頭霧水。為什麼會被她們討厭到這個程度呢？

總之，老師是這麼想的。

「單方面收下你們的東西也不太好，有沒有什麼能給你們的東西呢……」

可是老師平時就是一副有點糊塗的樣子，身上口袋裡也只有旅行中偶爾發現的葉子，覺得「哎呀真漂亮」摘下來の花，還有樹上的果實，總之都是些大道邊上撿到的東西。

真傷腦筋呢，把這種東西送給人家，會被嫌棄的。

老師是這樣認為的。

曾經是。

「啊！好喜歡這個！好喜歡這個氣味……！」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小小的女孩子撲到了老師拿出的葉子上，一臉凌亂。

在那之後也是奇妙的展開。

在四周旁觀的莉莎的同伴也一個接一個蹦出來，

「這是什麼」「是花啊！」「果實好喜歡……」「這可忍不住了……」，一個個這麼說著，居然爭搶了起來。

看來她們一直住在這座小屋裡，沒怎麼見過外面世界的葉子和花之類的。

她們一個一個丟掉的武器（點心），則被老師享用了。

士兵們全體喪失戰鬥能力後，自稱士兵長的女孩子舉著白旗來到了老師面前。

「咳……我們敗了……要殺要剮隨你處置……！」

不不不。

「不用了」畢竟已經享用了你們的點心了——芙蘭老師搖了搖頭。

老師有更在意的事。

「你們為什麼把我當成敵人呢？」

「趕走入侵我們領地之徒可是理所當然！」士兵長激怒。「你這下三濫！用我們喜好的東西來取勝太卑鄙了！」

「誒？喜好的東西，是指這個嗎？」老師把葉子送到士兵長臉旁。

「啊……不要、住手！我可不會被誘惑！」士兵長碰碰地捶打著葉子。

之後士兵長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雖然她們喜歡葉子果實之類的，但外面的世界對她們來說太危險了，所以只能隱居在這間小屋裡。

其實很想去外面的世界享用葉子和果實之類的，但小動物在她們眼裡都是巨大的猛獸，外出很困難。

這間小屋是她們唯一的避風港，不能容許巨人的侵入，所以才想把老師趕走。

當然，因為體型上的絕對差別，這場戰鬥毫無懸念。

「嗚……我們唯一可以安寧生活的地方……竟被巨人這樣踐踏……」

「那個，能聽我說嗎？我有一個提案。」

然後，芙蘭老師向莉莎小姐和士兵長小姐提出了她的方案。

○

兩只巨人離開後，士兵長把作為記錄員的我叫了出來，把一周之前黑髮巨人出現時，圍繞我們的領地發生的事情

告訴了我。

「那只巨人向我提出了一個方案。“我們巨人想要獲得你們的武器和建材，如果可以的話，請讓我們用果實，葉子或者花來交換”」

也就是說，我們寶貴的資源，是那些家夥輕而易舉就能獲得的東西，而我們制作武器的材料，正是巨人喜好的東西，所以

她提出了交換這些東西的方案。

「所以，你同意這個方案了？」

「.....」士兵長無言地低下了頭，「武器和建材能輕易制造出來，而且能得到外面世界的東西也是好事」

互相不動用武力就能解決的方案是最好的。士兵長為了我們人類的尊嚴，接受了那家夥的方案。

「呼呼呼.....這麼簡單就能把葉子拿到手.....巨人們真是體大無腦.....！」

為了我們人類接受了那家夥的方案.....真是那樣就好了。

這次的戰鬥表面上是我們的慘敗，但實際上我們和巨人都沒有任何損失。

只是一場鬧劇。

「可是士兵長，如果說這只是我們和那些家夥的物物交換的話，不就沒必要特意進行作戰了嗎？」

裝作不了解巨人的樣子，發動和以前一樣的作戰。有必要演這樣一出戲嗎？只要在她們面前拿出建材，

然後再把我們想要的資源拿走不就完事了嗎？

大張旗鼓帶兵發動特攻有什麼意義嗎？

「唔木」士兵長點了點頭，回答說。

「發動作戰，是黑髮巨人的提議，“還請和上次一樣攻擊我們”她是這麼拜托的」

「.....為什麼？」

「好像是覺得那樣更有趣」

「搞不懂巨人在想些什麼」

「我也是」

○

「..... 奧奧，作為點心的交換只要把雜草之類的拿給她們，她們就會滿意，是這麼一回事嗎？」

「大概是這樣」

離開巨人廚房後，我們拜訪了附近的國家，一邊散步一邊交談。

「但是為什麼她們會發起攻擊呢？不是只要交換點心和葉子就行了嗎？」

「誰知道呢」

老師微笑著看向了周圍的街景。很明顯她是故意不和我對視的，肯定有什麼貓膩，但我也沒多問。

總之這次我在老師的誘導下前往了她們居住的小屋，而她們按照老師的指示在行動——明面上是這樣。

原來我被當成實驗用的小白鼠了啊，怪不得非要帶我去。

「挺有意思的吧？」

老師問道。我還是點了點頭。

「還算可以」

「是嗎是嗎」

老師一臉滿意的樣子，從腰包裡掏出一張紙，寫了「周遊世界的灰之魔女強力推薦！」這麼一句意味

深長的文字。

咦——？

「等等老師你在做什麼？」

我想要阻止芙蘭老師。

「不可思議的小型人類的領地」「在巨人廚房可以品嚐她們手工制作的點心」「訪問時請提前準備好葉子」

老師拿出的紙上寫著這樣的幾句話，還畫著前往巨人廚房的地圖，像是導遊手冊一樣。

「這是什麼？」

我皺起了眉頭，老師則是裝作乖巧的樣子。

「什麼什麼……這是生意哦」

生意？不不不。

「……難不成想靠她們大賺一筆？」

「不是的，我只是想宣傳一下這個珍惜種族，完全出於善意」

「……」

這麼一說我注意到那張紙的邊緣處寫著「提供情報會收取一定的費用」這麼一句注釋。

從不寫出具體金額這點來看，性質的惡劣程度不是我所能及的。

「誒？你的誠意就這點嗎？我可是給你介紹了個不錯的地方哦」

這樣子敲詐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太過分了。

「鈔錢眼裡了呢」

我向老師投去了鄙視的目光。

老師還是一副不著調的樣子，笑著說。

「真沒禮貌啊，給我說成是忠於欲望好吧」

到底芙蘭老師的這種個性是受了誰的影響呢？

「老師既然有我這個學生在，就應該表現得更成熟一點才對，這樣子我很困擾的」

我故意鼓起了臉龐，但老師依然笑著說。

「不好意思我曾經的師傅也是這樣的」

咦——那可真是。

「那可真是個混蛋師傅」

「這點我也同意」

第二章 鄉下姑娘、歷史宅和制藥狂

大概距今7、8年前的時候，一個叫做“巨人廚房”的不可思議的地方的傳聞，在旅人之間流傳開來了。

“某位旅行的魔女——漫遊世界的灰之魔女也贊不絕口！”這樣的導遊手冊在旅人之間流轉起來了。對於

“巨人廚房”確實有興趣，想要知道究竟在哪的旅人，會不惜高價購買這種導遊手冊。

「這本手冊呢……可是我在拍賣會上搞到的……好喜歡……」

而我的旅伴十分珍重地抱著的就是這種導遊手冊，看來是具有相當高的價值。

「話說灰之魔女難道是我們的老師？」

注：伊蕾娜的兩個學生，登場於第7卷。說是未來奔三的伊蕾娜去當了半年老師。

我指了指我的旅伴手中拿著，導遊手冊的下方。灰之魔女四個大字，還有灰之魔女的剪影。怎麼看都感覺很熟悉。

「我感覺也是這樣」

旅伴點了點頭。

然後她看向了眼前佇立著的，破爛不堪的建築。

門上掛著「準備中」的牌子。然而這破爛程度讓人懷疑是不是倒閉了。

「咦？導遊手冊上說這裡全年無休的啊…？」

真奇怪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哼～」

然而我的旅伴笑了。「看來這家店不歡迎誤打誤撞找到這裡的顧客啊。沒關係，這個牌子一定只是偽裝」這麼說著，她把「準備中」的牌子摘下來扔掉了。

「這樣真的好嗎？」

「沒問題，導遊手冊上說的肯定是正確的」

對於這本通過特殊手段（其實只是拍賣）得到的導遊手冊，她似乎抱有著無窮大的信任。

「要是有人不小心進來了可不行，只有擁有導遊手冊的人，才能夠知曉這家店的存在。呼呼呼……！」

伸出手去開門的，是將紫髮紮成一束的，我的旅伴莉娜麗婭。

而站在她身後，用冷峻的目光看著她的是，栗色頭髮的阿爾提。

「……」

也就是我。

我們正在遊歷各個國家，進行「歷史探訪」。

歷史探訪究竟是什麼呢？

門的對面有什麼在等著我們呢。

在講述這些之前，在莉娜麗婭探訪到歷史然後整個人變得更奇怪之前，首先要說明為什麼我們會到這裡來。

事件大概是在一周之前開始的。

國立拉特利塔學園在晚冬至初春會放長假，很多學生會回老家，我本來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我是打算回到鄉下老家跟家人親戚小聚一下來著，但今年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計劃。

那可不是因為，我其實是個不怎麼聰明的學生所以要留校補習啦，我打工太忙所以回不去了啦，這種普通的原因。

有別的原因。

「我要去旅行了」

長假開始前一天的深夜，我的朋友莉娜麗婭突然來到了我的學生宿舍，對前一秒還在熟睡的我，她很高興地這麼說道。

「用長假的時間進行歷史探訪的旅行……歷史探訪之旅，呼呼呼……」

完全不在意現在是深夜的莉娜麗婭興奮了起來。

剛認識的時候覺得她是個很帥氣很美好的女孩子來著，但其實一扯上歷史她的人格就會稍稍有些不穩定。

一開始我還對這種劇烈且突然的變化感到十分疑惑，但最近我終於是習慣了。

突然跑過來在說些什麼啊？我雖然心裡搞不明白，但也不能把朋友的話當耳旁風。

「啊，你以前也提過這件事吧…唔啊…」

我打了個哈欠。

開動停擺的大腦，我開始回想起過去的事。

在課間的時候。

「其實附近有一家叫巨人廚房的奇怪的店，那裡的拇指大小的女孩子敵視我們人類，還會發動攻擊呢。可是那家店卻叫巨人廚房，不覺得這互相矛盾嗎？是吧。真不可思議。」

把一看就很怪異的破舊導遊手冊拿給我看的莉娜麗婭。

在兩個人一起吃午餐的便當的時候。

「聽說在某個國家有以女神像為代表的石膏像陳列在歷史資料館，大約7年前修復的美麗的女神像是不是有去看看的價值？」

注：第7卷魔女們修復女神像的故事。

在一旁自說自話的莉娜麗婭。

還有在放學路上。

「聽說有從很久之前就一直舉辦掃帚競速的國家呢，有許多想要大賺一筆的旅人去那裡賭比賽勝負呢，說實話比賽也好錢也好都無所謂，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舉辦掃帚競速的國家實在是少見，不想一起去看嗎？」

興奮地講述著這些的莉娜麗婭。

甚至在學生宿舍的大浴場，兩個人一起泡在熱水裡的時候。

「說到浴場其實在離這裡蠻遠的地方，有個沈在水底的城市，叫做水沒街區。雖然近年來人們一直認為那裡已經毀滅了，但其實水沒街區在與外界隔離的狀態下，仍然建立起了不為人知的文明，不覺得太美妙了嗎？」

語速飛快喋喋不休的莉娜麗婭。

最近莉娜麗婭一直在講這些歷史相關的東西，我基本上就隨便回一句「我懂的～」或是「對啊～」，莉娜麗婭也不太在意我的反應，似乎只要有人聽她講就夠了。

「對了、據說還有……」

她一直講著歷史相關的東西，雙眼閃閃發光。

就這樣不知道度過了多少時間。

所以莉娜麗婭想用長假的時間做什麼我也早就心裡有數了。

「什麼時候出發啊…？」

我打了個哈欠，無力地問道。

「明知故問嗎……當然是現在馬上出發」

說是現在馬上出發。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了看，莉娜麗婭穿的是平時的制服，而且還背著大大的旅行包。

原來如此是做好了準備之後來找我的啊。

「是嗎？那別忘了給我帶點什麼禮物哦……唔啊……」

我又打了個哈欠，準備關上門——

「哈？等等，你在說什麼？」

在我就要把門關上時，莉娜麗婭把腳從門縫裡伸了過來，然後又搭上手強行把門扒開了。

「為什麼你沒有準備？」

咦？

準備是說？

「誒？你說什麼的準備？」

我的睡意瞬間全消。

看到滿臉疑惑的我，莉娜麗婭皺了皺眉頭。

「歷史探訪，你也要一起去」

如是說到。

「……」

誒誒？

你在說什麼啊？

「我們不是約好了嗎！你忘了嗎？」

莉娜麗婭生氣地鼓起了臉。

有約定過嗎？





我的剛清醒過來的大腦全速運轉起來，就像倒撥時針一樣回溯過去的記憶。

確實莉娜麗婭有事沒事就對我熱烈地講她的歷史探訪的事，但是應該從來沒有邀請過——

「歷史探訪，雖然很想去……但是一個人，又覺得心裡沒底」

「我懂的～」

「那個……要是你在的話就——有空的話，能一起去嗎？」

「對啊～」

嗯？

「……」

「……」

回溯到了，曾經在浴場的對話。

因為在浴場泡了太久聊了太長時間我開始隨便應付莉娜麗婭了。原來如此，這在任何人看來都是我接受了莉娜麗婭的邀請，我甚至還點了點頭。

怪不得從那天開始莉娜麗婭就心情很好的樣子，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從獨自旅行變成結伴旅行了所以很高興啊。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

「難道說這裡是我不得不馬上準備的展開……？」

「那不是理所當然嗎」

她只留下這句話就關上了門。

看來下次再打開門前我必須要完成旅行的準備了。何等殘酷。

「……」

○

敬啟

爸爸，媽媽。

因為一些原因我今年的長假不回家了。

我會去做歷史探訪什麼的，會給大家帶禮物回去。

○

大概就是出於這樣的緣由，我和莉娜麗婭踏上了參觀各地的歷史建築之類的歷史探訪的旅途。

在旅途中，到達的第一處便是這個巨人廚房。

「歡迎來到巨人廚房，想必旅途不輕鬆吧，還請您在此脫掉鞋子」

看來這家店是有特殊的規矩。進了門之後就是店內——也不是這麼回事，首先我們被要求脫掉了鞋子。

箱櫃裡整齊地放著一雙鞋子。看來我們之外還有一位客人已經來了。

從外觀來看像是女性的鞋子——

「請放好行李再進店用餐。為了避免您的衣服弄髒，還請脫掉外套和帽子」

然後我們又被要求放下了行李。可是放在那裡不會被偷走嗎？雖然有些不解但我還是遵守了這家店的規矩。

實際上，先我們來的那位客人的行李就放在那裡，我們於是效仿，然後打開了下一扇門。

「您一定口渴了吧，在進店前，請喝下這個吧」

打開第三扇門之後出現了這樣的告示，小桌上放著寫著「喝我！」的瓶子。

啊？真是個要求過多的廚房呢。

我毫不疑惑地拿起瓶子，喝了下去。

「……唔」奇怪的味道。看起來是透明的液體卻特別的苦，不像是水像是藥品。

簡單來說，超難喝。

「…… 莉娜麗婭你也喝吧」

可畢竟是店裡的規矩所以也沒什麼辦法。

像莉娜麗婭這樣的歷史宅，應該會喊著「啊！是歷史的味道」然後高興地喝下吧。我這麼想到，把手裡的瓶子遞向她。

「……」

然而她並沒有把瓶子接過去。

「莉娜麗婭？」

我頓時不解。站在那裡的已經不再是興沖沖的歷史宅的莉娜麗婭了，而是平時酷酷的那個莉娜麗婭。

「奇怪啊」

她嚴肅地看著瓶子。

「？哪裡奇怪？」

我表示疑惑。莉娜麗婭說道：

「在這個巨人廚房裡，進入店內需要先通過三扇門，但是現在，第三扇門上寫著的告示，和我所知的不同」

第三扇門前放置的應該是香水，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她如是說道。

咦？

「那我豈不是，把香水喝掉了……？」

唔哇怪不得那麼難喝（方言）。

「……」

但是莉娜麗婭搖了搖頭。

「那大概不是香水。因為門上的告示已經變了所以我的情報應該也不對」

誼誼？

「那我到底——」

我到底喝了什麼啊？

我注視著瓶子，就在這時。

「——唔！」

胸部突然一陣劇痛。

心臟咚咚猛跳，我跪在地上痛苦地喘著氣，瓶子滾落在地板上，裡面的液體都灑了出來。

我盯著眼前地板上像小溪一樣擴散開來的透明液體，大口吸進空氣想要抑制住急促的呼吸。

可是胸部的疼痛仍然沒有消散。

「……！阿爾緹！沒事吧？你怎麼了……？」

我突然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同時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了莉娜麗婭慌張的聲音。我感到困惑。

「唔……好痛…苦……！」

我頓時明白了，侵襲我身體的這股疼痛並不是食物中毒那一類的。

伴隨著胸部的劇痛，我的氣力也逐漸消失。

然後，我倒在了地板上。

全身都被剛才灑出來的液體沾濕了。

「我馬上用魔法來治療，在這等我啊」

驚慌失措的莉娜麗婭跑去拿行李離開之後——最後一扇門打開了。

在模糊的視野之中，我看到門對面來的人露出了微笑。

「唔哈哈……歡迎來到我的理想的世界」

然後她把我拿起來，走向了店內。

那個瞬間我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景象。

不知道為什麼，我居然正好處在她兩手之中。

如同巨人一般的，她的兩手之中。

一睜開眼，我就發現眼前的世界充滿了違和感。

周圍有平底鍋等廚房用具，看來我是在昏迷的時候被放到了廚房裡。

不可思議的是，那些廚房用具每一個都超乎尋常地大。比如那口平底鍋用來炒我的話肯定輕輕鬆鬆，再比如那柄菜刀也可以哧嚓一下把我切成兩半。總之，鍋也好盤子也好，每一個都大過頭了。「不是吧我接下來要被做成菜了嗎」我不由得開始擔心起來。

這下是名副其實的巨人廚房了。

「……」

不對，也不是。

「是我的身體……縮小了……？」

只有這一種可能性了。

頭上有柵欄，眼前也是柵欄。應該說周圍全都被柵欄圍了起來。

簡直是監牢。

不過其實只是個鳥籠而已。

「你醒了啊」

我站起身，發現旁邊還有人影。

是一位戴著眼鏡的，美麗的女性。

「你是……？」

「我是艾可。是記錄員」

記錄員……？

對著一臉疑惑的我，自稱艾可的她說道：

「你也遭難了啊——自從那個女人來了之後廚房就變了……。這裡是懲治房。你進入我們店之後身體和衣服都被變小，然後被那個女人捉住了」

她突然開始了解說。

不不不不。

「不好意思你突然這麼說我也不明白，能不能從頭開始說明一下？」

「……」她無言地鼓起了臉龐。

「首先，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你不會是什麼都不知道就來這家店了吧？」

「……」

我只能點頭。

說實話我對於這種地方的興趣並沒有莉娜麗婭那麼熱烈，這家店的事我也不太知道，畢竟事前調查全都是莉娜麗婭做的。

也有可能以前她對我細細講過這家店的事，只不過我一向是無視她的長篇大論的，所以現在啥都不知道。這就是把歷史說教當耳旁風的危害吧。

「……奧」記錄員的艾可小姐嘆了口氣。「那你讀一下這個吧，我在這巨人廚房一直擔任記錄員一職，這裡的事情基本上都有記錄」

她說著，遞過來一本書。

最近發生的事，都記錄在上面。她如是說到。

我翻開了這本書。

×月×日

我們巨人廚房和數年前比起來更加繁華了。這是很久之前，曾經和我們對峙過的兩只巨人的功勞。

時不時有旅人涉足我們的領地。她們很高興地獻上葉子、果實和花瓣等等我們想要的東西。作為回報我們則是分一些建築材料給她們。

就這樣構築了雙方互惠的關係。

美中不足的地方是，造訪的旅人獻上的東西裡，我所喜愛之物實在太少了。

×月×日

我所喜愛的滑溜溜金閃閃的東西在外面的世界被稱為錢。而且還是相當貴重的東西。旅人們會很大方地獻上葉子之類的，但是拿出錢的人很少。小氣。

今天我也和平常一樣，一邊用臉頰感受著以前從灰色頭髮的巨人那裡得到的滑溜溜金閃閃的東西的感觸，一邊做著工作……誼嘿嘿……滑溜溜金閃閃好喜歡——。

「那裡不讀也沒關係」

讀著讀著我被踢了一腳。

「是喜歡錢嗎……？」

「不要在意和主線無關的東西」艾可小姐怒氣沖沖。她從我手中奪過那本書，翻到了最近日期的那一頁，然後又塞給了我。

「那個女人的到來，是昨天的事哦」

×月×日

今天店裡來了個奇怪的女人。

她無視本店的三個規矩「脫下鞋子」「放下行李」「噴灑香水」偷偷潛入了店內。

「啊啊！這是何等的可愛！」

一看到我們，她便興奮了起來。

我們工作的時間也不短，對於奇怪的顧客也早已習慣了。雖然是個不守規矩的顧客，我們還是開始了接待。

接客。

也就是說向客人發動攻擊。

士兵長還是和往常一樣鼓舞士兵們，開始做總攻擊的準備。和往常一樣的話，面對我們的攻擊束手無策的客人會吐露出「誒嘿嘿這下真的輸了……」之類的宣言然後獻上葉子等物，然而今天的情況卻有些不一樣。

「啊啊我輸了！」

「來吧，請把我的寶物都奪走……」

我們還沒發動攻擊那個女人就倒在了地上，還莫名其妙地做出嫵媚的動作，從口袋裡掏出葉子啦花瓣啦果實啦，撒在了地板上。

「……這是怎麼回事？明明還沒有開戰……？」士兵長也感覺這位客人的舉動不對勁，看起來十分疑惑。

「嗯，算了！」

最終士兵長放棄了思考，呼喊著「我們勝利了～！」，然後帶著士兵們奔向了葉子。

太笨了。

我所喜愛的是被稱為錢的東西，所以我從來沒有參加過突擊。

只是站在遠處，作為記錄員觀察同胞的樣子而已。

所以我最先察覺到了她們身上發生的異變。

一般來講，我的同胞們享受勝利果實的時候，應該很快就會在不堪入耳的爭奪叫喊聲中亂作一團才對。

但是那一天，情況完全不同了。

「唔……！」「怎麼…回事…？」「這究竟是……！」

我的同胞們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了。

然後扔掉了武器，又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簡直就像是被看不到的絲線操縱著一般，毫無氣力。

她們像傀儡一樣站了起來。

「庫庫……藥效這麼快就發作了呢」

藥。

那個女人有禮貌地坐直了身子，如是說道。

然後她低頭看向我的同胞。

「你們今後要為了我工作，明白了嗎？」

「是！」

不管是士兵長，還是偵察員，還是其他的士兵，全都跪在了地上。

我立刻了解了大致的情況。我的同伴們正被那個女人操縱著，她在獻上的物品中塗上了具有那個效果的魔藥。

她的目的也搞清楚了。

「庫庫……根據調查這家店的顧客全部都是有錢人……因為這裡的導遊手冊只能通過拍賣來獲得……那麼只要把來這家店的人身上的錢都搶走我就可以暴富……啊……多麼完美的計劃……！」

因為她自己一五一十全說出來了。

「遵命我的主人！現在就開始搶奪侵入者的金錢」我的同胞們搖搖晃晃地開始往那個女人身上爬。理解力不是一般的強。

「喂，等下……不是這樣的，你們現在什麼都不用做，在那裡呆著別動」

「明白了！」

我並沒有受她的魔藥的影響，因為我對她剛才獻上的物品一絲興趣都沒有——可是除了我之外大家都被操縱了，我的狀況也很危險。

不趕快逃走的話，會慘遭那個女人的毒手——

「咦……？你們還有一位同伴躲藏在那裡嗎……？」

驚了。

剛剛邁出了逃亡的第一步，就被那個女人發現了。

「既然你不好好聽話——那就沒別的辦法了，你們幾個！給我捉住那個孩子！」

那個女人打了個響指。

然後我的同胞們一齊向我撲了過來。那之後就不用細說了，我被關入了這個懲治房裡。

「庫庫……這樣最開始的準備就完成了」

那個女人看著被關起來的我，笑了出來。

這個可怕的女人的名字，叫普莉希拉。

似乎是位年輕美麗的魔法師。

「懲治房裡的二位，近來可好啊？」

讀完了艾可小姐的長長的記錄，那個女人出現了。

戴著毛絨絨軟綿綿的長筒形的帽子，帽子下則是亮閃閃的金色長髮，身上穿的黑色鬥篷，也是哥特風格的時髦貨的樣子，看起來神氣十足。

從外貌來看，年齡應該和我差不多大，但是她說話的風格卻莫名其妙的，像是在裝成熟。抑或者說是那身厚厚的衣服也掩蓋不住她的好身材嗎，總之比起可愛的少女，她的氣質更像是美麗成熟的女性。

在牢中的我擡頭向她看去。

我看向穿著一身黑色厚衣服的她。

「穿成那樣不熱嗎？」

我最先想到的臺詞。

現在可是春天哦。

春天到了哦。她穿的難道不是嚴冬的？

普莉希拉十分生氣。

「真是個愚蠢的問題！」

「是愚蠢的問題嗎？」

「當然熱了！」

「原來覺得熱啊」

「但我不會脫的」

「……」

「因為這才是我！」





「.....」

普莉希拉撩了下頭髮，說道：

「你的行李我就收下了。你是學生嗎，用長假的時間出來旅行的嗎？」

普莉希拉拿起我的行李。

「……是的」

「庫庫……然而遺憾的是，你的旅行就到此為止了！」

洋洋得意地擺出一副勝者姿態的普莉希拉。

看起來成熟但一舉一動都透露著年輕女孩子的氣息。

「那個……能不能放我出去」

「我才不會放你出去！」

斷然否定。

「無論如何都想要出去的話就只能奪取我的部下的鑰匙！順帶一提我的部下會提出謎語，如果答對了就會把鑰匙給你！」

「誒？」

雖然不肯放我出去但是告訴了特別具體的逃跑方法。

正眼一瞧那位出題的部下正在監牢前待機。

「謎語不管答錯多少次都沒問題哦」

這難易度低到過分了吧。

「那個我身上沒錢啊……？可以把包還給我嗎？」

搶奪來這裡的顧客的錢財這個目的確實很好懂，但認為持有導遊手冊的都是有錢人就大錯特錯了。

其中也不乏出了血本才在拍賣會上搞到手的窮學生。像莉娜麗婭這樣的。

「我不會還你的包的！」

這次我的請求也被斷然拒絕了。

「無論如何都想拿回來的話，就到我這裡來搶吧！順帶一提我接下來要睡午覺了！聽好了！絕對不可以來偷我口袋裡的能讓身體變大的藥！有了那個你就可以變回原來的大小了！」

「為什麼從剛才開始就一直泄露情報給我」

簡直像是在說「快來偷我的藥」一樣。

「你好煩啊！總之我要睡覺了！」

完全沒有聽我說話的意思。在那之後普莉希拉從廚房跑到了餐廳，在地板上鋪上了被子，然後拿出枕頭，拍打整理好之後就躺下開始睡午覺了。

她說到做到。伴隨著輕微的嚶語，她很快就進入了夢鄉。完全不管一旁無言的我。

平躺著安詳地陷入沈眠的她就像是童話裡的睡美人一般。

.....

.....呃。

「這是怎麼一回事.....？」

百思不得其解的我看向了記錄員的艾可小姐。

「居然必須要答對謎語才能出去.....！憑我的智力根本逃不出去哇.....！」

「你突然就變成笨蛋了呢」

「來吧客人！總之開始猜謎吧」

艾可小姐稍微有些強行地拽著我的胳膊，把我帶到了那位部下身邊。

就在此時。

砰、砰。有人在輕輕敲窗。

定睛一看，在破破爛爛的巨人廚房的外面，莉娜麗婭正單手拿著望遠鏡看向這邊，偷偷摸摸的樣子就像是在做鳥類觀察一般，只不過觀察對象不是鳥，而是鳥籠裡的我。

她眯起了眼睛注視著這邊。

然後舉起了寫著如下文字的筆記本。

「身體變小了呢……發生了什麼？」

而此時那位部下仍然在對我說明猜謎的規則。

「我現在會給出謎語，客人您就把回答寫在這個筆記本上。如果猜中的話就會放您出去。還有和剛才說的一樣，不過答錯多少次都可以重新挑戰」

這麼說道，遞給我了一個筆記本。

.....

正好，就寫在這上面吧。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總之我必須要猜謎語」

我面朝窗戶舉起了筆記本。

「啊！我還沒出題呢！為什麼自己就寫起來了！」

工作被妨礙的部下小姐生氣了。

「猜謎……？那是什麼？」莉娜麗婭一臉不解。

「有一個叫普莉希拉的魔法師想要強占這間巨人廚房，因為她這家店變得很奇怪了。我被關起來也是拜她所賜。」

我簡單地做了說明。

「我不是說了嗎！我還沒出題呢！不要自己隨便寫啊！」

部下小姐又發怒了。

「雖然還是不太懂但只要把那個叫普莉希拉的女人處決了就沒事了吧？」

「不要突然說那麼可怕的話……」

「真是的！你又在寫了！我要說幾次你才懂啊！等我先出題再寫！下次再這樣我就要生氣了！」

嘴上這麼說著實際上已經在生氣的部下小姐。

在部下小姐的背後的窗外，莉娜麗婭舉起了這樣一張紙：

「等我哦阿爾提，我會想辦法的，你就先做猜謎什麼的打發時間吧」

「我要出題了！其實我在艾可的記錄裡面登場過一次，那麼我說過的最後一句臺詞是什麼呢？呼呼呼，一上來就是難題呢，你知道正確答案嗎？」

我把部下小姐的話當耳旁風，對著莉娜麗婭舉起了筆記本。

「明白了」

「好！是正確答案！」

欸。鳥籠打開了。

誒？好突然，發生了什麼？我還沒搞清楚狀況，好像是不知不覺就答對了謎語。

「不錯的洞察力啊……」

在我的身後，艾可小姐感嘆道。

「這道題一次就答對的你還是頭一個呢……」

部下小姐也是一副舒暢的表情。

「……誒？」

我什麼時候答的……？

雖然我還是雲裡霧裡，但她們似乎都很性急，完全不給我掌握事態的時間，拉起了我的手。

「那麼讓我們去下一個舞臺」

莉娜麗婭有說讓我等她，所以我本想留在鳥籠的，可是部下小姐和艾可小姐都堅持說「已經不用呆在鳥籠裡了」，結果我被趕出了鳥籠，然後又被趕出了廚房。

總而言之，現在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違背了和莉娜麗婭的約定。

○

「從牢裡出來之後就只需要去偷普莉希拉的魔藥了」

我是很想要回到牢房裡去的，但她們並不給我選擇的權利。艾可小姐拉著我的手，帶著我在巨人廚房裡四處轉悠。

可是轉念一想，現在莉娜麗婭也在為我想對策，既然離開了鳥籠，我自己也必須做點什麼。如果自己一個人能解決的話就太好了。

於是，目標在遠方沈睡著的普莉希拉，我開始了在這個小小世界的冒險。

途中並沒有那麼簡單。

「等一下我的同伴會一個一個地跳出來找你對決，請小心」

部下小姐說道。

除了艾可小姐之外，這裡所有的小小的女孩子都變成了普莉希拉的手下。

既然我是和普莉希拉作對，那麼她們來阻止我也是理所應當。

第一個和我對決的是一位外表纖細的可愛少女，和艾可小姐和部下小姐一樣，也和現在的我一樣，身體尺寸小到可以放進人的掌心。

「呼……居然能來到這裡，幹的不錯。來和我用遊戲決出勝負吧！如果你贏了就放你過去」

她自信滿滿地向我提出了黑白棋的對決。

「……」

黑白棋。

這些小小的女孩子們的世界裡也有黑白棋這種東西嗎……？倒也無所謂……。

現在的要義是把眼前擋路的敵人打倒，不戰鬥就無法前進。當然，輸了的話也是一樣，無法到達普莉希拉那裡。

所以。

「……」快速占角的我。

注：占角，黑白棋的一種戰術，據說非常關鍵。

「……啊」手足無措的少女。

「……」毫不留情地將棋盤染成黑色的我。

「……鳴」淚目的少女。

我的壓倒性勝利。

「如果沒被占角的話明明能贏的……」

把抽泣的少女收入陣營之後，我又一次出發了。

下一個擋路的是手持撲克牌的女孩子。

「和我用神經衰弱來決勝負吧！不是吹牛，我玩神經衰弱可從來沒輸過」

注：神經衰弱，一種紙牌遊戲。規則如下：把牌背面向上擺好，兩個人輪流翻，每個回合一個人翻開兩張，如果兩張數字相同，則拿到自己一邊，且可以繼續翻牌；如果花色不同就再背面向上放好。最後看誰的牌多就獲勝。

從來沒輸過……？何等的強敵！

話是這麼說。

「……」毫不留情地一張接一張連續翻牌的我。

「……誒？」看著牌不斷被收走驚訝失聲的女孩子。

「……」雖然半數以上的牌收在手中，勝負已分，但仍然在不斷翻牌的我。

「……嗚嗚」淚目的女孩子。

完勝。

其實因為我的老家在鄉下，沒有什麼能玩的，所以進城後像這種室內遊戲我玩得很多。

有相當的熟練度。

而且對自己的技術也有自信。

於是。

在那之後小小的女孩子們就各種各樣的遊戲向我發起了挑戰，但無一例外全都被我無情擊敗。我就這樣一邊弄哭女孩子，一邊向著普莉希拉所在處前進。

「這個辣手摧花的家夥……」一邊吐露容易讓人誤會的措辭一邊注視著我的行徑的艾可小姐。

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啊……。

總之，我一個接一個地打敗這些小小的女孩子之後，最後出現在我面前的是，穿著沈重盔甲的騎士裝束的女孩子。

她沒有報上自己的名字。

但周圍的女孩子們稱呼她為士兵長。

「呼……居然來到這裡了嗎……」

沈沈睡著的普莉希拉的胸部一起一伏，好大。而士兵長小姐正坐在上面，威風凜凜地看著我們。

「但是你的突擊到此為止了！我可沒那麼容易打敗」

說完，她從旁邊拿出兩張紙和一個搖獎機，然後遞給我一張。

「來，給你」

「啊，謝謝」

在這種故作疏遠的氣氛下，我收下了紙片。

上面寫著許多數字。

……。

賓果遊戲。

然後她開始啾啾啾轉動搖獎機。

「哈哈哈哈哈！這個遊戲和你的技術無關！只靠運氣你能擊敗我——」

「賓果」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結果還是我的完勝。

所有攔路的小小的女孩子都被我壓倒性地戰勝了。在那之後我爬上普莉希拉的身體，拿到了讓身體變大的魔藥。

「唔喵唔喵」

人在睡覺時一點防備都沒有，反而感覺有點沒勁。普莉希拉只是在一旁吐露著囁語，睡得很舒服的樣子，一點醒過來的跡象都沒有。

然後我趁著她還沒醒來，趕緊把貼著「喝我！」的藥瓶的蓋子取了下來。

此時。

「只要把那個藥淋遍全身就能變回原樣了。普莉希拉說過。」

根據艾可小姐的說法，要是不給衣服也淋上的話，會變成只有身體變大的糟糕事態。

對普莉希拉的事情很熟悉嘛。

「……那個，你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從我被關入鳥籠開始，這一系列的展開只能用奇妙兩個字來形容。小小的女孩子們只要在遊戲裡輸了就會乖乖退場，明明都已經變成普莉希拉的傀儡了。

不對，話說回來，如果目的是搶奪錢財的話，根本沒有必要做這麼多。只要騙我喝下魔藥然後把我扔出去就好了。

這簡直就是在玩。

感覺途中只是在和襲來的女孩子們玩遊戲而已。

「？」

艾可小姐對我的話有些不解。

「真遲鈍啊……」

「……遲鈍，是說？」

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店是巨人廚房」

那之後，讓我喝下魔藥的理由，艾可小姐一直帶路的理由，女孩子們來找我進行沒什麼緊張感的對決的原因，艾可小姐都一五一十告訴了我。

一言以蔽之。

「這些都是本店的表演」

如是說道。

「……」

「……」

「表演？」

我一臉不解。

「是的」

艾可小姐點了點頭。

「僱傭魔法師小姐，讓客人體驗我們眼中的世界的服務。最近新提出的。」

「……」

「……」

「雇傭魔法師小姐？」

「唔喵唔喵」

我看向還在夢中的普莉希拉。

「是的」

艾可小姐點頭。

「普莉希拉小姐只是給我們打工的普通魔法師」

「……」

「……」

原來如此。

普莉希拉並不是來這家店搶奪錢財的，只是來扮演邪惡魔法師而已，而巨人廚房的小小的女孩子們也不是被操縱了，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為了不讓顧客無聊，專門來陪顧客玩遊戲而已。

……。

咦？那我豈不是沒有真正意義上被捉住，被囚禁嗎？

那豈不是也沒有必要向莉娜麗婭求援嗎？

「啊」

糟了。

現在才意識到，為時已晚。

「——你叫普莉希拉是吧。把我的阿爾緹還回來」

啪嗒。

從破碎的窗戶颯爽登場的莉娜麗婭，狠狠地用腳踩了還在睡覺的普莉希拉的臉。

……。

……啊。

○

「拇指姑娘體驗服務？」

聽了我們提出的方案後，偶然造訪的魔法師——普莉希拉露出了疑問的表情。

她的反應也是理所當然。

畢竟她只是得到了那本導遊手冊後，想來參觀我們的生活，僅此而已。

然而我們既沒有向她發起攻擊，也沒有給她提供食物，只是排成一隊，向她提出了一個方案。

「最近我們想要開展新的服務……所以想要借助魔法師小姐的力量」

是的，是生意上的商談。

實際上我們巨人廚房自開業以來，和許多許多的旅人對峙過。每次我們都會提供我們的物資給她們。

說實話，我們所剩的物資已經不多了。

「待遇不公」

「反對黑心企業」

「我要去告訴工會」

部下們也出現了反抗情緒，甚至還有威脅說要去找工會的。雖然我們這兒沒有工會。

於是，士兵長絞盡腦汁想出了新政策。

「只要開展新服務不就好了嗎？」

這裡想到的方案，便是拇指姑娘體驗服務。

「要點是要找到不怎麼消耗物資的方法。因此，讓顧客變成和我們一樣的尺寸是個好方法。身體變小食量也會變小，顧客消耗的物資變少，經費也能節省下來」

於是我們去找魔法師小姐商談了。

我們雖然不怎麼了解魔法師，但是把人變小應該沒那麼容易做到。

「嗯……」

普莉希拉小姐雖然很年輕，她煩惱的姿態卻相當嫵媚。

「你們說的我明白了，就是想讓我提供能夠把人或物變小的魔藥是吧。那個我有是有，嗯…我記得是放在——」

這麼說著，普莉希拉從包裡拿出了一瓶魔藥。

然後往一疊紙片（似乎是撲克牌）上滴了幾滴。

在那瞬間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

那疊紙片不斷地縮小，直到變成了我們也能拿在手裡的尺寸。普莉希拉向我們說明了，自己是專門研究制作魔藥的魔法師。

她正是實施我們的方案的最佳人選。

然而。

「可是我已經決定不再做這種生意了……」

她似乎不太認可我們的方案。雖然以前似乎是用骯髒的手段來賺錢，但她現在想要正經地生活。身上常備的魔藥，也是為了幫助有需要的

人準備的。不過我倒是想問變小的魔藥是為了什麼情況準備的？有不變小就會死的病嗎？

「請幫幫我們，拜托了！」

士兵長低下了頭。我也跟著低下了頭。

「這樣下去我們的種族會滅亡！」

士兵長的眼中盈著淚水，她胸前抱著，是一個瀕死的女孩子——我的同胞莉莎。

近來巨人廚房由於客流量的減少，陷入了長期葉子不足的困境。受那個影響，莉莎的精神變得有些不正常了。

「唔……士兵長……士兵長……我死之後……請把我和葉子一起放在水槽裡沖走……」

「你看啊！她快要死了！」

順帶一提莉莎平時就是這副德行。

「……！太可憐了！」

可是魔法師普莉希拉看到莉莎淒慘的樣子，受到了相當的沖擊。

順帶一提莉莎平時就挺淒慘的。

然而她流下了淚水。

「我會幫你們……我……會幫到底的……！」

「謝謝你」

這裡最骯髒的家夥——士兵長露出了微笑。

從那之後魔法師普莉希拉每天都會頻繁地出入這裡，這是為了進行我們新事業的商談，但也有別的原因。

我們逐漸發現，她其實是個超級善良的人。

「這是賓果遊戲。轉動這個卡嗒卡嗒響的東西，把出來的數字挖開，先連起來的人是贏家」

看到我們沒有什麼正經的娛樂，她就每天都帶來各種各樣的遊戲道具，滴上變小的魔藥後送給我們。

在我們的眼中她就是女神。

「來世一定要和她結婚……」

這麼說的士兵也不在少數。

她每天來這裡出謀劃策，終於，我們的計劃制定完成了。在此期間，巨人廚房掛著「準備中」的牌子所以沒有客人來打擾。

那是在今天上午。

「那麼明天開始新服務」

事情定下來了。

我們的新事業大致內容如下。

進店之前要經過三扇門。最初的兩扇和原來一樣，是讓客人脫掉鞋子和上衣的。而最後一扇門前，改成了放置寫著「喝我！」的魔藥。

喝下這個魔藥的顧客會變成和我們一樣小，然後被放置到普莉希拉帶來的鳥籠裡去。

鳥籠裡面艾可小姐會來接待，她會講述這家店的設定。

之後逃脫鳥籠，去普莉希拉那裡偷魔藥。途中閑著沒事幹的我的同胞則會用各自的方式阻止旅人前進。

歷經這些艱險，終於偷到變大的魔藥。

「我是不是也做些什麼妨礙旅人比較好？」

根據我們預設的情景，普莉希拉只需要最開始出場一下，然後一直睡覺就行了。

士兵長對她搖了搖頭。

「不必擔心，在你睡覺的時候我們會解決掉的」

有些奇怪的說法。感覺跟做什麼壞事似的。

我們開始了明天開業的準備。

「不好了士兵長！」

偵察兵慌慌張張地來到了我們面前。

「怎麼了」

士兵長極度冷靜地問道。偵察兵含著淚回答道。

「有人入侵我們店！摘掉準備中的牌子強行進來了！」

「什麼？」

意外的事態。居然強行進入準備中的店，這樣道德敗壞的巨人我們還是第一次見。

但士兵長仍然穩如泰山。

「不必擔心，雖說在做新服務的準備，但最後的一扇門前應該還是和以前一樣放著香水，只要和以前一樣接待就沒問題了」

然而。

「那個被……！」

偵察兵開口了。

事實是殘酷的。

「魔藥！已經放在那裡了！」

在最後一扇門前，放置著寫著「喝我！」的魔藥。看起來平淡無奇。

「到底是哪個笨蛋放在那裡的！」

因為怒氣，士兵長的聲音突然暴躁了起來。

「誒嘿嘿……」莉莎笑了。

「你————————！」

士兵長揪住她的胸口。

結果，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開始手忙腳亂地接待旅人了。

○

「就是說，這個巨人廚房已經不再是小小的女孩子會來襲擊的店了……對吧？」

「對，就是那樣」

普莉希拉對莉娜麗婭回答道。

莉娜麗婭打破窗戶闖進來之後，我淋上魔藥恢復原樣，向她細細地做了說明。現在她已經恢復了冷靜，在向普莉希拉確認事態。

「倒大黴了……」

普莉希拉嘆了口氣。

今天的她醒來之後的遭遇只能說太慘了。在臉部的劇痛中醒來之後，面前站著不認識的少女。

「趕緊給我把阿爾緹變回原樣」「我說了趕緊了吧別裝沒聽見。幹嘛流眼淚啊你在搞什麼鬼啊」「不照我說的做的話就把你的手指一根根折斷」盛怒的少女揮動魔杖指向普莉希拉。

然後已經靠自己的努力變回原樣的我就站在她背後。

「喂，莉娜麗婭……」我連忙阻止了她。

「……」莉娜麗婭沈默了。

「……怎麼回事？」她用兇狠的眼神看向普莉希拉。

「嗚嗚嗚……」淚目的普莉希拉無言地坐在那裡。

就這樣莉娜麗婭和普莉希拉都找回了冷靜，我終於可以向莉娜麗婭解釋現在的情況了。

「是這樣啊……」莉娜麗婭小聲嘟囔。

現在的這家店和導遊手冊上記載的完全不一樣了，莉娜麗婭有些小失望。

「怎麼連招呼都不打就踢人家……好過分……」

淚目的普莉希拉坐在地板上，邊擤鼻涕邊說道。

「那個……對不起」

莉娜麗婭難過地別過臉去。

「不過也就是說我的演技足夠逼真嚟！沒關係，不用道歉的，不用太在意啦」

普莉希拉若無其事地笑了。

她旁邊的地上躺著眼藥水的瓶子。確實演技很好。

假哭啊……。

然而巨人廚房的女孩子們都雙手合十看著她。

「女神……」

「是女神……」

「和我結婚吧……」

被當成神信仰了……。

「……但是，巨人廚房要改業的話，為什麼不提前掛個告示」

「明天才是新開張的日子，本來打算明天放一個新看板的」

普莉希拉一邊說著，一邊給我們展示了還沒制作好的看板。

「拇指姑娘體驗服務」

上面這麼寫道。還有價格是一人次一枚金幣。

「很良心的價格呢」

普莉希拉笑著說道。

也就是說，要是我們兩個明天來的話，就可以普通地招待了。

「……」我看向了莉娜麗婭。

「……」莉娜麗婭避開了我的視線。

「……因為，我覺得肯定有很多人想要獨占這家店，要是錯過了……」

莉娜麗婭少見地發出了柔弱的聲音。

「沒關係的，就當成是明天的預演就好了。雖然被踢了一腳」

「話說，你們兩個是什麼關係？」

咦？

「什麼什麼關係？」她到底在說什麼呀。

「是朋友啊」

可是普莉希拉對我的回答好像不滿意的樣子，她歪了歪頭，說道。

「可是剛才，超級生氣的樣子——」

「別說了」

莉娜麗婭打斷了她。

「而且剛才，還說“我的阿爾緹”——」

「真的別說了」

莉娜麗婭輕輕捶打她。

誼誼？

剛才因為莉娜麗婭出現得太突然了沒有聽清楚，她說了什麼？

「你是那麼說我的嗎？」

「才沒說」

「“我的阿爾緹”到底是什麼意思——」

「都說了沒說」

被捶了。

雖然一點也不痛但是看到莉娜麗婭臉紅了我就沒有繼續說下去。

「哎呀哎呀」

看著我們的會話，普莉希拉的嘴角逐漸浮現笑意。

「真好啊……」

「你流鼻血了哦」

「這是剛才被踢到受的傷」

「確實……看起來挺嚴重的……」

「女生跟女生……真好啊……」

普莉希拉嘴裡嘟囔著意義不明的話，讓人不由得懷疑她是不是剛才被莉娜麗婭踢到的時候腦子出了什麼問題。

最後，因為巨人廚房明天就改業了，小小的女孩子們為我們三人提供了具有她們風格的、細致入微的招待。

後來才知道，原來普莉希拉是在別的國家上魔法學校來著，她的學校也和國立拉特利塔學園一樣，晚冬到初春的這段時間放長假，所以她才在巨人廚房打工。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麼衣服是特意穿成有壞人感覺的嗎」

畢竟本來只是個學生，只是個好人而已。

「不是的！」

她大聲否定道。

「這是我自己想穿才穿的！」

「但是很熱吧」

「就是熱啊！但是我不會脫的！」

「……」

「因為這才是我！」

……。

果然還是個怪人。

○

我們乘著掃帚離開了巨人廚房。

我和莉娜麗婭的歷史探訪才剛開了個頭。

「確實和我預想的一樣是家奇怪的店……不過我沒想到居然全部都是整人的……」

回想一下就發現，半途中就有不少值得懷疑的點，可我都沒注意到，只是平常地體驗了那個小小的世界。

要是我能早一點發現的話，莉娜麗婭就不會抱著誤會出現在普莉希拉面前了——。

「這次沒關係的。也沒有看板告訴我們改業的事。是她們的失誤」

「當然，把準備中的牌子扔掉也是我的失誤——」

莉娜麗婭輕輕嘆氣。

「對不起。那地方和我預想的完全不一樣」

她好像在反省些什麼。不過她根本不用道歉的。

而且，這次的事說到底。

「也怪我太遲鈍了」

我說的也是事實。

「……」

聽到我這麼說，她直直地盯著我。

「沒辦法。誰叫你就是這麼遲鈍呢」

「誒誒……？」

我以為她肯定會安慰我一下的，像是“你才不遲鈍呢”這樣的，可她只是毫無顧忌地在說我的不好。而且她鼓起了臉龐，好像在鬧什麼別

扭。

「……你為什麼生氣了？」

「我才沒生氣」

「你不就是在生氣嘛」

「都說了沒生氣」

她賭氣似的別過頭去。

安靜的空氣流過我們的身邊。

「……接下來去哪個國家？」

我問莉娜麗婭。她是這次歷史探訪的掌舵人。我只是一直跟著莉娜麗婭乘掃帚飛，不知道她接下來要去哪裡。

從出發前長長的歷史說教來看，她想去的的地方一定多到數不過來。

她面對面看著我，問道：

「你想去哪裡？」

她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和我一樣。

這次短暫的二人旅行才剛剛開始，之後一定也會遇到很多人，還會和很多人說再見。接下來去的地方既有可能是莉娜麗婭已經知道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我們做夢都沒見過的地方。

所以我只回了這麼一句。

「那就去和巨人廚房差不多的地方吧」

「……？」

莉娜麗婭歪了歪頭。

看來是不理解我的意思呢。

所以，我對遲鈍的她，簡單地、直截了當地補充了一句。

「總之我想去好玩的地方」

和預想的一樣也好，遇到意料之外的麻煩也好，只要是之後回想起來，能笑著說出來回憶的地方就好。

第三章 孤獨綻放的彼岸花

在成為炭之魔女沙耶之前。

在我還是個魔女見習生的時候，我和她相遇了。

歸屬魔法統合協會的新人在能獨當一面之前，需要在協會的魔女那裡接受長達幾個月的教導。

利用魔法的方法、協會受理事項的解說、至今為止協會成功解決的案例、接手工作後的基本應對方法。在這幾個月裡，涉及到各個領域的課程都要踏踏實實地完成。

我和她第一次的交談就是在那個時候。那完全出於偶然。如果那個時候沒有遇到她，或許我這一生就再也沒有機會和她交談，更不可能和她成為朋友了。

跟她說第一句話的那一天，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因為魔女見習生的特訓和協會工作的課程是同時在協會支部進行的，所以我上完課程之後還要去找席拉小姐學習魔法。自從來到這個國家，我就重複著上課和特訓的日子，沒什麼休息的時間，每天離開協會的時候太陽都快落山了。這樣的生活成為了我的日常。

那一天，在這樣的日常中快要累垮了的我，正走在回公寓的路上。她的身影突然映入了我的眼中。

她紮成一束的紫髮放在腦後一側。她的頭髮漂亮又有光澤，但是她的氣質則相反。在她身上似乎有什麼陰影，她像是把內心不知道遺忘在什麼地方似的，一直在尋找什麼東西的樣子。她遠離世俗，來上課的時候也好，休息的時候也好，我從來沒見過她和別人高興地聊天或是一起玩。

莫妮卡。

她安靜地蹲在路旁，無言地看著路肩旁開著的花。她似乎經常這麼做。

莖從地面筆直伸出，莖上面是卷曲的花瓣，花瓣的顏色是比落日更加鮮艷的紅色。

她只是注視著那朵花。

那朵彼岸花。

「你喜歡那朵花嗎？」

雖說沒說過話但她也面熟了。我停下腳步跟她搭話。

她看都不看我，極其簡短地回答道：

「喜歡」

她的聲音意外地空靈動聽，我以前都不知道。

「……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呢？」

我是因為有特訓所以下課後也要留在協會很久，但別的新人基本上到中午就解散了。沒有事情要做的話應該不會留在這個協會支部的。

「我一直在學習」

她回答時視線仍然停留在花上。

「下課後也留在這裡學習嗎？」

「……」

莫妮卡點了點頭。

可是她的學習能力真的有那麼差嗎？我對此抱有疑問。雖然只是一起上了幾周課——而且連話都沒說過，但我記得，她在每周的小測驗中每次都取得了最高分。

不是沒有必要留下來學習嗎？但轉念一想，也有可能因為留下來學習了所以才取得了最高分。好認真啊。

「上課的時候集中不了注意力，才留下來學習的」

這時她終於肯回頭看我了。她的眼睛和頭髮一樣都是紫色，在落日的余暉下閃閃發光。

「……上課的時候有那麼吵嗎？」

來上課的都是剛歸屬協會的新人魔法師。實際上我們和學生不一樣，是為了上崗工作而來接受教程的。上課的時候，確實有一些沒有緊張感的新人和鄰桌的人交頭接耳，但也沒到吵鬧的程度。實際上我就從來沒在意過他們，也沒覺得煩。

所以我不明白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

然而她並沒有解答我的疑惑。似乎在她看來，她和我的對話已經結束了的樣子。她的視線也從我轉向了面前的花。

彼岸花。

在我的故鄉它被認為是不吉利的，可怕的花，人們都忌諱、討厭它。莫妮卡注視著那朵花，自言自語說：

「這麼漂亮，卻被大家所厭惡呢」

「你是我見過第一個說它漂亮的人」

「是嗎」

她把手伸向彼岸花。

咦、喂喂？

「啊、不要碰啊，有毒的」

雖然只是碰一下沒有危險，但有毒是事實。我連忙制止她。

彼岸花的全部，球根也好莖葉也好花也好，都含有毒素。它渾身都是毒。被厭惡的原因，除了外觀之外就是它這一身毒了。

「……是嗎」

她把手收回，站了起來。

「外觀很漂亮但卻百害無一利，就跟人一樣」

我還是不明白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話說回來我根本不覺得這朵花很漂亮。

即便如此，跟她說第一句話的這一天，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因為，說彼岸花很漂亮的她的眼中，有著很多很多、多到讓人無所適從的悲傷。

○

我既是旅人，也是魔法統合協會所屬的職員。因為工作的原因，我經常在國家之間來回走動。

背負著炭之魔女這個聽起來很厲害的名號，遊歷於各個國家的我，經常會被人利用，去做定居在各國的魔女們不想做的工作。

今天來到這個國家的原因也是如此，魔法統合協會的支部說“正好鄰國請求支援”，就把我派到了這裡。

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

被晦暗森林包圍著的國家。外牆上布滿了爬山虎，似乎建國很久了。

這個國家不怎麼時髦，沒什麼存在感，如果不是有事我應該不會來這裡。

「您是炭之魔女大人吧。恭候多時了」

進了大門之後，政府職員馬上出現在了我面前。

「感謝您此次接受我國的委托」

因為我很矮，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經常會被人投以“誒？這家夥就是魔女嗎？真的沒問題嗎？”這種懷疑的目光，但現在的這位政府職員則完全不同。

「魔女大人，事件的資料您過目了嗎？」

可能是單純對我這個人不感興趣吧，政府職員掛著一張一成不變的笑臉，簡單地做完自我介紹後迅速切入了正題。

「……來的路上，大致上看了一遍」

我點點頭。

事件的資料早就從協會那裡拿到了。

「您才到就說這話實在是抱歉，但是好巧不巧——今天早上發生了案件，接下來想請魔女大人去案發現場」

我點點頭，跟隨政府職員出發了。

一排一排看起來有年頭的磚砌房屋構成了一片樸素的街景。就外觀來說是和淒慘血腥的案件無緣的街道。

但是真的無緣的話我就不會被派到這裡來了。

「今天早上，飯店的工作人員來扔垃圾時發現的」

小巷子裡。

面對著淒慘的光景，政府職員以平淡的口吻向我做了說明。被害人是住在附近的單身女性，從遺體的狀態來判斷遇害時間是昨天夜裡。

「沒有外傷、屍體扔在小巷子裡都是在我國作亂的殺人狂的主要作案特征。這一定是那個震驚全國的殺人狂犯下的」

根據從魔法統合協會拿到的委托文件，這個殺人狂是在半年前出現的。

最初大家都以為受害人是死於饑寒或疾病。

那是在一個冬天夜裡。

接到某戶人家說附近有奇怪臭味的報案，政府職員來調查的時候，在旁邊的小巷裡發現了男性的屍體。這名男性生前一直在這裡流浪，他睡在巷子裡也沒人覺得奇怪，因此沒人注意到他已經死了，屍體發現得很晚。屍體上沒有外傷，衣服也沒有破損，身旁滾落的酒瓶經證實是偷盜來的。根據這些政府職員判斷是饑寒導致的暴死。

但有一點很奇怪，那就是屍體的姿勢。

流浪漢的屍體仰面朝天，雙手握在一起，做著祈禱般的手勢。

到底在祈禱什麼呢？

數天之後，大家才明白這個流浪漢不是單純的路邊暴死者。

因為小巷子裡又發現了屍體。

死者是三十歲的男性，是一家新開張店面的老板。生活一帆風順的他死在了小巷子裡，和之前的流浪漢一樣，仰面朝天，雙手握在一起，做著祈禱的手勢。

第三位死者是十幾歲的女孩子。

不管在家還是在學校都很乖的她，被人發現死在了小巷子裡，也是雙手握在一起，做著祈禱的手勢。

在那之後，每過幾天，小巷裡就會出現新的死者。

有時是老人，有時是年輕人。有男性，也有女性。

沒有日期和天氣上的關聯性，也沒有受害人身份上的關聯性。有時連續幾天每天都有新死者出現，有時則半個月無事發生，根本沒有固定的周期。從半年前到現在，在小巷子裡發現的死者數量已經多到令人髮指。

「我認為那是在刻意侮辱我國的傳統」

牆角陰影裡，是女性對著青天祈禱的遺體。政府職員低頭看著這番景象，憤恨地說道。

在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人的死亡是一種罪行。不管是殺人還是自殺，只要是奪走人的生命的行為，都被視為最大的惡行。不管有多麼正當的理由。

根據這個國家信奉著的信條，這種連續殺人案件是絕對不可容忍的。

這應該也是特意向魔法統合協會請求支援的原因吧。

然而。

「……這個國家不是有魔法統合協會所屬的魔法師嗎？她現在在哪裡？」

接到這個國家的委托時，我就一直感到疑惑。

這個國家——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是她的故鄉。

莫妮卡。

總是留下來學習到很晚的她——總是保持著第一名的成績的她，明明就在這個國家工作。

比我更優秀的她，明明就在這個國家工作。

「……」

在短暫的沈默後，政府職員點了點頭。

「是的，我國確實有協會所屬的魔法師，她現在就在來這裡的路上，今後她會和您一起調查這起案件」

「……原來是這樣」

我點了點頭，但是政府職員又補充道：

「魔女大人，您最好不要太信賴她。就是因為她一直無法解決案件，我們才找來了您」

○

走在街上，人們的嘆息聲傳入我的耳中。看來今天這裡又發生了新的案件。我低著頭走在磚砌的道路上。因為抓不住犯人，四周都是指責我無能的聲音。

「是莫妮卡」

「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明明是魔法師連案件都破不了」

「廢物魔法師」

「之前還很優秀的……」

「反正今天也什麼線索都找不到吧」

魔法統合協會來支援的魔女應該是今天到達。

過於無能的我別說阻止案件發生了，就連一點線索都找不到，於是我的祖國選擇了借助他國的力量。對於我國的冷淡外交來說相當少見，

可以窺見這一連串的案件給國民帶來的苦痛之深。

「……」

我有想過在國家出手之前取得一些進展，但由於我的無能那也沒能實現。

剛開始在政府工作的時候，沒有我解決不了的案件。但這次的案件不一樣，別說破案了，就連一點線索都找不到，所以我才會被人罵無能。

「明明是去外國進修過的協會所屬的魔法師，居然一點成果都拿不出來，還有臉在胸前別著月之胸針」

這半年來我一直承受著這樣的指責。

我以前從來沒被這樣罵過，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只好回答：

「下次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可是國家對我徹底失望了。

然後向外部請求了支援。

國家認為我已經沒用了。

「——明天，魔法統合協會本部的魔女會來支援，你去協助她」

昨天接到了這樣的通知後，我終於明白了。

解決不了案件的我已經沒有下次了。

裝作沒有聽到大家的咒罵聲，我繞過街角走進了小巷子裡。

不想見她。

只要見了面馬上就能明白對面在想什麼，所以不想見。

反正協會的魔女肯定也會和這個國家的人一樣嘲笑我。

一身魔法師的鬥篷穿得人模人樣的，實際上是個廢物，說的就是我。

所以我不想去見她。

「……」

在昏暗的小巷裡，魔女向我轉過身。

然而。

我從她身上感覺不到對我的嫌惡，亦或是嘲笑。





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莫妮卡」

她叫了我的名字。

我也知道她的名字。

「……沙耶」

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

那時候的事就像昨天剛發生一樣歷歷在目。

「魔法統合協會一般解決和魔法有關的案件和事故，其中有部分事件被懷疑是魔法師引起的。我負責的就是那部分。請多關照」

當時負責新人課程的講師，正是我的師傅席拉老師。

她負責的科目是殺人事件。

面對著下面整齊坐著的魔法師們，席拉老師說道：

「在魔法統合協會接受的事件委托中，殺人事件可以說是最麻煩的一類。因為接手案子的時候，根本無法判斷犯人的身份，有可能是魔法師也有可能是別的」

「嗯～，原來如此」

我邊聽邊點頭。

「接手案子的時候，首先必須做哪件事？沙耶」

「誒，為什麼叫我」

「看你一直點頭」

「……」

早知道就不裝出一副很懂的樣子了……。這才第一節課……，我根本不知道哇。

老師瞪著我。她銳利的眼神似乎在威脅說「答不上來有你好果子吃哦」。

我慌了。我淚目了。我完了。

這時，面前的桌子上放著的鋼筆突然動了起來。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我的身體顫抖得太厲害了，但是鋼筆又自己浮起來，劃出了幾個字，我這才意識到有人在施魔法。

鋼筆劃出了一句話。

「調查……文化體系？」

我照著念了出來，然後席拉老師點點頭說：

「是的。接手案件的時候，首先必須掌握案發地區的文化體系。比方說，在沒有魔法師的國家發生了連環殺人案，那麼犯人是魔法師的可能性極低。因為作案的魔法師在那種國家很快就會被抓住，反之亦然。殺人案——特別是連環殺人案，犯人是外國人的案例相當少，調查的時候也要注意——」

席拉老師繼續講課。在空中劃出文字的鋼筆啪地一下落在了我的筆記本上。是誰在幫我呢？

我看向坐在我旁邊的莫妮卡。

「……」

她為了不讓我發現，偷偷摸摸地將魔杖收了起來，但我早就看到了。
我挨近她咬耳朵。

「……你預習了？」

「嗯」

「謝謝你」

「不客氣」

她別過臉去。

在那之後，我們之間不知不覺地變得有話聊了，平時也會在一起。

「莫妮卡！一起吃午飯吧？」

「不」

「是“不用問，一起吃吧”的意思吧！原來如此！」

從那之後我們開始一起吃午飯了。

「下課了！莫妮卡，能和我聊聊天嗎？」

「不」

「是“不用問，當然能”的意思吧！你放假的時候一般做什麼？」

「什麼都不做」

課間我們也在一起。

「莫妮卡你來自哪個國家？」

「活人之城阿瑪德斯托林」

「新人課程結束之後打算回鄉工作嗎？」

「沒那個打算」

「那就是打算在外國工作？」

「沒想過這個問題」

「……」

「……」

偶爾也會一起回宿舍。

……。

仔細一想，好像是我一直單方面纏著她。

但她也不是因為不想和別人說話所以才一個人的，也不是因為不想交朋友所以才一直看向窗外的。

幾天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她的態度逐漸變得柔和了起來。

「莫妮卡，你假期做了什麼？」

「起床、看書、學習、睡覺。換句話說什麼都沒做」

「是嗎……」

我好煩惱。這要怎麼把話接下去。

上了一個多月課之後，我終於等到了一天休假。協會的課程和魔女的特訓是一周七天不間斷進行的，所以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假期。

但是那一天席拉老師接受了附近國家的支援申請。

「真麻煩」

老師一臉不爽地給我下了休假的通知。

因為明天的特訓被取消了，我排得滿滿的日程表上突然多了一處不自然的空白。

好不容易有了機會，想讓莫妮卡帶我去看看協會和宿舍之外的地方——但看來她和我一樣，也過著協會和宿舍兩點一線的生活。

「……假期裡雖然什麼都沒做，但是特別閒的時候，會去街上散散心」

意外的是，莫妮卡像是讀懂了我的心一般，向我提出了一個方案。

「……你要是想去旅遊的話，我可以陪你」

我高興死了。

一直很冷淡的她居然會邀請我。

「那就帶我在這個國家轉轉吧」

我趕緊賴上了她。

那之後我也一直圍著她轉。

她總是以一副不情願的表情答應我的請求。

看起來冷淡，但其實很溫柔。

將小巷子裡的屍體交給這個國家的醫療機關處理之後，我和莫妮卡來到了市政府。

這個國家沒有魔法統合協會的支部，和魔法相關的案件都由政府特設的部門來處理。

話是這麼說。

「正如你所見的，魔法相關的案件基本由我一個人來處理」

莫妮卡帶我來到了一個房間。有一個待客用的沙發，桌子上放著散亂的資料。這個國家雖然也有魔法師，但他們似乎不太待見政府的工作。

「大多數魔法師都在醫療機關工作……，像我一樣在政府工作的很少」

沙發上搭著一張毯子，莫妮卡換下來的衣服也隨便堆在那裡，就政府機關的辦公室來說，生活氣息也太濃厚了點。看來莫妮卡就住在這裡。

「……一個人工作沒問題嗎？」

「至少半年之前是沒問題」

誼？真的嗎？

可這個房間怎麼看都太亂了點……

「上司說這個房間我可以隨使用……」

察覺到我的視線，莫妮卡稍微有點害羞地別過臉去。

「……最近還好嗎？有在好好睡覺嗎？」

「最近沒怎麼睡」

忙著處理案件所以削減了睡眠時間嗎。

「案件早點結束就好了」

「說的是啊」

她打著哈欠坐到沙發上，向我擺擺手。於是我和她面對面坐了下來。

然後她緊緊注視著我的臉，說：

「沒想到派遣來的魔女會是你」

她說她很驚訝。是因為一直面癱的原因嗎，她看起來一定也不驚訝。從這點來看她還是新人時候的那個她。

「我也很驚訝哦。沒想到從你的故鄉發來了支援申請——」

我還以為，鐵定是莫妮卡太忙抽不開身所以才求援的，因為她是無可挑剔的魔法師，比我優秀得多。

比我這種頂著魔女帽子的侏儒要優秀得多。

「……」

她沈默著低下了頭，避開我的視線。

「……是我搞不定的案子」

「我看了資料基本上了解了，是很棘手的連環殺人案啊」

「所以才求援了」

我和莫妮卡都在新人課程中學過殺人案件的相關知識以及調查方法，但我仍然心裡沒底。

雖然說出來很丟人，但是我不想來這個國家的理由有兩個：一是因為這個國家是莫妮卡的故鄉，二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案件太棘手了。

「接下來要怎麼做？」

莫妮卡問道。

「現狀一點都不明了，但是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什麼事？」

來回想一下課程中學過的東西吧。魔法統合協會的人，在接手殺人案件時，首先必須要做的事情。

調查所在國的文化體系。

所以說。

「能帶我在國內轉轉嗎？」

○

現在街上的人都嫌惡我。我本想盡量不和沙耶走在一起的，但她要求的話也沒辦法。

我帶著她在街上四處轉悠。

首先，我們去了第一起案件的案發地點，民居夾縫裡的小巷子；又去了飯店附近的小巷子；然後去了麵包店附近的小巷子；然後又去了民居裡的小巷子；還去了小巷子、小巷子、小巷子。

「這不全都是小巷子嗎？」

調查了10處案發地點後，沙耶在小巷子裡大聲抱怨道。

我搖搖頭，簡單回答說：

「案發地點全部都是」

「除了案發地點之外有什麼能去的地方嗎？」

按照在新人課程裡所學的，我們需要去各種地方調查案發地的文化體系。即便沙耶不解釋我也能理解她的做法，只是——

「只看小巷子你也能明白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氛圍吧」我說道，「這個國家的治安絕對不算差，普通人和魔法師都在這裡平常地生活」

「……」沙耶聽我說完，將目光從晦暗的小巷子轉向了人來人往的大街，「但是貧富差距相當大吧」

亮堂堂的大街上人流不息。沙耶應該是觀察街上的行人來判斷的吧，她說的沒錯。

但與其說貧富差距大，不如說——

「魔法師賺錢太簡單了。這麼說更正確一點」

與我們擦肩而過的魔法師無一不身著光輝閃耀的服飾。有戴著鑲著金邊的三角帽子的，也有胸前掛著寶石項鍊的，一看就是有錢人。

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個國家魔法師的待遇十分豐厚。

之所以待遇豐厚，是因為魔法師能做的事更多，而且有很多事只有魔法師做得到，這無可非議。

「……有什麼案發地點之外的地方能去嗎？」

沙耶依然凝視著街道。

我點點頭。

「有一個地方能去」

大多數居住在此的魔法師們工作的地方——醫療機關。

開發新藥、治療疾病、照顧傷者——還有解剖遺體，這些事都由位於國家中心的醫療機關來負責。

很多魔法師在那裡工作，為艾瑪德斯托林的居民服務，他們已經成為了這個國家不可或缺的存在。作為魔法師，他們遠比我更受民眾信賴。

半年來每次發生案件，我都得帶著遺體去拜訪他們。他們應該十分嫌惡我。

沙耶去拜訪他們的話，我不想站在沙耶的身旁。

然而。

「帶路吧」，沙耶說著，轉過身沖我笑了笑，「快快把工作做完，然後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她的笑容讓我揪心。

醫療機關是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最大最古老的建築物。根本不用地圖，我單單指了指，說「就在那邊」，然後拉著她走了起來。一路上沒說話，很快就到了。

剛走進大門，就有一位醫生看到了我。她走過來，冷冷地說：

「遺體的解剖已經結束了」

她是負責解剖的拉澤露醫生。

她把我們帶到太平間，給我們看了小巷裡發現的女性遺體。

「反正看了你也啥都搞不懂」

拉澤露在我耳邊小聲揶揄道。

「如你們所見，沒有外傷，也沒有中毒的跡象，恐怕是犯人殺完人後對屍體施加了治療魔法。在這具屍體上找不到任何線索」

「……」沙耶皺了皺眉，向屍體靠近。進來之後她一直站在我身後三步遠。

「這就是那個殺人狂的作案手法嗎？」

沙耶的聲音中透著些許不適，似乎還沒習慣看遺體。震撼到忘了怎麼呼吸似的，她捂著胸口，氣息凌亂。

拉澤露點點頭。

「是的。恐怕是睡覺時被犯人殺害，然後遺體上施加了治療魔法，一眼看上去和活人無異。……沒有痛苦的死去應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失去生命的身體不管接受多少治療，不管受到的傷恢復得多完美，生命也不會回來。然而殺人狂完全不在意這一點，他把受害人的屍體治愈後整齊地擺放在小巷子裡，就像擺放從未有過生命的人偶一樣。

「為什麼要把屍體放在小巷子裡呢？只是想殺人的話根本沒有必要做那些事，完全是多余的勞動」

聽沙耶這麼問，拉澤露搖搖頭。

「我的工作只是檢查遺體」

「……」

「我會盡我所能協助你們早日破案，但檢查遺體除了知道犯人是之前的殺人狂之外，得不出任何其他結論。很抱歉沒能幫上忙……」

拉澤露邊說邊為遺體蓋上了布，然後她面向我們恭敬地鞠了一躬。

「為了能早日破案，我們會盡我們所能協助你們」

她說了這麼一句客套話，語氣平淡不帶感情。

和我預想的一樣，今天新發現的遺體上沒有任何線索，我們才剛開始搜查就碰壁了。

「果然沒有線索嗎……，我還以為能從遺體上發現點什麼……」

沙耶走到了我前面，看來她打算趕緊離開。

確實，繼續呆在這兒也等不到線索。

「回政府吧，這裡該辦的事已經辦完了」

「……好」

我也應付不來這裡，不想來這裡。是因為這裡找不到線索嗎？不，那點小事動搖不了我。

我不想來這裡的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這裡蔓延著絕望。

「……這裡是醫院啊」沙耶邊走邊看向走廊兩側的病房。

每間病房都一樣，極度虛弱的病人正躺在裡面。

「是利可瑞斯病」

「……那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流行病」我在她身後講道，「感染後有潛伏期。初期的癥狀是高燒。退燒之後則是身體變得動不了，然後身體逐漸失去知覺，最後會失去意識，變成植物人」

「……」

「就算在出現癥狀之前確診，也沒有任何延緩發病的方法」

在病魔開始侵蝕身體的同時，患者還將面臨兩個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去別的地方等死，或是支付巨額醫療費接受治療，但最終也是死。而且離開這個國家也需要支付巨額的出國費用，所以普通人只能選擇留在國內。

別忘了在這個國家殺人是重罪。

當然，安樂死也包含在內。就算病人已經出現晚期癥狀，意識處於消失的邊緣，醫生也不能停止用藥，因為停藥和故意殺人是劃等號的。

所以我說這裡蔓延著絕望。

「……也就是說，自患上病的那一瞬間開始，等待患者的就只有殘酷的死亡了嗎？」

「是的」我點點頭。「只能躺在病床上飽受折磨，直到死去」

那是非常悲哀的事，但是毫無辦法。今天，這裡的醫療機關依然會給意識模糊的病人提供延命治療，明天也會，後天也會。

這個國家的矛盾就堆積在這裡，到處都是，滿溢而出。

所以我應付不來這裡。

「哎呦，莫妮卡來了」

「又是來做調查的吧」

「趕緊滾啊」

「廢物一個」

大家毫無顧慮地責罵著無能的我。

「完全不如她父親呢」

說這句話的是誰？

我停下腳步，回過頭去看，並沒有哪個魔法師在看我，大家像是商量好了一樣全都把我當成空氣，各自做著手頭的事。

「……怎麼了？莫妮卡」

「……沒什麼」

我轉過頭，朝沙耶追上去。

至少沙耶沒有在意那些罵聲，這對我來說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帶沙耶參觀完國內後，我仍然和她在一起行動。

「來，莫妮卡！以後白天就去街上採訪調查吧！」

「……沒用的吧」

「別那麼說嘛！」

她強行帶我上街，一起採訪了許多人。從早到晚，我們一直在街上轉悠。

可是根據我之前的調查，居民裡面並沒有目擊者，她應該知道再怎麼採訪也不會有進展的。

然而，第二天她還是帶著我在街上四處打聽。

那之後，她也是每天帶我出去，有時在街上買小吃，有時去看舞臺劇，怎麼看都是在玩，偶爾想起來了才會做一下採訪調查。

「莫妮卡，我們接下來去哪兒？」

在人群中，沙耶笑著問我說，兩手拿著在路邊攤買的麵包。

「……你在胡鬧嗎？」

實際上，我們現在所在的這條大街和案件沒有任何關聯，要做採訪調查才不應該來這裡。

這麼做一點意義都沒有，只是徒勞。

「我在工作哦」

她對一臉不解的我解釋說：「來到這裡，我一直觀察著和案件無關的人對我們的反應」

「……為什麼？」

我仍然不解。沙耶繼續平淡地回答說：

「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生物，才不會在意和自己無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遭難呢」

她邊說邊遞給我一個麵包，「所以說，這裡的人不討厭你哦」

「就算有人討厭你，在這人山人海裡，誰知道誰討厭誰呢，你說對吧？」

沙耶理所當然地說道，點破了我們之間一直互相隱瞞著的事。

「……」我很驚訝，「你注意到了啊」

沙耶學會了讀心術嗎——

「看你難受的表情就知道了」

「……我平常都是這個表情」

「在我看來完全不一樣哦」

「是嗎？」

「是哦。人在難受的時候視野會變得狹窄，思考會變得不全面」沙耶咬了一口麵包，說道：

「你覺得和平常一樣，但是周圍的人覺得完全不一樣」

「……」

「難受的時候，什麼都不思考，跑到不認識自己的地方瞎逛是最好的。怎麼樣？在這裡心情好些了嗎？」

看來我自己都沒注意到，自己實在太累了。

沙耶給我的麵包好吃到難以置信，我咽下它，空空如也的身體裡傳來了滿足感；我才想起來已經好幾天沒好好吃飯了。

「好吃吧？畢竟是我買的麵包呢！」

說著沒有邏輯的傻話，沙耶驕傲地挺起胸。

我笑了。

「我喜歡你這一點哦」

「誒嘿嘿這可有點害羞呢」

要是能永遠過這種和平的日子就好了。

但是。

「……沙耶，不要忘記我們的使命。我們得趕快解決案件。」

「這一點也不用擔心」沙耶威風凜凜地哼了一聲，「調查陷入僵局的時候，更應該來和案件無關的地方」

她擡起手指向道路對面。

這裡是人流稠密的地方，有形形色色的人和物。

顧客、美味料理的香氣、滿載貨物的馬車、奔走工作的成年人、在路邊買東西吃的魔法師。人們抱著各自的目的走在街上。

此外，孤苦無依，連名字都沒有的流浪漢們也會出沒於此。我順著沙耶手指的方向看去，那裡有一個向過路人乞討用的木箱，旁邊坐著一個流浪漢。

「第一名被害人是流浪漢對吧？」沙耶遠眺著坐在街角的流浪漢，發出了興奮的聲音：「你看，那個流浪漢在做的手勢，和被害人遺體祈禱的手勢不是一模一樣嗎？」

看來沙耶從正在乞討的流浪漢身上發現了與案件的關聯。

我嘆了口氣。

「……那可不是祈禱」

「？那到底是什麼？」

「那是在求救」

我如是答道。

我從來沒有向別人求救過，也從來沒期待過別人的幫助。

因為那是徒勞的。

我還沒記事的時候，母親就離家出走了，而父親作為醫生，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所以我一直一個人在家。

父親一回家就喝酒，從來不和小時候的我一起玩。

稍微長大一點後，做飯和清掃由我一個人來做。看到不滿十歲的小孩子去買菜，鄰居家的大人總是感嘆說「好可憐」，但我明白，父親從心底裡愛著我，比那些站在遠處一個勁同情的人要好得多。

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就一直希望我出國，他經常對我說：

「你有學習魔法的天賦」

「留你在這種地方是浪費人才」

不知不覺地，我開始回應父親的期待。

生於魔法師家庭的孩子，大都志願成為醫生，只有我一個人為了進入魔法統合協會而拼命學習。周圍的人開始用奇怪的目光看待我，有人認為我精神不正常，也有人認為我是父親的提線木偶。

即便如此，為了實現父親的願望，我依然拼命學習。

可能因為我做足了準備，也有可能因為只有我一個人選擇出國，我輕鬆鬆地通過測試，成為了協會所屬的魔法師。

父親為我支付了多到難以置信的出國費用，將我送出了這個國家。

因為工作太忙父親沒有親自來送行。

在我即將出發的那一天，父親對我說了最後一句話：

「永遠不要再回來了」

臨別贈言，只有那麼一句。

那個瞬間，從父親的眼裡，我分明看到了母親的影子。明明我從來沒見過母親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一直想要成為像父親一樣治病救人的醫生，但我從未把那個願望說出口。

父親不希望我成為醫生。這件事我比誰都明白。

在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就已經明白了父親所想的一切。

但最終，我還是違背了父親的願望，回到了這個國家。

作為新人魔法師，在歸屬魔法統合協會之後，我需要接受長達數個月的課程。

和我在同一間教室裡上課的魔法師們全都是些無聊的家夥。他們一點緊張感都沒有，總是討論著下課後去哪裡吃東西，或是去哪裡玩，簡直像是來旅遊的。他們總是在考慮怎樣才能在這裡生活得更舒服，絲毫不去想日後的工作。真正在努力的只有她一個人。

「我絕對要成為魔女我絕對要成為魔女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

坐在我旁邊小聲念叨著什麼的怪人也只有她一個。

「……」

她散發著奇妙的氣質。一開始自我介紹的時候，她因為緊張整張臉都僵住了。她說她叫沙耶，想要成為協會所屬的旅人魔法師。

因為這裡的新人們在課程結束後大都會回到故鄉的協會支部工作，所以她的志願格外引人注目。順帶一提我也是不回鄉的。可能是因為志願和大家不一樣吧，她沒能融入這裡的圈子。她只是每天掛著一幅要死的表情，課間也不和人說話只顧埋頭學習；上完一天的課之後，她馬上就不知道去哪了。也有人想邀請她一起玩，但是連搭話的機會都找不到。大家逐漸把她當成了怪人看待，但她自己卻沒有自覺。

我莫名其妙地從她身上感到一絲親近。可能是因為她的遭遇和曾經的我很像吧。

我對她很感興趣，想要和她說說話，但我從來沒和別人搭過話，一直找不到機會。

所以，那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和她偶然相遇的事，第一次和她說上話的事，我到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

從那一天開始，她一直有事沒事找我聊天，甚至上課時也經常偷偷咬耳朵。

課間也是如此。回宿舍的路上也是如此。她只是一個勁地找我聊天，完全聊不膩的樣子。

每次我都違背自己的內心，故意說一些冷冰冰的話回應她。因為之前接近我的人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讓我幫他們學習，所以我的警戒心很嚴重。但是她即便碰壁也不放棄，一直來找我聊天。

我很開心。

後來我就和她成了朋友。

「——然後，那時幫助我的那位魔女名叫伊蕾娜，她就是那種大善人……」

她總是跟我講有位魔女拯救了自己的故事。

我聽得耳朵都快起繭了。

「……那件事你都講過10遍了」

「那就再講100遍吧！」

「……」

與那位名叫伊蕾娜的魔女的邂逅，似乎就是她志願成為魔女的契機。

聽著她的長篇大論，我雖然表面上做出一副不耐煩的表情，但其實心裡十分羨慕那位魔女，羨慕她能帶來這麼大的影響給她。

要是我也能對誰有那麼大的影響就好了。我也這麼想過。

即便如此我還是喜歡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聽她講自己的故事的時候，我雖然掛著一張冷冷的臉，但內心裡是喜歡的。

再後來，一天的事情結束後，我們總是一起回宿舍。

「今天也被老師訓慘了……」

她的師傅芙蘭老師格外嚴厲，因此她累慘了。她的動力的來源是對魔女的憧憬嗎，還是對那位伊蕾娜小姐的憧憬呢？我不知道。她努力訓練累得要死要活的樣子雖然很狼狽，但在我眼裡比那些混日子的新人要靚多了。

「……一起去吃飯嗎？」

「一起去一起去！」

我是看她的表情來判斷她餓不餓的。她幾乎從來不做掩飾，高興的時候就陽光燦爛，悲傷的時候就烏雲密布。是因為她個性如此嗎，她在想什麼我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

我知道，她說的話永遠都是內心的真實想法，絕對值得信任。這也是我和她在一起的理由。

「你真耿直呢」

「肚子餓就是肚子餓嘛」她理所當然地說道，「不過我也是撒過謊的，但是被人完全揭穿了」

「是伊蕾娜小姐吧。早知道了」

「我有說過嗎？」

「都說過10遍了」

「那就再說上100遍！」

「不要耳朵會起繭的」

無論何時何地，她總是跟我講自己的故事。

我問過她一次為什麼。那是在某一天在課間閑聊的時候。

「……為什麼跟我講這些呢？」

被我問到，她表情變得有些微妙，但還是不帶掩飾地回答說：

「？想讓朋友了解自己不是很平常嗎？」

「……」

我恍然大悟。

我從來沒交過朋友。我都沒有想過去了解誰，更別說讓別人了解自己了。

我也從來沒信賴過誰。

「……了解朋友的事，也很平常嗎？」

我在說些什麼啊。突然這樣問她只會疑惑不解吧，而實際上她歪了歪小腦袋，確實是一副「你在說啥」的表情。

但是她很快解除了疑惑，馬上回答說：

「雖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很平常吧」

她還是不帶掩飾地說出了內心的真實想法。

「……」

這次換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我有點迷茫地看向她，她正陪伴在我身旁。我想她應該能夠理解我。我想她應該能夠接受我。我想她應該不會離開我。

所以我決定了。

「你聽我說，其實我——」

去告訴她真實的我，讓她了解我。

然而。

「上課了上課了。給我趕緊坐好」

時機好爛。我剛開口，席拉老師就兇巴巴地進了教室。

「啊！抱歉！下課再說吧！」

她迅速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看來她很怕自己的師傅。

結果，我沒能告訴她那個秘密，那個我從未說出口的，就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秘密。

上課了。

○

「連環殺人案的犯人大致分為兩類」

按照席拉老師講的，連環殺人狂可以分為狩獵型和沖動型。

「一種是享受殺人，樂在其中的。他們有一定的智力，知道自己在做違反社會倫理的事。這一類殺人狂往往頭腦聰明，交際能力也不錯。就家庭背景來說，雙親健在，且上流階層出身的比較多。具備這些特征的殺人狂大都把殺人當做興趣，殺人對他們來說就跟打獵一樣，所以說是狩獵型。但是——」

老師頓了頓，繼續說：

「另一類則完全相反，他們既不是在享受殺人，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違反倫理的地方。這一類往往知識有欠缺，也不擅長交際。就家庭背景來說，單親的、出身窮苦的比較多。具備這些特征的殺人狂往往飽受幻視幻聽的折磨，最終陷入瘋狂犯下殺人的罪行。也就是說，沖動

型的殺人狂認為，殺人是解決某些問題的好方法，沒什麼不好的——」

「在這裡還有一種殺人狂必須要提一下。知道我在說哪種嗎？莫妮卡」

莫妮卡突然被點名了，但她一點也不慌，應該是早知道了。

「兼具狩獵型和沖動型特征的殺人狂」

席拉老師點點頭，表示她答對了。

「是的。抓捕這類殺人犯是最困難的。狩獵型殺人狂的話，可以根據被害人以及兇器的特點來縮小搜查範圍。因為他們往往會精心挑選受害人，也會事先準備兇器。沖動型的話，可以根據遇害現場來縮小搜查範圍。因為他們不會挑，遇到誰就殺了誰，使用的兇器也往往是手邊的東西，而且不怎麼整理遇害現場，所以殘留的線索非常多」

「兼具兩類特征的殺人狂就不一樣了。簡單來說，遇害現場沒什麼線索，被害人也沒有什麼共同點。說實話，這一類殺人狂的想法簡直是迷一般。開展搜查太難了」

席拉老師聳聳肩，長長地嘆了口氣。看來她有過搜查此類殺人狂的經歷。

「這種情況下一直抓不到犯人，說不明會被當地居民罵的，你們遇到了這種殺人狂，可要做好心理準備哦」

像在嚇唬人似的，席拉老師對我們如是說道。

席拉老師說的果然沒錯。

來到這個國家已經多少天了，還是一點線索都找不到。對於這個神出鬼沒的殺人狂，別說是長什麼樣了，就連性別和年齡都搞不清楚。時間就這麼一天天浪費掉。

為了防止犯人再次作案，我和莫妮卡開始在街上巡邏。雖說這個國家的士兵也在好好工作，但他們並不是魔法師的對手。所以我帶著莫妮卡每天巡邏到深夜。

就這樣一個月過去了。

搜查沒有任何進展，但也沒有出現新的死者。

今天的搜查也即將結束。

如果能一直持續這種日子就好了。如果再也不會有人被殺就好了。

「兼具狩獵型和沖動型特征的連環殺人狂，簡單來講，大都具備較高的智力，卻認為殺人是解決某些問題的好方法，莫妮卡，我說的對嗎？」

「確實」

「為什麼非要選擇殺人來解決問題呢？」

「為什麼呢」莫妮卡冷漠地說，「誰知道」

她很少說這種話。印象中的她知識豐富又善解人意，我上課有搞不懂的地方她都會給我講明白。我甚至覺得她無所不知。

「莫妮卡，我們明天去哪裡玩？」

我微笑著問她。最近她的表情看起來有些難受。她又累了嗎？就帶她去哪裡玩玩吧。

我只是想讓她開心一點而已。

可是她看穿了我的想法，搖搖頭說：

「明天也要工作。我是不會去和案件無關的地方的」

「可是」

「不去」

她停下腳步。

「……」

幾秒後，我也跟著停下，站在了離她有幾步遠的地方。我回過頭去，莫妮卡正站在街燈下。

在街燈的照耀下，她消沈的神色與黑夜融為了一體。

「……那，至少，有什麼煩惱的話能告訴我嗎？」我對她說，「我不是莫妮卡你的朋友嗎？我不是就在這兒嗎？為什麼要一個人煩惱？為什麼不告訴我？明明那麼難受——為什麼，為什麼你要把臉別過去？」

明明看她的臉就明白了。就算是缺乏表情，就算是沒有感情的起伏，就算是闊別多年，我也能分辨得出來，新人時期，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她分明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看她的臉就明白了。

剛到這個國家時，看到她的那一瞬間我就明白了，她正在為什麼苦惱著，無所適從。

那個時候，我注視著她，可她卻逃開了我的視線。

「我們不適合在一起。明天開始分頭行動吧。」

「……不行，要一起行動」

「為什麼？」

「……」我猶豫了一下，「我放心不下你。你現在這個狀態被殺人狂襲擊了怎麼辦——」

「不用擔心。我不會被襲擊的」

「可是」

「你是不是覺得必須看住我才行？」

「……」

她注視著我。我像是被什麼刺到一般，不自覺地逃開了她的視線。別過頭去，黑夜映入我的眼中。在視野的邊緣處透出微光的地方，傳來了輕輕的嘆息聲。

然後我聽到一個混雜著失望與悲傷的聲音響起：

「你變了呢」

○

每天的課程結束之後，沙耶有魔女的特訓要做，而我則會留在協會學習，所以我們在回宿舍路上經常相遇。後來，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一起回宿舍。

那一天，我和她肩靠肩走在黃昏下的小路上。

「話說，剛才下課的時候，你想跟我說什麼來著？」

我正看著路邊的彼岸花。她歪過頭來，一下子躍入了我的視野。

我馬上就懂了。她在問被席拉老師打斷的那句話的內容。

可是，現在被她問起來又有點害羞，於是我選擇了裝傻。

「什麼什麼？」

「你不是想告訴我什麼來著？」

「沒有」

「誒？別騙我了，你絕對是想告訴我什麼來著？難不成是戀愛了？」

「不是」

「那是什麼？」

「沒有就是沒有」

「……嗯，沒有嗎」

考慮到她的性格，我還有點害怕她強硬地逼我說出來，但她沒有那樣做。

「算了，你要是不想說就不說吧——」

她表示放棄之後，又補充說：

「但要是什麼時候想告訴我了，一定要說哦。別看我有點靠不住的樣子，你有煩惱我一定會幫你的——畢竟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你嘛」

她說的話裡不帶任何謊言和掩飾。

只是心裡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別跟別人說哦」

我聽到自己這麼說，是嘴自己動起來了嗎？

「這個秘密，我從來沒告訴過別人，就連爸爸媽媽都不知道」

「那當然了。我絕對不會跟別人說的」

她自信滿滿地點點頭。

我想她能接受真正的我。

我想讓她了解我。

「其實我——」

於是，那一天，我告訴了她那個秘密。

說是秘密，其實只是簡單的一句話。

「……」

她聽完沈默了一小會，似乎是在等我說「騙你的啦」，但她看了我一眼之後馬上明白了我不是在開玩笑。

「是嗎……」她吞吞吐吐地說，「那個……，我也有點害羞呢」

她稍稍紅了臉。

她只是單純地相信了我說的話，也並沒有覺得我惡心。

她露出了笑容。

我高興死了。

「喜歡你」

嘴裡不自覺地跑出了肉麻的話。我笑著糊弄過去。

「喜歡你這一點哦」

努力、勤勉、溫柔、害怕傷到別人、不說謊、不掩飾、只是一根筋地向前沖的她，對我來說無比耀眼。

我一直仰慕著她。

想要成為她心裡排第一位的那個人。

「你可不要變了哦，沙耶」

悲哀的是，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她的內心最深處已經被別人占據。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永遠成不了她的第一位。

我從小就什麼都知道。

○

來到這個國家——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之後，我去和莫妮卡碰了面，那時我就很驚訝。

在她的故鄉發生了無法解決的案件——也就是說莫妮卡太忙了抽不可身，亦或是已經不在國內了。我一開始是這麼想的。

我很擔心她，所以馬上接受了委托。

但是她沒事。

她明明就在這個國家。她不可能解決不了案件，太奇怪了。

明明她無所不知。

在我的印象中，莫妮卡幾乎無所不能。

因為在幾年前，她把從未說出口的秘密，僅僅告訴了我一個人。

「其實我——能看到人的內心」

只有我知道真實的莫妮卡。

我來到這個國家見到莫妮卡後，一直努力不去思考任何事。

刻意去忘掉案件的事、刻意跑到和案件無關的地方、刻意做出狗屁不通的推理。

總之我盡可能地不去思考。

我做了掩飾，還說了謊。

就算她不喜歡也只能這樣做。絕不能被她看到我心裡在想什麼。

「你覺得必須得看住我不讓我殺人，所以才天天從早到晚帶著我四處轉悠，對吧？」

「……」

莫妮卡就在這個國家，案件卻解決不了。我能想到的解釋有兩種。

一是出於某些理由，莫妮卡不去逮捕犯人。比如說犯人以什麼來威脅她，或者犯人是她親近的人。

二是她自己就是犯人。

真相就在二者之中。

然而前者的可能性很快被我排除了。

因為大致調查了一番之後，我發現關於殺人狂的信息少到不可思議。

犯人就像是看穿了所有人的內心一般，以無比巧妙的手法將自己隱藏了起來。

明明這半年來一直在作案，卻一個目擊者都沒有，太奇怪了。士兵也在好好地巡邏，一有可疑的人應該馬上就能發現才對。

但是半年來一點蹤影都見不到。

不管是什麼類型的殺人狂，都不可能做得到這種事。

除了莫妮卡之外。

「……有什麼苦惱嗎？有什麼非殺人不可的緣由嗎？一定有的吧……？」

絕對是有什麼緣由。她一定是被什麼給逼到了絕境。

所以我想要成為她的依靠。

「與你無關」

但遺憾的是，那已經實現不了了。

莫妮卡手中的魔杖已經對準了我。

「你肯放過我的話，我不會對你出手」

換過話說就是——

「……如果我說不呢。會殺了我嗎」

「你很明白呢」

「……」

莫妮卡可以看穿任何人的內心，恐怕她現在也在讀取著我的想法。

但我沒有就此退場的打算。

「……是嗎」

她露出悲傷的神色。

「……真遺憾」

魔杖揮動，無數耀眼的火球浮現在她身旁，熱量甚至爬上我的皮膚。

在我還沒掏出魔杖時，她便輕輕揮手，向我擲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火球。

「啊——」

在火球即將撞向我的臉時候，我投出水彈迎擊。

「等一下……莫妮卡……！我——」

我將撲來的火球一個接一個地熄滅，就像掐滅蠟燭一樣。

該怎麼跟她說才好呢？該怎麼阻止她才好呢？我的大腦被這些問題填滿。

我一步一步走近她，可她揮舞魔杖表示拒絕。

我不想殺她，甚至不想傷到她，只放出低級魔法迎擊。

她投射出的冰槍被我攔截粉碎，她拔起街燈扔過來我就偏離其軌道讓其落在別處。

然後我放出不痛不癢的還擊。

我將附近的垃圾箱或是花盆向她扔過去，這估計連威懾都算不上吧。

「明明是魔女只有這種半吊子的攻擊嗎」

「半吊子嗎」

「嗯」

她嘴角上揚，將我扔過去的東西全部打碎。

「沙耶，不使出能殺人的魔法的話，是阻止不了我的哦」

我剛剛想到可以用附近的廢木頭將她包圍住，莫妮卡就點著了它們。

我的策略被她一一破解。

「……」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我陷入了劣勢。

「……不想對你這樣的」

我用力握緊魔杖，指向了她。

她能夠讀取我的內心，我想用哪個魔法她知道的一清二楚，恐怕不使用高級魔法很難制服她。

也就是說，我可以贏過她。

「——對不起」

我放出魔法。

首先是火球，她輕鬆地用水彈化解。在火球消失的一瞬間，狂風向她撲去。當然那不可能擊中能讀心的她，但我抓住她反應的空檔，向她降出暴雨般的冰槍。她雖然夠噲閃過但剛才的狂風摧毀的牆壁的碎片撞上了她。她的表情因疼痛而扭曲，與此同時我又釋放出純粹的魔力彈。在即將被擊中時她釋放出同等威力的魔力彈將其化解。魔力彈撞擊產生的閃光覆蓋她的視線，我趁機讓她腳下的地面伸出了藤蔓。她冷靜地將其全部扯碎，但藤蔓鉆出時迸出的地磚碎片又一次撞上了她的臉，雖然沒造成多大傷害但她確實有一瞬間露出了不適的表情。我的障眼法終於起作用了。

看到我停止了攻擊，她想要反擊卻發現手中的魔杖已經不見了。

「……」

她驚訝的表情我還是頭一次見。

因為在讓地磚碎片撞上她的同時，我彈飛了她手中的魔杖。藤蔓破土而出，纏上了失去魔杖不知如何是好的她。我終於捉住她了。

「……對不起」

我再次道歉。

我早就知道莫妮卡能讀取人的想法，所以很早之前，我就設想了與她交戰之時如何才能制服她。

方法很簡單。

只要一刻不停地釋放魔法，不給她讀取的時間就行。

我想到了這個戰術，唯一的不利就是有可能會傷到她，所以我一直下不了決心。

「……」她也早就知道了吧。

被藤蔓束縛住的她也不掙紮，只是笑著說：

「我怎麼可能打得過魔女呢」

○

本應為了維護治安而盡力的魔法師莫妮卡是連環殺人狂的新聞瞬間傳遍了全國。

人們感到恐懼、憤怒。案件受害人的親屬或是朋友自不必說，從來不關心案件的人都大肆批判她。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她做出了完全與職責相背的惡行。

大街上到處都是嫌惡她的聲音。

「這次真是太感謝您了，魔女大人」

眼前這位用平淡的語氣說著客套話的政府職員，想必也在憎恨她吧。

「沒有魔女大人的幫助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遇害，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答謝才好……」

如果我和莫妮卡一樣能讀心的話，恐怕連正視大家的臉都做不到。

「我只是完成了本職工作」

我搖搖頭，然後問道：

「莫妮卡呢，她接下來怎麼處置？」

「她會按照我國的法律被處刑」

「……」

「她犯下的是無可置疑的重罪——殺人罪，想必會被處以極刑吧」

魔法統合協會派遣的魔法師在解決案件之後，對於犯人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是將犯人帶到協會總部，在那裡審判。

二是依當地的法律來審判。

前者的適用基本上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犯人所在的國家沒有制定魔法師相關的法律，所以大多數時候犯人都是交由當地政府處理，對於協會來說也是個方便。但是這次無論如何我都不想將莫妮卡交給別人處理。

「……她會被處死嗎？」

殺人狂的真身找到了，逮捕也成功了，該判刑了。只是，關於為什麼要殺人這一點，她始終保持沈默，所以沒人知道她的殺人動機。

「我國的極刑並非死刑」政府職員糾正了我的說法，「我國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殺人，自殺和他殺都被作為重罪處理，死刑自然不存在。據我國的法律思想，說到底判處殺人犯死刑是自相矛盾的」

「……」

「那極刑究竟是什麼？」

「是流放」

政府職員吐出一句不痛不癢的話。

○

我神志恍惚地走在街上。

工作已經做完了，已經沒有必要留在這個國家了。按照我的信條，搞定一件事之後，應該趕快出發前往下一個國家。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不想離開這裡。

莫妮卡。

她究竟為什麼非殺人不可呢？答案我直到現在都沒有搞清。

我好想再見她一面。

所以我單單遊蕩在大街上，腦子空空的。

「……你是沙耶小姐，對吧？」

就在這時，聽到了叫我的聲音。回頭一看，有一位魔法師站在那裡。

雖然只見過一面，但我記得她，她的名字好像是——

「……拉澤露小姐……？」

她在我印象裡應該是專門做解剖的醫生，但是那個醫療機關我就去過一次，對於那裡的記憶實在是模糊不已。

「是的，我是負責解剖的拉澤露」

看來我沒記錯。

「沙耶小姐現在有空嗎？」

「……」

她的表情不太對勁。

和街上那些恐懼憤怒的人不一樣，她的臉上有種陰霾。

「我有事情想告訴你。是莫妮卡的事」

「……什麼事？」

「我們醫療機關其實一直都知道犯人的動機」

她簡單地回答道。一直知道，只是之前沒有告訴我而已。

我胸口像是被人捶了一拳，突然喘不過氣。

她開始講述真相。

為了實現父親的願望我離開了這個國家，從未想過回去，也從未想過與父親再會。

所以沙耶問我課程結束後要不要回鄉工作時，我立刻回答說：

「沒那個打算」

那是真心話。

所有課程都修完後，沙耶——知道我可以讀心仍舊和我在一起的沙耶，把剛認識的時候問過的問題又拿了出來：

「新人課程結束之後打算回鄉工作嗎？」

我跟她說了實話。

「……好像不得不回去了」

新人課程即將結束的時候，從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來了一封信。

上面寫著一大串事務體的文章，但其實就一個意思。

「你的父親犯下了殺人罪，被處以流放。現在需要你協助進行案件相關的賠償，還請速速回國」

我從未想過回鄉，但是我早就有預感，總有一天，我不得不回去。

回國之後我作為犯罪者的女兒被人們投以好奇的目光。

而政府職員則馬上通知我說：

「非常遺憾，你的父親作為醫生卻一直以停藥來謀害病人，是連環殺人狂。」

他們告訴我父親到底是個怎麼樣的惡人。然後說：

「你出國之前他已經在不斷作案了，受害者數不勝數，與之相應的賠償也——」

是我完全負擔不起的金額。

請用金錢來補償被害者家屬的心靈創傷——政府職員下了命令。既然作為犯罪者的父親已經被流放，那就只能我來支付了。父親的存款和房產已經全數上交，即便如此這筆債仍然還不清，只能我來承擔。

政府職員提出了一個方案。

「你就留在我國工作吧？直到還清債務為止，為我國政府維護治安怎麼樣？」

這個國家的魔法師大都在醫療機關工作，政府從很久以前就一直招人卻招不到。

除此之外我還是魔法統合協會出來的，所以政府認為我正適合為他們工作。

「大家都知道你和你父親之間關係不好，你從小就受盡虐待，忍無可忍才選擇了出國對吧。有很多人同情你，你來工作也不會有人說閑話的」

政府職員這麼說著，像是安慰孤兒一般將手搭在我的肩上。

但是我一直都知道，父親才是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人。

我從來不認為能看到別人內心是什麼好事。

上街隨便一看就能發現人們個個懷揣著憤怒或是不滿。笑臉相對的人們在心中互相蔑視對方；手牽手走著的情侶在心中卻根本不愛對方……這些我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

我無所不知。

人們心中的憤怒、痛苦、喜悅、哀愁，我全都知道。

本職是醫生卻一直犯下殺人罪行的父親也不是例外。

但我知道父親比這個國家的任何人都要痛苦。

父親絕對不是為了自己的快樂而殺人的，也不是倫理觀出了問題喪失了正常的判斷能力，他只是被逼到了絕境，所以非殺人不可。

在這個國家肆虐已久的利可瑞斯病是在我很小的時候開始流行的，然而至今都沒有明確的治療方法。只要染上就必須接受延命治療，同時支付巨額醫療費。一般家庭的患者家屬根本承擔不起，但是在這個不允許死的國家想實施安樂死也做不到，醫療機關絕對不會停止用藥，於是債臺越築越高，死亡的命運卻不會改變，等待患者及其家屬的只有無休無止的折磨。

父親為那些飽受折磨的人提供了終結性命的藥物，為他們實施了安樂死。他將這件悲哀的事一直藏在心裡，也不要求回報，只是單純地讓一個又一個患者安眠。

一天天下來，父親的精神飽受重創，回家來也只用酒精麻痹自己，甚至還打過我。那時我不覺得痛，因為我只看得到父親的心傷。

和父親一樣，我選擇了抱著自己的秘密，抑制著自己的感情，對於人們的嘆息絕不回頭的生活。

我長到15歲時父親對我說：

「你有學習魔法的天賦，留你在這種地方是浪費人才」

但那不是真心話。

父親知道這個不幸國家的事實，也知道自己的行徑總有一天會被發現，於是說著沒根沒底的話把我趕出了這個國家，既不是因為討厭我，更不是我礙了他的事。

父親只是認為，留在這個不幸國家沒有任何意義。

「永遠不要再回來了」

那句臨別贈言也是假的。

我早就知道了，父親想和我一起生活，希望我有一天能回來，但是他把這個願望也壓在了心底。

所以受到來自故鄉的信後，我立刻決定回國。

其實大家都覺得這個國家很奇怪。

誰都是一肚子疑問卻不說出口，只覺得抱有疑問的自己很奇怪，然後任由疑問堆積。

所以大家都閉著口，任何不幸都忍耐過去。

但是我聽得到大家的聲音。

開始在這個國家工作後，我一直聽著大家的心聲。被肆虐的利可瑞斯病所折磨的人的痛苦，亦或是始終找不出治療法的魔法師們的苦惱，無一例外映射到我的心裡。

必須得有人指出來，這是錯的。

必須得有人拯救飽受折磨的人們。

必須得有人做出犧牲。

這些心聲我都聽得到。

有一個人知道了我聽得見，卻沒有離開我。

是她教會了我，即便將堆積在心裡的秘密說出來也能獲得幸福這個道理。

所以我違背父親的願望，走上了和他相同的道路。

○

「在醫療機關工作的魔法師們大都知道這件事」

拉澤露講起了莫妮卡父親的故事。

「她的父親知法犯法，一直為患者實施安樂死，雖然政府說他是用危險藥物殺人的愉快犯——至少醫療機關的魔法師們都很崇敬他，因為他做了大家想做卻做不到的事。從前有過許多家屬謀殺患者的案例，那也是因為巨額的治療費。她的父親只是把人們從困境中救出來而已，但是政府上層對我們下達了緘口令，人們都不知道這個真相……」

「……」

我只有沈默。她繼續說道：

「通過解剖也查出來了，這半年來的被害者們都是利可瑞斯病患者。我們很早就知道了」

「……為什麼瞞著我？」

檢查遺體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她這麼說過。會盡所能協助——她也說過。

「不只是我一個人」

她說話突然有了底氣，「大家都多多少少感覺到了，因為死者盡是利可瑞斯病患者」

「……那為什麼」

為什麼都瞞著我——

拉澤露打斷了我的話。

「我們不希望她破案，雖然我們知道那是政府給她下的命令」

如果破了案，利可瑞斯病患者們就會回到無窮絕望的單行道上。

所以他們想要保持沈默，對來調查案件的莫妮卡采取了嫌惡的態度。

然而他們不知道一直拯救利可瑞斯病患者的正是莫妮卡。就算被人們責怪，就算被魔法師們嫌惡，莫妮卡也從未向任何人挑明，只是獨自戰鬥著。

「沙耶小姐……」

我們所有人知道真相的時候，莫妮卡已經不在了。

「我們到底對她做了些什麼……」

簡短的話中透出難以忍受的後悔。

拉澤露蹲在路邊哭了起來。

○

「最近，我在旅行中遇到了一個怪人」

我想起了一個故事。

我和尊敬的魔女伊蕾娜小姐在之前相遇時，她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旅途中的故事。

在某個國家遇到的不可思議的女人的故事。

「那個人可以看到未來發生的事。明天、後天、大後天，不管多麼遠的未來她都看得到，所以她知道國家在未來會怎麼樣，人們的生活在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

「哎呀，可真是方便的能力呢，要是我有那種能力早就成有錢人了」

我隨便扯了幾句。伊蕾娜小姐繼續說道：

「但是她並沒有將能力用在私欲上，而是四處向人們做預言。每天，她對這個人說「你明天會出事故」，又對那個人說「你的戀人出軌了」，還對有的人說「你一個月後會死」。實際上這些預言都應驗了，畢竟她能看到未來，這是當然的」

「……這不是四處惹人嫌嗎？」

「是的，她做的事大概就是這樣」

「……」

「你是不是在想為什麼？我曾經也想不通，為什麼她非要做這種會招人怨恨的事呢」

做這種事有什麼意義呢？總不可能是她喜歡被人怨恨的感覺吧？

我在想的事似乎浮現在了臉上，伊蕾娜小姐這麼說道：

「她絕對不是在做沒有意義的事哦，人家有好好考慮過的。她以自己被憎恨這種小小的代價換來了人們不幸中的幸福。她知道不幸的未來不可回避，所以為了將不幸減到最小，她一直在做那種四處招人嫌的事」

伊蕾娜小姐又說道：

「她只是——」

○

為什麼我會在這時想起這個故事呢？

明明是很開心的回憶，為什麼胸口卻像被捆住一般喘不過氣來。

我全力奔跑，將腦海中與伊蕾娜小姐的回憶甩開，一邊咒罵著自己的愚蠢，一邊向著莫妮卡所在的地方加速。

我認識的莫妮卡絕對不會出於自己的意願去殺人，就算被逼到了絕境，她也絕不是那種輕易決定殺人的人。

因為她懂的比我多得多，她比我更優秀，更聰明。

「——請問！」

我邊跑邊大聲向路過的政府職員問道。我一邊大口喘著氣一邊攔住他。

政府職員對突然出現的我睜大了眼睛，「魔女大人……有什麼事嗎？」，他問道。

我用力抓住他的衣物對他說：

「請問……！莫妮卡……！你知道她現在在哪裡嗎……！」

我必須要找到她，我有確認她的真心的義務。

如果拉澤露說的是真的——如果莫妮卡真的是為了拯救這個國家的人才做出那種行為的話。

那麼她被這個國家審判這件事絕對是錯的。

莫妮卡明明什麼錯都沒有。

「很遺憾她已經不在這個國家了」

政府職員像是感到我很麻煩似的搖搖頭說：「剛才正式的流放判決已經下來了，她應該已經被帶出了國內」

政府職員冷淡地回答完，看向了通往國外的道路。

她……已經……不在這個國家了——

我的大腦重複訴說著這個事實。

伊蕾娜小姐說過的一句話突然閃過：

「她只是太過了解人們的痛苦而已」

冷汗爬上我的後背。

○

在這個絕不允許殺人的國家，殺人犯一定會被判以流放，看起來只是把違反規矩的人趕了出去。

但誰都不知道流放真正意味著什麼。

「停下」

為了防止使用魔杖就連手指都被鎖鏈銬住的我服從了背後的命令聲。

發出命令的是兩名士兵。他們將我帶到國外，一路上完全不搭理我，只是單方面地下命令。

我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不用特意問我也知道自己接下來會有怎樣的命運。

「……」

眼前是一叢紅色的花。

莖從地面筆直伸出，莖上面是卷曲的鮮艷花瓣。在藍天下的這片森林裡，無數的彼岸花正在驕傲地綻放。

那簡直是花的海洋，也像是一片血海。

一想到父親也來過這裡，一想到我正站在父親終結生命的地方，一股奇妙的感覺湧上我的心頭。

殺了人的大罪人，能被允許在國外活下去嗎？單單被流放就能把罪孽贖清嗎？

怎麼可能。

包括我的父親，至今為止所以在艾瑪德斯托林犯下大罪的人，恐怕都是在這裡終結生命的。流放只是這個禁止殺人的國家的障眼法而已。

我什麼都知道。

包括自己會迎來怎樣的死亡。

「最後有什麼遺言嗎」

在我的背後，士兵們冷漠地問道。

我轉過身搖搖頭。

「沒有」

「哦」

然後士兵朝我走來，一邊踐踏著彼岸花，一邊將長槍的槍刃對準了我。

開始是一個流浪漢。

通過讀心，我知道了他正受疾病折磨，患上利可瑞斯病之後他拋下親人舍棄身份，選擇了孤獨死去的道路。

所以我向他提出了一個辦法，我來用魔法讓他睡著然後終結他的生命。

他馬上點頭同意了。

第二位是生活過得順風順水的店老板，在醫療機關確診利可瑞斯病之後陷入了絕望深淵的他馬上就同意了。

第三位是認真的女學生，身患利可瑞斯病的她想要自殺，我阻止了她，然後和她約定用不痛苦的方法送她走。

我用這雙手終結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生涯。

這份罪孽必須贖清。

「——謝謝你」

就算他們臨走前臉上帶著笑容，就算他們臨走前對我說了感謝的話，我的罪孽也不會改變。

「對不起——」

就算我對已經離開的他們道歉，就算我為他們流淚，我殺人的事實也不會改變。

必須要贖罪。

所以我將刺入身體的槍刃，緊緊地擁抱住。

醒過來的時候視野裡是一片藍天。

腳步聲逐漸遠去。

那兩名士兵沒有直接讓我咽氣，而是在留下致命傷之後就離開了。這一定就是真正的「流放」吧。

殺人者絕不能沒有痛苦地離開人世。

一定要受盡折磨才行。

所以他們留了我一口氣。

這片森林只剩我一個人在了。就像我之前殺掉的人們所做過的一樣，我將雙手伸向天空。

然後說出了一直藏在心裡的話。

「……救救我——沙耶，救救我……」

然而，被枷鎖拷住的這雙手連求救的手勢都做不出來。

○

在距離活人之城阿瑪德斯托林不遠的地方，有一片彼岸花恣意開放的森林。

莫妮卡最喜歡的東西在那裡隨處可見。

我離開這個國家，乘著掃帚四處尋找她。雖然不知道她在哪裡，甚至她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也說不定，但我看到彼岸花盛放的那個地方

時，我確信她就在那裡。

她確實在那裡。

「莫妮卡」

她倒在紅色的花叢中，面朝著藍天。

她倒在那裡一動不動，睜大的雙眼深邃到能把我吸入。

紅色的花上沾染著鮮血。

「……沙耶」

她還活著。緩緩地轉過頭，她的淚眼與我相交。

「……你來了啊」

我狂奔過去抱起她。

既然她還活著——

「你等著！我現在就用魔法……」

我拿出魔杖，想要治好她。那個國家把她當做罪人也好什麼也罷我一定要救她。

因為我是她的朋友。

「不可以……」

可是她卻拒絕了我，她用銹著枷鎖、沾滿鮮血的手將我的魔杖推開。

「你——」你在想什麼啊。你想死嗎。

「不可…以」她仍然拒絕我，「無論如何，我都活不……長了」

「……什麼？」

「……利可瑞斯……病」

她簡短地回答道，只有一個詞，但我立刻明白了她為什麼拒絕我。

她活不長了。

肆虐在艾瑪德斯托林的病魔已經開始侵蝕她的身體了吧。

「……可我想讓你活下去，哪怕多活一秒也好，所以——」

所以我拿起魔杖想要強行地治好她，用被她的鮮血染紅的手再一次握緊了魔杖，可手指卻抖個不停，始終瞄不準，甚至視野都變得模糊起來，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淚流滿面。

看到我這樣子，她緩緩地搖頭。

「讓我……睡一會」

所以我希望她能——

「……不可以，你還有今天的工作要做啊，還有明天、還有後天——」

一直活下去。求求你了，從現在開始，一直活下去，留在我身邊。

可透過模糊的雙眼，我看到她搖了搖頭。

「……這樣就夠了」

然後用被枷鎖銬住的手指溫柔地撫摸著我的臉，說：

「能被最喜歡的東西包圍著死去——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

「所以……已經夠了……謝謝你」

她說完，露出了最後的笑容。





我無數遍嘗試叫醒她，無數遍施展魔法想要治好她。可當我伸出手的時候，她已經不在那裡了。

她睡著了，不會醒來了，她終於可以安下心好好休息了。

可她再也不會開口對我說話了。

「……你」

可我還是不能閉口。

「……你說句話啊——」

明明她已經不在那裡了。

「莫妮卡——」

明明她不會回來了。

「不要走……」

我還是握著最喜歡的她的手，久久不能閉口。

○

下面都是我聽說的，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離開後不久，活人之城艾瑪德斯托林逐漸走向了崩壞。魔法師們集結起來發起了叛亂等等、有人開始模仿莫妮卡殺死病人等等、疾病蔓延到了無法控制的程度等等，我聽到了各種各樣的傳言，但很遺憾實際上它是怎麼崩潰的我並沒有知道的機會。

因為我再也沒有靠近過那個國家。

「——是海岸附近的國家的委托，路上看也行總之別忘了看一遍委托書」

和平常一樣，魔法統合協會收到了許多國家的委托，而像我這種方便使喚的魔女還是被派去做難辦的工作。今天的委托看起來也很棘手。

我的師傅席拉老師似乎也理解這一點。

「完全是強人所難呀這些家夥……」

她罵罵咧咧地說著，遞給我委托書。

「……我知道了」

我掃了一眼就放到了口袋裡，就按師傅說的那樣，我打算乘著掃帚趕路的時候再慢慢看。

因為接手的工作對時間的要求大都很緊張，所以我立刻轉身準備離開。

也許是我之前一直抱怨的緣故吧，現在的我在師傅看來似乎很稀奇。

「……你沒事吧？」

席拉老師在背後叫住我。

「……」

很遺憾，我也不敢斷言自己還是以前的那個沙耶。

但是讓師傅擔心也不好。

「嗯」

所以我回過頭去，沖老師笑了一下。

「我沒事」

和莫妮卡曾經的苦痛比起來，工作忙一點能算什麼。

所以我怎麼可能有事呢。

離開魔法統合協會的支部後，我馬上動身出國。

國境門前開著一叢小小的花。

莖從地面筆直伸出，莖上面是卷曲的鮮艷花瓣。

彼岸花。

隨處可見的這種花從路面上的磚縫裡探出頭來，隨風搖擺。

每次看到這種花，我一定會想起她。

孤獨地，卻又無比美麗地驕傲綻放的她。

第四章 灰姑娘

居住在王城的麗茲萊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少女。

她年幼喪母，父親獨自一人將她撫養大，不知是不是受到了父親性格的影響，她成長為了一名氣質柔和的女性。

和父親相依為命的生活對她來說是幸福的。

然而在一年前，她平靜的生活突然被打破。

父親再婚了。

再婚的對象看不慣麗茲萊特，總是把家裡的雜務推給她做，而且還用各種方式刁難她。這位繼母還帶來了兩個孩子，而這兩位義姐妹和媽媽一樣討厭麗茲萊特，別說是同情了，她們倆甚至和媽媽一起欺負麗茲萊特。

家裡的清潔工作全部被推到麗茲萊特身上。

「別忘了打掃我的房間喲」

義姐是自己的房間都不自己收拾的懶惰女性，她總是每隔一段時間把房間弄得一團糟然後讓麗茲萊特去收拾。

「是…是的……姐姐大人……」

自己去做啊！麗茲萊特心裡這麼想著還是服從了。

另一位義姐妹年齡比麗茲萊特要小，可她和姐姐一樣隨意使喚麗茲萊特。

「喂。幫我把衣服脫了？我要去洗澡」

不知為什麼懶惰的妹妹在去洗澡之前一定會讓麗茲萊特來脫衣服。

「衣…衣服…還是自己脫比較好吧……」

大家都是年輕的女孩子所以麗茲萊特不太想這麼做。

「不行——！不幫我脫的話我就洗不成了！還有幫我洗頭髮！」

可是任性的妹妹不聽她的話，只是一味地向麗茲萊特提要求。

「好吧……」

雖然很困擾但麗茲萊特還是幫她脫了衣服。

打掃房間也好幫脫衣服也好，面對這些刁難麗茲萊特雖然很困擾，但姐姐妹妹都很可愛，所以並不是從心底裡討厭這些事。

她真正討厭的是繼母每天交代給她的工作。

「喂，別忘了打掃壁爐哦」

每天太陽升起的時候，繼母必定命令麗茲萊特去打掃壁爐。把壁爐裡的灰打掃乾淨，以便今天繼續使用。麗茲萊特搬進繼母家之後不久便開始了每天清掃壁爐的生活。

清掃沾滿灰的壁爐的時候頭髮也會沾上灰，她漂亮的金髮會變得滿是灰塵，所以她最討厭的就是繼母交代給她的這份工作。

「嗚嗚……」

每一天她都是一幅陰暗的表情，無言地忍受著繼母的刁難。每一天打掃壁爐的時候，她的頭髮都沾滿灰塵。本來漂亮的頭髮被弄髒，因此內心堆積了許多壓力，以至於她每天都是一幅雙眼無神、臉上烏雲密布、口中嘆息不停的樣子。

大家這樣稱呼這副姿態的她。

灰姑娘。

○

一直忍受著義姐妹還有繼母的刁難的麗茲萊特，有這樣一個夢想。

因為有這個夢想，她才能挺過這漫長的痛苦日子，這麼說也不為過。

「誒嘿嘿嘿嘿……嘿嘿……」

每天窩在自己的房間裡是她唯一的樂趣，進入這個不會被任何人打擾的只與孤獨作伴的空間，她獨自跪在角落裡，氣息凌亂。

「王子大人……王子大人啊啊……誒嘿嘿……喜歡……」

那個忍受著義姐妹和繼母的刁難的孤獨又堅強的少女究竟去哪了。躲在自己的房間裡興奮起來的麗茲萊特手裡拿著的是這個國家的王子的照片（偷拍），甚至房間的牆上到處都是王子的照片（偷拍），這在任何人看來都是典型的跟蹤狂的房間。

麗茲萊特發自內心地愛著王子。

因為身份相差懸殊，她沒有和王子說過一句話，就算是回顧整個生涯，她也只曾在遠處看到過王子，恐怕王子根本不知道麗茲萊特的存在。

然而，自從小時候見到王子的那一瞬間開始，麗茲萊特的腦子裡就只剩下王子的事情了。義姐妹和繼母的刁難什麼的，硬要說起來根本沒什麼傷害，只要看著王子的照片（偷拍），她心中的那點不悅馬上就被吹飛，只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這就是麗茲萊特值得自豪的鋼鐵般堅強的內心。

「誒嘿嘿……等著我哦王子大人……馬上就去見你……誒嘿嘿……嘿嘿」





最近麗茲萊特鋼鐵般的內心愈發堅硬，就算是對她提出「快去買今天晚飯的材料！要是買來和菜譜不一樣的今天晚飯就不吃了」這種意義不明的要求，就算是義姐說「把我的房間重新裝修一遍，灰姑娘」，就算是義妹說「灰姑娘姐姐，幫我吹乾頭髮吧」，她也只是滿臉笑容地點頭說「十分樂意……誒嘿嘿」。她內心的強韌程度已然高到不正常，幾乎開始散發出受虐狂的氣質。

因為麗茲萊特的悲願馬上就要實現了。

「舞會……好期待……誒嘿嘿」

今年剛剛成年的王子有權有錢又有閑，於是在昨天心血來潮，嘟囔著「我是不是該結婚了？」，然後決定召開舞會。

「大家都可以隨便參加。我會在城堡準備高級料理招待大家。結婚當然是最終目標，但是並不一定在舞會上選擇結婚的對象，所以請大家抱著輕鬆的心情積極參加。嗯嗯不過只有可愛的女孩子才能來參加哦」

「不是說大家都可以隨便參加的嗎」「可愛的女孩子之外的都不算人嗎」

雖然在民眾的抨擊下差點炎上，但王子用自己的權力讓各新聞社閉嘴，然後用金錢收買不滿的民眾，最終避免了舞會的中止，而且決定在明日召開。這個國家的民眾對金錢和權力毫無辦法。

只要參加舞會就能和王子一起跳舞了，麗茲萊特因此精神煥發，就算每天遭受刁難，對她來說也算不了什麼。

「誒嘿嘿……誒嘿嘿」

然後今天她也一有空閑時間就窩在自己的房間，像是要舔上去一般深情注視著王子的照片（偷拍），不，其實平時已經在舔了，還有用鼻子聞氣味，還有用嘴去接吻，總之她嘗試了一切的方法去表達愛意。照片都變得濕漉漉的了，可她的興奮還是收不住。

簡直像是失心瘋。

自從舞會的消息傳來，麗茲萊特的腦子除了妄想和王子大人的甜蜜婚姻生活之外什麼都不幹了。

「……」

偷偷窺視著麗茲萊特的這副樣子——

「灰姑娘……」

義姐臉色發青。

「灰姑娘姐姐……」

義妹流下了眼淚。

「……這太嚴重了」

繼母嘆氣不止。

看到麗茲萊特這難以恭維的妄想癖，義理的姐妹和繼母對待她的方式越來越混亂應該也在情理之中吧。

○

我們在入國的那一瞬間，就感受到了王城熱鬧的氛圍。是因為明天即將召開的舞會吧。

王宮矗立在遠處，而周圍的街上則是圍繞著王宮建起的一排排低矮的建築，這裡到處都貼著即將在王宮召開的舞會的傳單。上面寫著「王子大人主辦的舞會，女性免費參加（僅限可愛的女孩子）」，舞會的企圖暴露無遺。

我剛剛來到這個國家，對這裡的情況不太了解，但是進了國門隨便找了家旅店剛把行李放下，我就看到了讓人十分不解的情景，這應該不會是這個國家的常態吧。

「呼呼呼……怎麼樣？明天的舞會我就穿這身去」

身穿豪華禮服的女性正在向朋友炫耀。

「……誒嘿嘿……只要用這個媚藥王子也是小事一樁……」

少女看著貨架上的商品露出微笑。

「你知道嗎？王子大人喜歡腳漂亮的女孩子」

「早聽說了，而且特別喜歡穿著高跟鞋的女孩子」

「為什麼是高跟鞋？」

「不是因為喜歡被踩嗎」

「王子……」

在鞋店裡，女人們一邊小聲聊著八卦一邊選購高跟鞋。

「我家女兒要去參加舞會呢」

「哦，我女兒也是」

「哈哈，大概我家女兒會被選中吧」

「不不不應該是我女兒」

「不不不」

「不不不不」

大叔們的聊天火星四射。

街上徹頭徹尾地被舞會感染了。

看來這裡的女性都夢想著皇後的生活，明天的舞會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伊蕾娜」

我呆呆地看著街上的人們的時候，芙蘭老師突然戳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接下來打算做什麼？」

什麼幹什麼？

「……老師難道是以為我會參加舞會嗎？」

「不不不」芙蘭老師搖搖頭說：

「其實我在這個國家有點事必須要做，所以接下來我們得分頭行動」

「嗯？必須要做的事情嗎」

我對這個模糊的說法起了疑心。

「難不成是去參加舞會？」

「是有工作在身啦，我對嫁入豪門可沒興趣」

「哦哦」

算了，反正我也不打算一整天都纏著老師，也沒有什麼拒絕的理由，只是老師始終不肯對我明說究竟是什麼工作，這讓我感到有點寂寞。

「好吧，我明白了」

總之我先同意了，然後雖然知道她不會說但我還是問道：

「……話說到底是什麼工作啊？」

「保密」

和我預想的一樣，芙蘭老師笑著把食指搭在了嘴唇上，然後說：

「晚上我會回來的，到時候一起去吃飯吧，我請客」

芙蘭老師說完就轉頭走了。

「……」

我對著老師的背影揮揮手。

誰都能看出來老師在向王宮進發。

「……」

這個人藏不住事呢……。

○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的單獨行動拉開了帷幕。

和以前旅行的時候一樣，一個人在街上閑逛，然而這次卻覺得有點寂寞，有點無聊。是因為旁邊和我說話的人突然消失的原因吧。

當然，我也並非單單愛著孤單寂寞，在以前的旅行中也有對此感到厭煩的時候，那時我一般會將掃帚變成人形來幫我消磨時間，可是這次如果將掃帚變成那位掃帚小姐的話，總有種「哎呦呦莫非是師傅不在又寂寞了嗎」這樣子被她挖苦的預感。

還是不要掃帚小姐幫忙了——

「不好了姐姐大人……這樣下去我們的灰姑娘姐姐就要……」

「啊啊……要是這時候有魔法師能幫我們的話……」

……。

當然，我只是一個不值一提的旅人，不會因為很閑就插手麻煩事去幫助別人。

所以，即便路邊有兩位正在嗚嗚嗚地哭泣的女性，我也只是單純地路過而已。

「不好了姐姐大人……這樣下去我們的灰姑娘姐姐就要……」

「啊啊……要是這時候有魔法師能幫我們的話……」

……。

不知怎的又有一模一樣的臺詞從視野外飄進來，我斷然無視。明明都已經走過去了，為什麼還能聽到，是回聲嗎？

「不好了姐姐大人……這樣下去我們的灰姑娘姐姐就要……」

「啊啊……要是這時候有魔法師能幫我們的話……」

……。

同樣的臺詞重複三次之後我終於回頭了。

我還沒愚蠢到會注意不到自己只是被單方面纏住了，看來剛才路過的時候她們看上了我所以跟蹤過來了。

背後的這兩人像是在對我估價一般偷偷地交談了起來。

「姐姐……這個人應該……」

「應該能用……還蠻可愛的……」

我皺了皺眉頭，說：

「有什麼事嗎」

「啊啊，不是的，沒有什麼事的！」

像是姐姐的那位搖搖頭。

「沒有事還要跟蹤我？」不妙的家夥。

「只是覺得那個女人好可愛啊然後就跟了上來」妹妹完全不認生的樣子。

「原來如此」

你這麼說就沒轍了呢。

「然後對可愛的你我們有一事相求」

姐姐對我低下了頭。剛才不是還說沒有事的，這麼快就忘了嗎。

原來只是有事要拜托我所以才跟蹤的嗎……雖說我也早就察覺到了。

「……那就聽你們說說吧，但是很不巧我現在忙得很，可能幫不上你們的忙」

這是假的。我閑得很。

「啊！真的嗎」

可是姐姐似乎認為我已經承諾要幫她們了的樣子，雙眼閃閃發光。

「其實……」

她開始講故事。

那是一個意義不明的，又有點奇怪的，但絕對不算無聊的故事。

○

「抱歉……能從頭再說明一遍嗎？」

啊啊伊蕾娜現在正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呢？那孩子肯定是在隨便消磨時間吧，說不定去觀光了？不過總是不走遠被卷進不妙的事件裡也是她的特質，她說不定正一臉不悅地被奇怪的人搭話……萬一聽說了什麼有趣的事說不定又會插手……老師我好擔心啊……。

我剛才大概是在想這些。

因此，玉座上的王子大人結合手勢與動作聲情並茂地講述的委托內容完全沒進到我腦子裡，他講的話就像蝴蝶一般飄來，然後又不知道飄到哪裡去了。

「啊啊……還要再說一遍嗎……？這種話不能多講的呀……這可是機密委托」

王子大人嘆了口氣。

他輕輕用手撩開閃閃發光的金髮，動作莫名其妙地色氣。

「唉……真沒辦法……」

他用像是在演歌劇一般誇張的語調說道：

「簡略來說，想讓魔女大人幫我尋找結婚的對象！想讓您擔任我的顧問！」

明明說是機密委托他自己卻說得這麼大聲。

「……」

啊啊原來如此，是這麼一回事啊，我想起來了。

實在是太無聊——不對，應該說是太俗氣完全不合他高貴的身份，所以我才沒想起來啊。自我反省自我反省。

簡單來說，王子大人似乎最近閑得發慌，突然產生了「好想和女孩子結婚，怎麼辦啊」這種欲望，然後想到了一個好主意：「開舞會來搭訕吧……」

反正他只是想結婚而已，也沒別的要緊的事。

「好好好，是想找對象是吧，那麼去相親怎麼樣呢」

我嘗試應用一般理論。

「唔」

可對於溫室裡長大的王子來說通用理論似乎講不通。

「我是自由戀愛至上主義……不太能認同相親呢，再者說，我這種身份的人去相親，只會引來一群拜金主義的女孩子吧」

「那就隱藏身份去相親怎麼樣」

「喂喂除了身份我可沒有別的優點了哦」

王子露出一副「真困擾啊這魔女在說什麼鬼啊」的表情，又聳聳肩長嘆一聲。真是個可憐的男人……。

「等一等，王子大人！」

就在這時，一位老人走進了王子的寢宮。

「什麼時候雇傭的顧問啊！老朽我可不同意！」

自稱老朽的這一位老年人似乎一直在偷聽王子大人的機密委托。

「閉嘴呀老爺子」

王子大人大聲說道。

「我可是一國的王子！為了和最棒的女孩子結婚我會不擇手段！」

堂堂正正地說了一通混賬話。

我掩面長嘆。

「呃……您那麼想要結婚嗎……？」

「是的，無論如何」

王子大人氣勢不減。

「話說魔女小姐，魔法師應該是能制做媚藥的吧？當然我只是聽說過而已」

可以的話請不要隨便暴露您那卑劣的內心好嗎……

「不可以，王子大人！媚藥之類的老朽我絕不允許！」

老爺子制止了王子大人的暴走。

「……話說魔女大人，真的能做出媚藥嗎……？」

老爺子，你……

不不不，話說回來。

「媚藥之類的不是和自由戀愛想去甚遠麼……」

「自由正是在無法逃脫的監牢中實現的」

那還算什麼自由。

算了算了，雖然他們的話非常脫線，但王子把我叫到這裡的理由並非媚藥什麼的。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是想讓我在舞會上幫忙向女孩子搭訕，對吧？」

有重要的事情想讓魔女大人幫忙——收到了這樣的委托急匆匆趕到王宮，仔細一問才發現只是青春期被性欲沖昏了頭腦的王子大人的青春期待有的下流的委托，我都要哭了。

早知道還不如和伊蕾娜一起去觀光，那還更有意義一點……

「不是的！你沒聽懂我的話呀！」

王子大人捶打著玉座，露出一絲怒意。哎呀哎呀？難道說剛才只是閒聊中的玩笑？說來也是，一國的王子就為了召開舞會找來魔女什麼的太奇怪了，王子才不會這麼做的，畢竟他又不是什麼人渣。

「我想找的是可以用堅硬的高跟鞋踩踏我的女孩子，並不是單純的結婚對象，這一點注意一下」

果然只是個人渣。

「不可以，王子大人！」

老爺子又喊道：

「那是老朽我的願望呀」

老爺子，你……

「還有希望在踩踏的同時能用看垃圾一樣的眼神看過來」

「我懂的」

王子大人……

真虧這個國家能撐到現在。

「就是這樣，拜托了，魔女大人」

「……」

什麼就是這樣啊。

「我必須得協助嗎……」

「哈—哈—哈」

王子大人十分愉快地笑著回答說：

「不不不，拒絕也沒關係，只是到時候您就沒辦法出國了」

「……」

也就是說我沒有拒絕權嘍……？

王子大人確實是個無可救藥的人渣呢。

○

「治理一國的王子是個人渣……？真的嗎」

根據我在路邊遇到的這對姐妹所說的，一年之前搬進她們家的麗茲萊特小姐無可救藥地迷上了王子，所以想委托我幫忙做些什麼。

勸不知分寸地戀慕著一國王子的女孩子放棄戀情，說些類似「就算參加了舞會王子大人也不會相中你哦」之類的話，然後再用魔法的力量妥善地處理一下——我本以為是這麼一回事，但現實比小說還要離奇。

她們把我招待進家，說出了難以想象的事實。

「實際上我們曾作為女僕為王家工作過，有一次打掃王子大人的房間時……」

姐姐抽泣起來。

妹妹把手搭在姐姐的肩上接著說道：

「……床下藏著好多變態性癖的雜誌……」

「……」

好像也沒嚴重到要哭的樣子吧。

「畢竟是年輕的男孩子嘛，有那種興趣也不奇怪吧」

可是姐姐嗚嗚嗚地哭得更厲害了。

「要是普通的書我才不會這麼狼狽！可是……怎麼都沒想到王子大人居然這麼下流……」

看來這兩人也曾像麗茲萊特小姐一樣對王子大人抱有過憧憬，只是發現了床下的那玩意之後完全失望了，在她們看來那只是披著王子的皮的畜生了。

到底是什麼書這麼恐怖啊？雖然有些好奇但我決定先商量正事。

「你們想讓我幫忙，讓那位戀慕著王子大人的麗茲萊特小姐清醒過來，對吧？」

妹妹點點頭回答說：

「絕不能把我們最可愛的灰姑娘姐姐讓給那種下流男！幫幫我們！魔女小姐！」

「你們自己去說服她不就行了嗎」

我十分疑惑，這種程度的問題值得特意找魔女幫忙嗎？

「……我們一開始也試著說服她，那個男人是怎樣的人渣，我們一五一十地都告訴她了……」

姐姐說著說著低下了頭。

那是在她們的母親和麗茲萊特小姐的父親剛剛再婚之後。

「誒？麗茲萊特你喜歡…王子大人嗎……？」

剛剛成為一家人的時候，姐姐被招待進了麗茲萊特小姐的房間後，吞吞吐吐地問道。

「誒？姐姐大人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牆上到處貼著王子的照片（偷拍）。

何等可悲，純潔無邪的美麗少女，竟會如此愛慕著外貌還算可以但內心已經爛透了的王子，這可不行。

姐姐親切地向她講述了真相。

「麗茲萊特，實際上一一」

姐姐告訴了麗茲萊特她在王子那裡工作時發現的東西，以及王子實際上是個有著變態性癖的危險男人這個事實。

了解了王子的本性她也就該放棄了吧，姐姐這麼想到。

然而。

「好過分！姐姐大人居然妨礙我的戀愛！姐姐大人最討厭了！」

結果姐姐被麗茲萊特小姐討厭了。

對於自見面那一刻起，一直對著麗茲萊特小姐可愛的外表小鹿亂撞的姐姐來說，這句話等同於死刑宣告，她甚至因此傷心到三天臥床不起。

那之後她也嘗試了正面側面各種方法想要讓麗茲萊特小姐清醒過來，平時一有機會就說王子的壞話。妹妹和繼母也嘗試用王子是個混賬東西這個事實去說服她。

可對她來說都是耳旁風。

最終，她們不得已使用了那一招，她們每一天都交代給麗茲萊特大量的工作，希望工作的繁忙能讓她忘記王子。這在外人看來就像是刁難她一樣。

這就是事件的始末。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只會起反效果呢」

「是反效果嗎」

姐姐疑惑地歪歪頭。

「戀情越是有人阻礙就越會熊熊燃燒，你們這樣插手她只會越陷越深哦」

「……」

姐姐消沈地縮了下去。

「那我們做的事都白費了嗎……」

「只看現狀的話，確實」

既然麗茲萊特小姐想著要去參加舞會，那麼毫無疑問她對王子大人的戀情還沒有消退，說不定反而燃燒得更厲害了呢。

「那些先不管！拜托了！魔女大人！我們不能把那孩子送給王子！請幫幫我！」

姐姐纏著我不放。

「我也是！幫幫我們吧！要是灰姑娘姐姐不在誰來給我洗頭髮呀！」

你自己洗不就得了……？

「……」

我深思了一小會。

確實我很閑，幫她們也不是不行——只是

「只要在舞會上王子大人不相中她不就平安無事了？不用這麼擔憂吧？」

舉個簡單的例子，「那個討厭的家夥買了張彩票！這樣下去他要成為有錢人了！絕不允許！」這樣自顧自地生氣實在是不合邏輯，而她們向我提出的委托也是如此難以理解。

可是我的疑問讓姐姐激怒了。

「您說的這是什麼話！那孩子去參加舞會的話可就糟了！因為她太可愛了」

你才是說什麼話呢，完全聽不懂呢，可是這個氣氛我也不敢還嘴，只是「啊，哈哈……」地笑著糊弄過去。

「灰姑娘姐姐世界第一可愛所以王子肯定會愛上她的。你是笨蛋嗎？」

然後又被妹妹痛批了一番，我人都呆住了，只作出「啊，是這樣啊……」的回應。

「總之請魔女小姐趕快讓那孩子對王子死心」

姐姐果斷地說道。

「……」

不是的，話說回來。

「只要不讓她去參加舞會不就行了嗎」

我嘗試應用一般理論。

雖然我多少也感覺到了，都怪那個有著變態性癖的王子，現在對她們說這些已經行不通了。

事實如我所料。

「別說蠢話！」

「我們也想看灰姑娘醬穿禮服的樣子呀！」

「……」

難道是看了王子藏在床下的書之後她們腦子裡也進去那玩意了嗎？

○

工作就是工作，抱怨也沒用。要是被她們招待進家的時候說「哎呀還是覺得好麻煩所以我先走了拜拜」之類的拒絕掉的話，和正常人相去甚遠的那兩位指不定會對我做出什麼事來。

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那就是我們的灰姑娘醬」

姐姐和我在暗處窺視著廚房。視野的前方，一位漂亮的金髮被灰弄髒了的少女在打掃壁爐。

還有一位女性一動不動地站在後方注視著她，想來是她的繼母。

「……斯哈……斯哈……」

到底是怎麼回事，繼母看起來相當痛苦的樣子。

「那個，你們的媽媽是不是生病了啊」

妹妹斷然搖頭。

「那不是生病了哦」

姐姐說道。

那到底是什麼。

「那是被正在工作的灰姑娘姐姐萌到了哦」

原來如此果然是生病了。

「拜托了魔女小姐，請一定要讓灰姑娘醬幸福……！」

「……」

反正我覺得有這種家人灰姑娘小姐是幸福不了了……

算了算了。

開始工作。

「你好」

我突然從她們兩個後面鉆出來。

「哎呀，你是？」

繼母迅速轉過身，動作快到完全看不出上一秒她還在喘著粗氣，看來只有看著灰姑娘醬的時候才會進入那個興奮狀態。

「我是令媛的朋友」

「……」

繼母和躲在我身後的姐妹交換了下眼神，然後微笑著說：

「你好啊魔女小姐，有什麼事嗎？」

要是沒看到剛才可疑的舉動的話我就會以為她是一位普通的母親了。

「可以讓我和麗茲萊特小姐說說話嗎？」

「嗯，當然可以，那孩子也是我們家的寶貝女兒呢，要好好相處哦」

然後她馬上和躲在暗處的那兩人會合。

「那孩子挺可愛的呢……」

「是啊，雖然比不上我的灰姑娘」

「說的是啊，但是灰姑娘姐姐是我的」

「……」

我都聽到了哦……

感覺到背後一股要開始爭端的氛圍，我趕緊逃開，往前一步，戳了戳正在打掃壁爐的麗茲萊特小姐的肩膀。

「你好」

「呀！」

她就像被驚嚇到的小動物一般顫抖了一下，然後回過頭。

「……啊…你…你好」

超級認生。

「灰姑娘好可愛」

「灰姑娘姐姐好可愛」

「……斯哈……斯哈……」

背後傳來了奇怪的聲音但我拼命裝出一副沒聽到的樣子。

在這種地方待久了就連我也會變得奇怪……也說不定。

趕緊做完工作回去吧。

「你喜歡王子大人嗎？」

「……！」

被我這麼一問，她做出了十分好懂的反應。

「為，為什麼知道……！是誰說的啊！是誰！」

麗茲萊特用力抓住我的裙子。

「喂！……」

幹什麼呢這家夥。

「不是的，我是看到你就懂了……」

我輕輕抽打她的手。

「看到我就懂了……這是什麼意思？魔女小姐只要看人一眼就能知道那人的底細嗎？」

「啊……是的，對的，我看一眼就行」

我繼續抽打她的手。

「對了，我還知道王子大人的底細哦」

「……！」

她終於肯鬆開手了。我一邊整理凌亂的衣服一邊看著坐在地上的灰姑娘小姐說道：

「你想知道嗎？」

「……！」

她如同壞掉的人偶一般僵硬地點點頭。

那就讓我來告訴你吧。

「他是個人渣」

「人渣……」

「還是個沒人性的畜生」

「畜生……」

「而且還有特殊性癖」

「特殊性癖……」

「被高跟鞋踩會很興奮」

「被高跟鞋踩會很興奮……」

雖然有一部分是我現場編的，但王子大人給人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從姐姐們那裡聽來的王子大人的壞話似乎在她腦中被轉換成了「因為討厭我所以故意說的假話」，那麼讓第三者來說又如何呢？

這下多少能對她的內心造成一些影響了吧。

「……是，那樣啊……」

麗茲萊特緩緩地低下頭。

看來我成功了。我轉過身，向一直在窺視這邊的姐妹和繼母走去。

「聽到那個她應該已經放棄了」

連魔法都用不著呢——我得意洋洋的。

然而。

「……」

姐姐注視著我的背後。

「不可能因為他人的話就放棄的……」

她視線的前方，是麗茲萊特小姐。

「庫庫庫……」

居然在笑。

「身為王子卻是個人渣……太棒了……喜歡」

而且還說了意義不明的話出來。

原來如此看來不管說什麼都會當成優點呢，已經病到這一步了呢。

「戀愛是盲目的」在她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

我回頭對姐妹說：

「那個家夥和王子大人不是挺般配的嗎」

「所以我們才頭痛呢」

姐姐掩面長嘆。

○

麗茲萊特小姐對王子大人的好感度已經遠超我的想象，不管我說什麼她的愛都沒辦法冷卻下來。

我也失去了理智開始胡編亂造一些王子大人的壞話。

「你知道嗎？王子大人其實男女關係很混亂的哦」

「畢竟是那麼受歡迎的人……沒辦法啦……」

這就寬恕了，何等寬廣的心胸。

「聽說王子大人的體臭隔著衣服都聞得到哦」

「Qun」（小鹿亂撞的聲音）

不知為什麼她興奮了起來。

「據說王子大人有喜歡的人了哦」

我試圖從側面入手。

「只要造出既成事實就……」

卻催生了可怕的想法。

一句話總結：

「已經無可救藥了呢」

這只能乖乖投降了。完全攻不進去。這算什麼？她難道被王子灌了媚藥了嗎？

「這下該明白了吧？從正面出擊不會有任何效果的哦……」

早就束手無策的姐姐嘆了口氣。

「這樣下去我們的灰姑娘姐姐要被男人搶走了……」

「魔女小姐快想想辦法！」

真頭痛啊。這對姐妹也真是的，腦袋裡除了麗茲萊特小姐別人的事完全不考慮，明明我都做嘗試了那麼多方法了她們還是一邊哭一邊哀求我。

我真的不行。

說實話我真的想就這麼逃走算了，可是，既然已經上了她們的賊船，逃跑實在不像話。

可是都已經嘗試了這麼多了還是不行，難道不是無可救……？

「果然魔女小姐也做不到呢……」

在哭作一團的姐妹身後，繼母長嘆一聲。

「看來只能使出最終手段了呢」

繼母的視線落到我身上。

「……？」

什麼？我歪歪頭。繼母接著說：

「為了守護我們的灰姑娘不被王子的魔爪奪去，有一個最快的方法」

嗯嗯。從一開始就用那個方法不就好了？

姐妹面面相覷。

「母親大人……必須要做那個嗎？」

姐姐的聲音透出畏怯。

話說「那個」是啥？

「您打算獻上活祭品呢……」

妹妹擡頭看向母親，雙眼含著淚水。

話說活祭品又是啥？

「沒有別的辦法了……守護我們的灰姑娘的方法，只剩這一個了……」

繼母站起身來。

「……」

話說为啥要盯著我？

○

「累死了……」

人在渴望戀愛的時候都會失去理性的嗎？雖然成人了但腦中還是青春
期那一套的王子大人跟我講完委托的事之後，我回到了旅館。

在講述了自己的諸多妄想之後，王子大人提出了這樣一個方案：

「總之明天會招待許多女孩子來舞會，你就先混入其中給她們下媚藥
吧」

「不不不，我不會制作媚藥的」

「哈—哈—哈—，別騙我了，身為魔女之人怎麼可能連媚藥都做不出
來！」

「不是的，我真的不行」

「總之明天就看你的了」

「……」

王子大人實在是高看我了，對於男女交際不感冒的我來說，既沒有制作那種藥的契機也沒有試驗用的小白鼠，恐怕這輩子都實現不了王子大人的要求。

而且去街上看看就知道，想要參加舞會的女孩子要多少有多少，根本沒有做媚藥的必要。

只要從那些女孩子中找出真正愛著王子的那一位介紹給他也就滿意了吧。

「……」

可是尋找戀愛中的少女這件事也難上天了。

本來戀情就是藏在內心的東西，誰能知道誰戀慕著誰呢？

雖說也有好懂的，那種不確定是不是戀情，但對那份感情困惑不已，因此煩惱憂愁而總是莫名其妙地唉聲嘆氣的人是很好懂的，但是別的類型不會那麼明顯，所以還是難找。

「……唉」

舉個例子，現在伊蕾娜正散漫地看著窗外唉聲嘆氣，誰要是變成她那個樣子，準是戀愛了。

當然，如果是熟人的話即便是些微的變化也能注意到，但我就一個外地人，別說熟了連認識都不認識，到哪去找愛著王子的女孩子呢？

「喂喂伊蕾娜，你怎麼了？有什麼煩心事嗎？」

「啊……老師，是您啊，歡迎回來」

「……」

再舉個例子，伊蕾娜現在跟丟了魂似的完全注意不到周圍發生了什麼，誰要是變成她那個樣子……誒？不對不對……誒誒？

「……發生什麼事了嗎？」

再補充一點，戀愛的人是不會輕易把心頭那莫名其妙的煩惱告訴別人的。

「……不，沒什麼」

「……」

而且拒絕坦白之後還會發出無比惆悵的嘆息。

「……唉」

就像她一樣。

「……」

喂喂。

我稍微一會沒盯住就發生了什麼嗎？

「老師……會制作媚藥嗎」

「????????」我的天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

「伊，伊蕾娜……？」





我只是半天沒陪在旁邊而已在伊蕾娜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算了那孩子就是那種性格應該沒問題的但是萬一我說萬一不會是在街上遇到哪個男人然後戀愛了吧不不不按伊蕾娜的性格那種事不可能發生的不可能不可能可是眼前的伊蕾娜怎麼看都是一幅戀愛中的少女的樣子我到底該怎麼辦啊怎麼辦啊雖然不知道該怎麼搭話但這麼猶豫下去也沒用

於是我強打起精神，小心翼翼地問道：

「那個……？我不在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嗎……？」

「……」

可怕的沈默持續了很久，之後伊蕾娜只說出了兩個字：

「……沒……沒有」

「……」

話說回來到底是誰家的毛頭小子居然能讓伊蕾娜戀愛了？

「老師今天去見了王子大人對吧？」

「誒？嗯嗯……我是去見了王子……」

「王子大人是怎樣的人呢？」

「！」

難不成，喜歡上了王子……？不會吧……？

「伊蕾娜……」

從小看到大的愛徒居然在不到半天時間裡喜歡上了那種只能用人渣來形容的男人，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我不自覺地抽泣了起來。真的是造化弄人……。

「？誒……？為什麼哭了……？好嚇人……」

在早知道會有這檔子事我就該不管什麼王子的委托然後帶著伊蕾娜去逛街的這種後悔的折磨下我徹夜未眠。

○

那一天我的心情從早上開始就糟糕透頂。

「很合身哦魔女小姐！這下搞定王子也是小菜一碟！」

「好可愛！」

看到我穿上禮服的樣子，姐妹和繼母三人異口同聲地稱贊道。

「除了胸部有點不夠其它都好可愛！」

混進去了一句多余的話呢。

縱使心中有一萬個不情願我還是穿上了這身禮服。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追根溯源，這都怪繼母提出的那個狗屎方案。

「只要魔女小姐去參加舞會然後迷倒王子不就萬事大吉了嗎？」

所以萬事大吉的要素在哪裡。在我一頭霧水的時候，繼母又繼續解釋道：

「魔女小姐俘獲王子的心，裝作要結婚的樣子然後再狠狠甩掉他，這樣他就再也不敢只看臉找對象了，不是嗎？」

看你一臉得意還以為想到了什麼天衣無縫的好方案呢，還有你那意思我只有一張臉能看？

「這樣一來大家都能幸福了！」

有其母必有其女，那對姐妹也在旁邊一齊起哄。

可是只有我一個人會變得不幸哦……？

「反正訂婚之後立刻逃走就行了」

妹妹說道。

「逃走的時候還可以順走一些王宮裡值錢的東西」

然後姐姐湊到我耳邊吐露出了惡魔的竊竊私語。

這對姐妹到底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怎麼可能幹順手牽羊這種事呢」

我可是魔女哦？不要小看我。

「要幹的話就幹票大的」

說實話當時的我大概是被這一家的邪氣給感染了突然幹勁就上來了，但回到旅館細細一想，即便能拿到王宮裡那些值錢的東西，和王子假結婚這件事還是太麻煩了，我後悔死了。

所以今天，繼母給我穿禮服的時候我也打不起精神來，只是一個勁地小聲抱怨「好麻煩啊……」。

「別那麼說嘛」

繼母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灰姑娘醬那一邊就交給我們處理。為了爭取時間，我們會交代給她巨多的工作，你就趁那個時間趕快迷倒王子」

「……唉」

我無話可說，只得嘆氣。

總之，因為這樣那樣的緣由，我必須得去參加舞會了。

○

太陽西斜的傍晚。

王宮的門打開了，身著華麗衣裝的女性們一齊湧了進來，這些拜金女性急行軍的樣子就像是野生動物為了獲取食物而進行的大遷徙一般。

究竟裡面有沒有愛著王子大人的少女呢？我一時半會是分辨不出來。

「聽好了，魔女小姐，要是我相中了哪個女孩子你就用些手段撮合一下我們，最好是偽裝成偶然遇見的樣子，絕不能暴露我其實很饑渴的事實，她們會幻滅的。拜托了」

「……」

不不不在您宣布召開舞會的時候就已經暴露了哦。

會場裡不斷有女孩子進來，當然，男性也並非只有王子一個，畢竟是正式的舞會。過了一會，男性也開始進場。

「忘記說了那些男人都是我請的群眾演員」

一言以蔽之，不感興趣的女孩子就交給群眾演員去接待，王子是在打這個小算盤。王子大人堂堂正正地幹著人渣的勾當。

「……話說群眾演員裡怎麼混進去了一位老人？」

「老爺子說也想參加」

「老爺子，你……」

據說，參加舞會的理由是「生涯遲來的第二春」

「魔女小姐你覺得怎麼樣，看上哪一個了？」

「嗯嗯……」

全員無一例外，都是舞會還沒開始就被餐桌上的料理迷得神魂顛倒的女孩子呢。

野生動物的大群。簡直像是野生動物在草原上成群結隊覓食的樣子……

看來這會場裡沒有真正渴求著與王子大人的邂逅的少女呢。

於是。

「沒有一個配得上王子大人的」

我沒說謊哦，只是換個角度說而已，畢竟那些女孩子確實不符合要求。

「是嗎……」

王子大人垂下了頭，但又馬上一躍而起。

「不不不你看那邊，我找到了」

怎麼會？怎麼會有人蠢到想和這種王子結婚？我是不信。

「你看！就在那邊！」

我看向王子大人指的方向。

「……」

咋一看年齡在18歲左右，灰色頭髮、琉璃色眼睛、身穿漂亮的白色禮服、手中拿著一個大袋子。

對豪華的葷菜沒什麼興趣的樣子，反倒是把作為小食端上來的麵包一個個地往袋子裡裝，形跡可疑。

這位無比眼熟的少女究竟是誰。

……

怎麼看都是伊蕾娜本人。

「那孩子真不錯呢……」

您說什麼呢。

「那孩子不行」

「為什麼？」

「比起男人她更喜歡麵包和錢」

「那她是來做什麼的」

「來偷麵包和錢」

「那不是人渣嗎」

「就是這樣，還請您三思」

我沒說謊。

可是和我預想的一樣，她果然來舞會了呢……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不會是真的喜歡上王子了吧。不不不根據我的觀察，她很可能只是被麵包吸引過來了而已。

我暫時還不了解她的真意。

「可是她好可愛啊……」

喂喂您說什麼呢。

「她可是來舞會偷麵包的家夥哦」

「這種調皮的性格也不錯」

看來王子大人是眼瞎了呢。

「你去找那孩子搭話看看吧」

王子大人下了命令。

「……」

真是不幸中的萬幸。

「遵命」

借這個機會趕緊讓她逃走吧。

○

我一門心思地把麵包一個接一個裝進袋子裡。王宮召開的舞會上呈上的麵包和路邊攤的貨果然不一樣，不僅軟綿綿的還散發著熱氣，這種麵包我能吃到撐。

真是好麵包呀……

要不乾脆不管繼母她們的委托趕緊回旅館享用好了。

「伊蕾娜……別那樣……」

在我裝下無數個麵包之後，突然不知道從哪裡傳來了耳熟的聲音。

「伊蕾娜……別幹那種丟人的事了……」

我四處張望了一番，並沒有誰在跟我搭話，也沒有誰在看著我。

「……？」

喂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是哪位」

雖然聽起來是芙蘭老師的聲音，但以防萬一。

謎之聲音回答了我。

「我是你的良心」

「我的良心……？」

「為了阻止你在舞會上偷麵包而從你內心跑出來的良心……」

……

這肯定是芙蘭老師躲在某處搞的鬼。

「你在做什麼呢老師」

估計是用魔法直接將聲音傳到了我大腦裡。

「不是的，我不是你的老師，是你的良心」

「很遺憾我的良心已經去世很久了」

「不對……你一定……也有……良心的，其實不是為了偷麵包來這兒的——」

「姆唔」（嚼東西）

「和別人講話時請不要吃東西」

「話說老師你在哪裡？我到處都找不到你呢」

「我正在遠處看著你——不對不對剛才是開玩笑，我是你的良心」

芙蘭老師——不對，是我的良心清了清嗓子，說道：

「我正在與你的心直接交流」

果然老師不會撒謊啊。

「老師你之前說的工作就是出席舞會嗎」

「不是的，我只是來幫忙的」

「你還說你不是老師」

「啊……不對，不是的，別管那個了。話說你為什麼來舞會了？不會真的是來偷麵包的吧」

「我的良心連這點事都不知道嗎？」

「……」

她沈默了許久。

這下石錘了。芙蘭老師肯定是因為工作什麼的才潛伏在這個會場裡。

反正不可能和我目的相同。

「喂喂，我們家的麵包還好吃嗎」

我的目標突然冒了出來，這位有著漂亮金髮的男性站在我面前露出了爽朗的笑容，在一般人看來他的外貌應該頗具魅力。

「我是本國的王子，你呢？」

「姆唔」（嚼東西）

「麵包等會再吃行嗎」

「我是灰之魔女，伊蕾娜」

我邊吃邊說。

「哇，是魔女嗎！」

王子大人不知為何很高興。

「那你應該會好多魔法嘍」

「嗯，畢竟我是魔女嘛」

「像是用鞭子抽打人的魔法、將疼痛放大到3000倍的魔法、用蔑視的眼神看別人的魔法你應該也會吧」

「……」

「啊啊！不用現在就放魔法的！不過那眼神真不錯呢！」

「……」

原來如此確實是個混賬東西呢……

「伊蕾娜……伊蕾娜」

此時我的良心（芙蘭老師）又向我的大腦直接傳話了。

「快逃走……那個男人是個人渣……不是你想象的那種王子……」

「不不不其實和我預想的差不多……」

「天吶……！你喜歡這種的嗎……」

不知為何芙蘭老師似乎深受打擊，看來是有誤會呢。

「……那個，我沒打算和這個男人談戀愛哦」

「啊，是嗎」

芙蘭老師的聲音一下子又精神了。

「那為什麼要參加舞會？」

「……那就說來話長了，總之我現在必須要讓這個男人迷上我」

「哦……………
……………是這樣啊」

沈默持續了許久。

我說錯了什麼嗎。

「其實我有工作在身」

「嗯」

芙蘭老師的聲音逐漸失去了生氣，我選擇了無視。

「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女性，她從心底愛著這位王子大人，可是深愛著她的繼母和義姐妹也不想放手，於是她們委托我來阻止他們兩個結婚」

「就算她來參加舞會也不一定被王子大人相中吧？不是嗎？」

「……我也這麼勸過，「她正好是王子大人喜歡的類型所以王子大人必定會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她們是這麼解釋的」

「原來如此，意義不明呢」

「……說的是啊」

「可是見到這個王子後我突然能理解了」

「我也是」

王子大人依舊是一副青春期欲求不滿的樣子。

「話說回來你可真可愛呢，家住哪兒，有戀人了嗎」

似乎他都沒注意到我正在和芙蘭老師悄悄對話，那先無視他好了。

「……可是，伊蕾娜，你不是真的要和王子交往對吧？只是因為工作關係，對吧？」

「是啊」

芙蘭老師忘記了自己是良心的設定，又恢復了師傅的口氣。

「那我放心了，我還以為你準是逛著逛著街喜歡上了誰呢……」

「原來我在您眼中是會對街上的路人一見鐘情的輕浮女人嗎」

真沒禮貌。

「我明白了」

芙蘭老師終於恢復了平常溫柔的語調，又說道：

「可是，犧牲自己去迷倒王子這種事我有點無法認同，沒必要做到這一步吧」

「……」

那個趁機順走王宮裡的值錢東西的計劃還是不告訴她為好。

「並不需要你來出手，伊蕾娜，雖然你是你包下的工作，但我也可以幫你」

「……？」

我驚訝地張大了嘴。

過了一會兒，芙蘭老師的聲音又清晰地傳到了我腦中。

「我準備了替身哦」

「……替身？」

「嗯嗯，其實我找來了真正愛著王子的奇女子，考慮到王子的奇特性癖他們可以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老師說完，「啪嗒」一聲，舞會會場的門突然被強行打開了。

「這，這裡就是……！召開舞會的地方呢……！」

伴隨著「誒嘿嘿」的笑聲，美麗的金髮少女出現了。

好像在哪見過她。

……

「老師」

「嗯」

我對著不知藏在何處的老師嘆了口氣。

「我被委托必須要保護的人，就是她」

「我叫麗茲萊特」

亂入舞會的她報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後向著王子大人筆直走去。

○

看來必須解釋一下芙蘭老師是怎麼在完全不認識的情況下將麗茲萊特帶到舞會來的。

兩人是在預定召開舞會的那一天的早上相遇的。

接受了王子大人的委托後，芙蘭老師百無聊賴地遊蕩在大街上。

「那孩子真不錯呢，你去想辦法讓她迷上我吧」

按照老師的預想，舞會一旦開始恐怕王子大人會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這無論如何都要規避。趕快找到真正戀慕著王子大人的少女，然後使手段引誘她去參加舞會，最後在舞會上把她和王子撮合在一起才是上上策。

因此，芙蘭老師在街上四處轉悠，尋找著和王子大人般配的少女。

然而，街上的女孩子們都是一些小騙子。

「反正只要裝作喜歡王子的樣子就能大賺一筆對吧？太棒了」

「免費的晚餐？我一定要去！」

她們雖然參加舞會，但一個個都抱著不純的動機。

「啊啊，好多伊蕾娜」

面對這樣一番情景，芙蘭老師甚至說起了胡話。

總之，正經的女孩子一個都找不到，芙蘭老師陷入了困境。

「誒嘿嘿……做完這件工作……就能去舞會了呢……嘿嘿……」

正經的女孩子一個都找不到。

「……」

在街上的女孩子們都打算參加舞會大快朵頤的時候，真正期待著與王子大人見面的女孩子反倒是最不正經的那個。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在街上遊蕩了一陣之後，芙蘭老師找到了她。

「王子大人……喜歡」

一邊嘟囔著難以理解的話語一邊買東西的奇怪少女。

「……」

芙蘭老師看了一眼馬上了解了情況：

「啊這孩子一定很喜歡王子大人吧，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然後靈機一動：

「對了，就把這孩子和王子大人撮合成一對吧」

於是，芙蘭老師拍拍她的肩膀。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

問了一個過於唐突的問題。

「你是不是喜歡王子大人？」

「呀——！」

她——麗茲萊特發出了驚嚇的叫聲。

「為，為什麼知道……！你是誰……？」

「我是路過的魔女」

老師沒說謊。

「看到你很困擾的樣子就來搭話了，因為我是善良的魔女」

滿嘴跑火車呢。

「你戀慕著王子，卻苦於無法相見……是吧？」

「……」

「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幫助……我……？」

話說一般人面對這種突然出現在眼前的奇怪魔女不可能點頭說好的吧，反倒是會說「搞什麼鬼呢快滾啊」之類的，說不定還會扔石頭呢。

「誒……你會……幫助我嗎……？」

可是麗茲萊特小姐果然不是一般人，她立馬點頭同意。

「……好高興！謝謝你！」

甚至還洋溢著感激之情。

就個人而言，我更擔心麗茲萊特小姐以後萬一遇上詐騙分子該怎麼辦，但多余的擔心就先按下不表。

「請你務必去參加舞會，到時候，我會協助你促成你和王子大人的婚事」

「但是……我還有工作……」

「什麼工作？」

「去商場買東西。這是媽媽交代我的……」

繼母她們為了阻止麗茲萊特小姐參加舞會布置了許多工作給她。

「嗯嗯，買東西啊，話說你家在哪裡？」

「那個就是」

麗茲萊特小姐指了指自家。

「原來就在那裡啊」

芙蘭老師揮動魔杖。

「……」

麗茲萊特小姐注視著自家房子，那裡突然降下了奇怪的霧氣。

「那個，那個是？」

「我已經讓他們都睡著了，這樣要求你工作的人就消失了。來，準備參加舞會吧」

芙蘭老師講了一通歪理讓麗茲萊特小姐放下了工作。實際上她只是生成了一陣霧而已，誰都沒有睡著。

「……好厲害！這就是魔女的力量……！」

輕易就被芙蘭老師忽悠進去的麗茲萊特小姐果然不是一般人。

「讓我為你換身衣服吧」

參加舞會需要與之相襯的服裝。芙蘭老師把魔杖對準了麗茲萊特小姐。

芙蘭老師已經和王子大人見過面了，還接受了工作委托，當然，王子大人那糟糕的性癖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把麗茲萊特小姐包裝成王子大人喜歡的樣子簡直是小菜一碟。

輕輕揮動了幾下魔杖，麗茲萊特小姐身上土裡土氣的衣服就變成了美麗的禮服。

「……」

以紅與黑為主色調的皮制洋裝、尖尖的高跟鞋、再加上腰上別著的鞭子，別說與舞會不合了，甚至還給人一種接下來要去把誰狠狠修理一頓的感覺。

這可不是芙蘭老師的興趣。

「要是有一個女生穿著這一身來了，我絕對會一見鐘情，絕對」

昨天，王子大人一邊說著意義不明的話一邊塞給了芙蘭老師一張衣服的照片。

恐怕是「要是合適的女生就讓她穿上這個」的意思吧。

也就王子大人覺得這一身和舞會很搭了。

「……那個，因為王子大人喜歡這種衣服……」

竟然讓楚楚可憐的少女換上這身打扮，想必芙蘭老師心裡也滿是罪惡感吧。

「沒事……我不在意的……」

麗茲萊特小姐卻捂著自己的胸口說起了胡話。

「好興奮吶……」

「天哪」

啊這個人和王子大人可真般配呀……芙蘭老師暗暗想到。

就這樣，芙蘭老師帶麗茲萊特小姐來參加了舞會。

○

「你們的委托我沒能達成，非常抱歉」

舞會結束之後，我回到了麗茲萊特家，向繼母她們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芙蘭老師的暗中作祟我實在是沒有料到，意外失手了。只能謝罪了。

我已經做好了被罵到體無完膚的心理準備。

然而。

「是這樣啊……」

繼母卻十分冷靜。

「也就是說我們的麗茲萊特變成了人妻呢……」

啊我說錯了她一定都不冷靜呢。

「……」

一直閉口不言的姐姐突然對人妻這個詞有了反應。

「人妻屬性……這個可以有」

什麼可以有？她在說什麼呢。

「唔姆唔姆……」

妹妹也點點頭。

「灰姑娘姐姐又獲得了新的屬性倒不如說可喜可……」

「你們真是樂天派呢」

所以我根本不用努力的對吧？早拿出這份樂觀不就得了。

而且實際上，麗茲萊特小姐和王子大人的訂婚對於國家來說也並非壞事。

舞會結束之後我們在這個國家留駐了一段時間，並沒有聽到王子大人和麗茲萊特小姐的醜聞什麼的。

反倒是聽說王子大人成長為了一個穩重的男人。

這是為什麼呢。

「肯定是因為找到了理想的對象，已經不想再做蠢事了吧」

芙蘭老師說道。

「……那是什麼理論？」

「大家在喜歡的人面前肯定不想做蠢事的，肯定是拼命展現自己最棒的一面哦」

「……」

不不不，我覺得那位王子大人沒有哪一面是值得肯定的。

「以後，王子大人說不定也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哦——大概五成幾率吧」

「……衷心祝願吧」

畢竟我們也不希望下次來這個國家再遇上他的麻煩。

我和老師一邊閑聊著一邊向著國境門走去。

就在這時，芙蘭老師唐突地問道：

「話說伊蕾娜，你喜歡什麼類型的？」

喂喂。

「幹嘛突然問這個」

「呃，突然很好奇伊蕾娜在什麼人面前才會想要表現自己」

「……」

自我表現的對象嗎。

我裝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然後沖老師笑了笑。

「保密」

估計芙蘭老師這輩子都沒機會理解我的感情了。

畢竟和老師不一樣，我很會藏哦。

第五章 使魔

在大宅子裡長大的她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

作為本國唯一的魔法師家族的後裔，她一直被囚禁於此。

「聽話。你必須要繼承我們家的血脈」

她每天一邊聽著祖母的說教，一邊接受著魔法的特訓。

而特訓的內容是，驅使使魔。

這正是她作為名門之後的使命。

「現在我把這顆菜放進箱子裡，施加變身魔法讓它變成活物」

祖母對她的特訓既困難又嚴厲，她深受其苦。她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魔法師，從來不曾理解學習魔法的理由。

「把箱子裡這只老鼠變成狗」

「你覺得這像狗嗎？真是的，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獨當一面」

「這麼下去估計連最基礎的使役使魔都做不到」

今天、明天、後天……她的生活暗無天日——除非拿出成績。

然而那從無可能。

因為她從心底厭惡魔法。

而喜歡的東西在別處。

「哎呀。又想做麵包嗎？」

生活中，她唯一的樂趣就是跟母親學習做麵包。每次母親下廚房的時候，她都會掐準時機找媽媽撒嬌，讓媽媽教她做麵包。

但說心裡話，做麵包只是借口。

只是想和母親在一起而已。

能理解她的只有母親一人。

「讓你受罪了呢——不過放心好了，你一定可以成為優秀的使魔師」

母親語重心長地說道：

「媽媽以前也被奶奶訓慘了呢，但是熬過去之後才成為了魔法師——我們家的一員了。奶奶也是對我們寄托了很大的期望，才會那麼嚴厲的——都說打是親罵是愛」

母親輕輕撫摸著她的頭。

在旁邊守著的狼也抖抖褐色的毛髮，搖起了尾巴，作為母親的使魔，它似乎有著和母親一樣的感情。

第一次走出宅邸，是在她十歲生日的時候。

作為生日的慶祝，母親把她帶到了街上，是因為封閉太久了吧，人來人往、平淡無奇的街道在她眼中也如同幻境。

作為這裡唯一的魔法師，母親很受大家的歡迎，每次外出都會被拜托幫忙做許多事。

修復打碎的杯子啦，找找丟失的錢包啦，總之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母親只是帶著溫和的微笑回答說：

「十分樂意」

她一直憧憬著傾聽他人願望的母親，希望能成為母親一樣的人。

有一次，母親帶她上街，確認四下無人後，對她這麼說道：

「告訴你個秘密哦，媽媽小的時候也很討厭學習魔法，就跟你一樣」
母親坦白說道：

「為什麼非得那麼拼命去學習魔法呢，我也曾經想過」

「……」

「長大後我就明白了，為了獲得能夠幫助別人的力量，那些辛苦是必需的」

為了向別人伸出援手，沒有一定的力量是不行的。

所以再辛苦也要忍耐過去。

母親如是說道。

「……」

她沈默了，並非無法理解母親的話，她只是沒有自信，懷疑自己成為不了母親那樣優秀的人。

看到這樣的她，母親摸摸她的頭。

「……對不起，明明才十歲，讓你受苦了」

然後，低聲對她說：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自己出去玩吧，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之後，你也一定能喜歡上魔法的」

「……可是」

她被禁止一個人離開宅子，現在能出來也是因為有母親的陪同。

宅邸內的苦修——魔法的特訓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在大門右邊大概三十步遠的地方，樹叢後面的圍欄上有一個小洞，從那裡可以到外面去」

母親悄悄對她說：

「媽媽以前也是個壞孩子呢」

她領教了母親的秘訣。從那之後，她一有空閑就溜出去，雖然知道這樣不好，而且讓奶奶知道了會受到可怕的懲罰，但有第一次就有下一次，她的膽子逐漸大起來，宅子裡經常不見她的身影。

即便是和母親一起走過的地方，獨自一人去的時候也會有不同的感受。

她行走在外面的世界，在這裡她不必在意任何人的目光，一切都顯得如此寬廣美麗、閃耀動人，但同時她也看到了黑暗的部分。自己一個人上過街之後，她才知道母親帶她上街時有特意去挑選治安良好的街道。

街道上有著許多人的身影，還有許多生物的身影。

她知道了不幸的人不止她一個。

她看到了因為工作上的失誤被嚴厲訓斥的成年人，還有無家可歸，睡在道邊的人。她看到了吃垃圾箱裡的東西來活命的野狗，還有被陷阱夾住，奄奄一息的老鼠。

還有小巷子裡渾身是血、快要死掉的這條小生命。

「——」

這是她和她的使魔的第一次相遇。

可是，在大宅子裡長大的她，還是太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又是那個夢」

少女揉著眼睛看向四周。她的周圍亮堂堂的，難懂的資料書像小山一樣堆積在桌子上，她的手邊放著筆，以及已經寫了一部分的文書。

似乎是寫著寫著睡著了。

寫了一部分的文書上面勾畫著潦草到不像字的墨線，還被沾濕了，不知道是汗還是淚。這種東西沒辦法讀。

「……」

她生著悶氣，把文書揉捏成團隨手丟了出去。沒人會來訓斥她，因為這是她的房間。

而且這間宅子裡面已經只剩她一個人了。

自半年前的那一天起，這間宅子裡的人就消失了。

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都丟了性命。

不管她把房間弄得再髒再亂，都不會有人來責備她。

「還得……還得再加把勁……」

她再次握緊了筆。

仿佛被惡靈附身一般，她嘴裡嘟囔著什麼，動起了筆。

○

「二位有使魔嗎？」

我們正在辦理靜寂之國巴拉德的入境手續時，政府工作人員把我們叫了過來。工作人員只對我們說「重要的事情」，然後把我們帶進了大門旁邊的一間辦公室。她在給門上了鎖之後向我們這樣問道。

使魔。

「沒有呢」

芙蘭老師搖搖頭。

「我也一樣」

我則是點點頭。

話說回來身為魔法師之人，大部分的事情都能自己想辦法解決，必須使役使魔才能做的事不多。使魔之類的現在已經被認為是傳統藝術了，擁有使魔的魔法師很稀有。

「是嗎……」

然而她聽到我們的回答之後露出了有些陰郁的表情。

哎呀哎呀。

「不會是不使役使魔的人無法入境什麼的吧？我們別說是擁有使魔了，就連使役使魔的知識也基本上沒有……」

難辦了。

要是不能入境就糟了——會落得個露宿野外的下場。

但是我的擔心只是杞人憂天。

「不是」工作人員搖搖頭，「無論有沒有使魔都可以入境。這次叫你們過來不是要談入境的事」

「那要談什麼？」

芙蘭老師問了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

工作人員保持著原來的表情，說道：

「我國有著自古以來使役使魔的，唯一的魔法師的家族。從先祖開始，一代一代將家族的傳統繼承了下去，直到這一代的家主。我們有一個在這個家族——不，是在這個國家發生的問題的委托要給你們」

她拿出一張紙擺在我們前面。

是向魔法統合協會寄送的格式的委托書。報酬那一欄裡寫著在靜寂之國巴拉德滯留期間食宿費全包，還會提供額外的金幣。

是相當大的金額。

「條件和這張紙上寫的一樣，希望你們能接下這件工作」

可是相當多的報酬也就意味著……

肯定是有著相當麻煩的問題。

「……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芙蘭老師拿起那張紙。

從旁邊瞟了一眼，只寫著「捕捉使魔」這幾個字。

「我國的魔法師家族中，一位少女使役的使魔發狂了，它殘殺了除了主人之外的家族內的所有人。現在這只使魔時不時地出現在街頭，人們的生活受到了威脅。……實在是抱歉，讓你們幫忙來解決我國的問題——」

使役使魔的一族、除了主人之外全部遇害。

那也就是說。

「我國已經只剩下僅僅一位魔法師了」

只剩下讓使魔發狂的那位當事人了。

不難想象，在家人全部遇害的情況下，少女一個人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態來收拾殘局，於是工作人員才來拜托旅人，也就是我和芙蘭老師。

這個時間點上我們對這個國家的造訪對於工作人員來說想必是早中甘霖吧。

「……」

芙蘭老師盯著工作人員出示的那張紙，陷入了沈默。

於是坐在旁邊的我問道：

「那孩子的名字叫什麼？」

工作人員看向我，簡單地回答道：

卡蓮。

那就是宅子裡唯一幸存下來的那位可憐少女的名字。

○

大街上飄蕩著些許潮水的氣味，走在稍微有些坡度的路面上，我的眼睛捕捉到炫目的光——面前就是波光粼粼的大海。

芙蘭老師計劃乘船返回王立瑟雷斯特利亞，她的這趟旅行快要結束了。

「那玩意是在一大早出現的，家裡養的狗突然叫了起來，我就隔著窗戶往外看了一眼，那玩意就在院子裡，樣子很嚇人」

老師二話不說就接下了委托，我也和老師一起開始了調查。

在大街上隨便找了幾個過路人問過之後，我們發現卡蓮的使魔引起的案件確實在街上傳得沸沸揚揚。

目擊者要多少有多少。

「我們家的垃圾桶被翻亂了。那玩意還特別取下了蓋子，只把桶裡還能吃的東西吃掉了。雖說不是什麼大麻煩——」

它的樣子與野獸毫無二致。

黑色的皮毛、綠色的眼睛、尖銳的牙齒、沾著些許汗痕的利爪；看起來和狼有些相似，但它的身軀十分巨大，體長大致與成年男性相當。

「那玩意好像愛吃麵包，它經常在我們店門口盯著麵包看，一副想吃的樣子。要是附近那些流浪兒敢這麼幹，我早就轟走了，可那玩意實在是太大了。家裡還有個小女兒，我就害怕女兒受到什麼傷害」

平時不怎麼出現在人類的面前，但似乎會被愛吃的麵包所吸引，看來它也不是什麼高等智慧生物。

到底這半年來，為什麼這種野獸會被放任不管呢？這怪物不僅樣子可怕，還會糟蹋農作物、在垃圾箱翻找食物，為什麼沒有人去處理它呢？

在附近巡邏的衛兵回答了我們提出的理所當然的問題。

「之前也嘗試過好多次，可就是逮不住它。我們還向街上的居民求援，一起圍捕它來著——可是那匹狼逃得非常快，我們這種不會使用魔法的人實在是抓不住」

衛兵嘆了口氣，繼續說道：

「要是能借助本國的魔法師的力量就好了」

其實，自從家人全部遇害之後，使魔的主人卡蓮就把自己關在宅子裡，一步也不出來了。

也許是因為曾經接受過魔法師家族的幫助，有許多居民十分同情她的悲慘遭遇，有人去探望她，還有人去送食物給她，然而，他們誰都沒能見到卡蓮。

緊閉著的門的另一側，她是生是死現在都無從得知。

「……那間宅子在哪裡呢？」

衛兵對我點點頭，指了指一個方向。就在街道的另一側，有一間規模相當大的宅邸。

使魔的外表特征以及大致的生活習慣都摸清了，就準備到這兒吧。

接下來要做的事首先是找到旅館，然後是追查使魔的行蹤，再然後

——
去找她——去那間封閉著的宅邸找從未見過面的卡蓮。

為了更快更完美地把事件解決，這些事項應該是不可或缺的。

先不提這些了。

「嗯——大廚推薦的沙拉一份，還有最便宜的咖啡，還有從這兒到這兒的所有麵包。就這些」

我啪地一下合上了菜單。

案件問詢基本上結束之後，我們來到街邊的咖啡店，面對面坐了下
來。店員過來問我們要點什麼，我把一直想說一次的「從這兒到這兒
全部都要」說了出來。

「點那麼多沒問題嗎？」

店員匆忙地記著點單，芙蘭老師則坐在一旁，一臉疑惑不解的樣子。

不用擔心，因為——

「反正吃的他們全部報銷嘛——！」

既然有人替我付錢的話那我豈不是想點多少點多少？在思維邏輯完全
錯亂之後，我做出了這般令人迷惑的行為，但老師和平常一樣十分拘
謹。

她對店員說道：

「嗯——我只要一杯紅茶好了」

好謙遜哦。

「話說回來真的沒問題嗎，伊蕾娜？點那麼多東西」

店員走了之後，老師向前探出身子，小聲向我問道。

可能是擔心我一個人吃不完吧。

「不用擔心，這家店是允許打包帶走的，很良心哦」

「不是這方面的問題」

老師無奈地搖搖頭。

「錢的方面沒問題吧？」

「反正是別人的錢沒什麼不好的」

我們在這個國家滯留期間，食費全部由他們報銷，不管我們在這裡花多少錢只要有發票就可以全額返還，真是離譜。

「可是委托達不成的話錢就回不來了哦」

「！」

「一般來說都是這樣的」

「.....我早就知道了」

「提前說一下，我可不會請客的哦」

「老師，這次的委托我們一定要達成」

「怎麼剛才工作的時候不見你這麼來勁……」

雖然注意到了自掏腰包的風險，但已經沒有機會撤回點單了，店員已經把點的東西全部端了上來。事已至此也沒辦法了，我低著頭叫住了店員：

「不…不好意思，有打包的袋子嗎？請多給我幾個」

帶著一臉驚訝的神色，店員給我拿來了袋子。

我沈默著將麵包一個一個裝進了袋子。

老師漫不經心地看著我的動作，啜了一口紅茶，然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

「等吃完飯——必須得去卡蓮那裡一趟」

「……」

我整理完袋子，點了點頭。

「是啊」

說實話，我和芙蘭老師都沒有與使魔相關的專業知識。

在使魔的主人——卡蓮的幫助下，我們才能捕獲使魔，因此，必須先搞清楚卡蓮將自己鎖在宅子裡的原因。

必須先見她一面。

可是，既然要找人的話——

「等下我和老師分頭行動比較好吧」

「對」

老師說道：

「雖然卡蓮現在是怎樣的狀態也不得而知——但是畢竟半年沒走出宅子了，一定有什麼緣由在裡面」

在失去了親屬之後，本該由自己控制的使魔在街上亂竄，實在無法想象她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思考。

難道說，她把自己的心也關在了宅子裡嗎？那麼就有必要去找她對話。可是，我們現在是兩人一起行動，如果我們兩個人一起找上門的話，她會對我們敞開心扉嗎？

恐怕不會。

「我一個人去找卡蓮」

聽工作人員說，卡蓮的年紀稍微比我小一點。

那麼去宅子找她的任務還是年齡接近的我來做比較好。

「拜托了」

老師點點頭，說道：

「我去追查使魔的行蹤」

之後，我們稍微休息了一會，離開了這家店。

走出店門的時候老師提案說：

「還得先預定一家旅館呢。今天的工作結束之後就在那裡集合互相報告成果吧」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請選一家便宜點的，拜托了」

「找一家貴的吧」

「老師」

「費用就各付各的，怎麼樣」

「老師」

在爭論了一番之後，我們還是預定了一家有些小貴的旅館。

這下不管用什麼手段都得達成這個委托了呢……

○

「不好意思。我看大門開著就進來了。有人在嗎——」

那麼問題來了。

在這間宅子裡，有一位用魔法把緊閉著的門輕鬆撬開之後，裝作沒事人擅闖民宅的魔法師。

毫不猶豫地實行犯罪行為的這位女性究竟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沒人回話呢」

明明我是從正門大搖大擺進來的，這樣子無視我是什麼意思？我帶著些許疑惑走進了眼前聳立著的巨大宅邸。

為了那位生死未蔔的少女，絕不能在這種地方猶豫，於是我用魔法三下五除二打開了大門上的鎖。

「……………」

和漂亮的外觀正相反，宅子的內部一片狼藉。

本該吊在天花板上的枝形燈滾落在紅色地毯上，碎片迸濺得到處都是。掛在牆上的畫作沾染著黑色汙漬，樓梯則滿是破洞。這裡的景象簡直像是被龍卷風侵襲過一般。

每走一步，都能聽到腳下枝形燈的碎片吱吱作響的聲音。

卡蓮應該就在這間宅子的某個地方——

「你好——」

我也不知道往哪走才能遇到她，只能一邊出聲打招呼，一邊漫無目的地轉悠。

在宅子裡搜尋了一會，地上不再有玻璃片了，取而代之的是揉成團的廢紙，滾落在四周。撿起來展開一看，紙面上勾畫著潦草的文字。

我帶著撿起的廢紙繼續向前走，最後，廢紙將我引到了宅邸的深處——一對半開著的門前。

「……………」

那個房間很寬敞，但東西卻擺放得雜亂無章。

在走廊上看到的廢紙，在這個房間裡更是四散在地板和床的各處，堆積在牆角的廢紙則排成了一列。

門吱吱作響的聲音回蕩在這個安靜的空間裡，射入室內的陽光隨著半敞開的窗簾搖曳，吹入室內的微風翻動桌上打開的書頁。

將頭埋在桌前的少女站了起來，稍稍皺了皺眉頭。

金色的頭髮及肩，身上穿的則是有大小姐風範的長袍，在各處都有著過度的裝飾，看起來十分昂貴。

年紀大概比我小上兩三歲吧。她注意到站在門前的我，將稚氣未消的臉龐轉了過來。

她的眼睛透著血絲，眼窩下浮現著淡淡的黑眼圈。

「……誰」

不知是因為驚訝，還是因為單純扛不住睡意了，她帶著一臉茫然把頭歪向了一邊。

我不知道如何作答是好——

「我是旅行的魔女」

但還是先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

「你的使魔在街上胡作非為，我是來阻止它的」

「……」

我的這句話，她是怎麼理解的呢。帶著僵住的表情，她注視著我，陷入了沈默。她一定是知道街上發生的異變。

是產生了責任感嗎，還是說感到痛苦呢。她所處的立場一定比這裡的任何一個人都要殘酷，所以我只是站在那裡，等待著她的回答。

最後，她深吸一口氣，只一句：

「擅闖民宅」

「……」

她的冷靜出乎我的意料。

○

和伊蕾娜開始分頭行動之後，我向街上的居民詢問了許多東西，但沒有人持有有價值的信息。

雖說街上的人們見過使魔好多次了，但沒有人能預測這只神出鬼沒的使魔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現身。

我很頭疼。

但畢竟我也腳踏實地四處走訪了，不可能什麼成果都沒有。

「……這是」

不知道這東西和使魔有沒有關係。

會不會偶然撞見使魔呢——腦中這麼思考著，走在街邊小巷裡的時候，我發現了一樣奇怪的東西。

在不太乾淨的路面的正中央，有一個盤子，上面精心擺放著一塊麵包。

「……」

嗯，是誰弄丟的東西嗎？雖說不知道為什麼擺放在盤子上，明顯讓人覺得是故意而為之的。不對不對這一定是陷阱。

「哎呀……」

我往前一看，小巷的前方路面上還有一塊麵包。

這時候就算是不太敏銳的我都該察覺到了，在道路的前方擺放著麵包的盤子連成了一線。

「太浪費了……！」

我把麵包一個一個撿起來，塞進袋子裡。

沒有比這更蠢的事了，這一定是為了捕捉使魔而布下的陷阱。如果是這樣的話，想出這個浪費麵包的作戰方式的人，恐怕正在麵包指引的這條道路的前方等待著。

買下這麼多麵包的人，我記得有一位。

倒不如說剛才還和她一起。

「伊蕾娜……真是的」

她不是應該去找卡蓮嗎——她到底在做什麼啊？選擇這種浪費食物的作戰方式，實在是豈有此理。

所以，為了好好訓斥她一頓，我開始回收麵包——她應該就在前面等著呢。

過了一會，我來到了最後的一塊麵包前。

連成一條線放在盤子裡的麵包，只有最後一塊的放置方式很奇怪。

它被吊在街燈的下面，而且還塗上了白色的粉末。

太奇怪了……。

不知道吃了它是會昏睡過去還是說會全身麻痺動彈不得。總之能確定的是，這塊麵包絕不是普通的麵包，而是一個過於明顯的陷阱。但只要不吃下去肯定沒什麼危害。

於是我把那塊麵包拉近，拿在我手上。

「伊蕾娜，你在哪——」

你在哪藏著呢快出來，喂喂。我打算這麼說的，可卻沒能說出口，取而代之的是「啊！」的狼狽的聲音。

「……」

恐怕這是觸碰到最後一塊麵包陷阱就會發動的設計。等回過神來我發現自己正和剛才的最後一塊麵包一樣，被吊在了街燈的下方。

兩手被綁在腰附近，兩腳則是和裙子一起綁了起來。無法動彈的我只得在街燈下搖晃來搖晃去。

沒有比這更悲慘的事了。

然後，在羞恥與自責的雙重火力下，我漲紅了臉，這時，設下陷阱的人從暗處現身了。

是伊蕾娜嗎？是伊蕾娜吧。一定是伊蕾娜——在我看見她的臉之前我一直這麼想。

「沒想到這麼簡單就能抓到——說是使魔，不過是狗一樣的東西」

那是一位魔女——可並不是伊蕾娜。

白色的長袍、白色的三角帽、胸前別著月亮與星星形狀的兩枚胸針，令人炫目。頭髮是金色，年齡和我差不多大吧。

「……」

她注視著我，僵在了原地，嘴裡還叼著煙鬥。

「……」

而我則是從被吊起來的那個瞬間開始，就一直僵住了——從物理層面來說。

話說回來，只要仔細想一下就能明白，在拜托我和伊蕾娜這種過路人之前，工作人員已經委托了那邊也沒什麼好奇怪的，畢竟那邊是專門解決魔法師引起的事件的組織。

就算魔法統合協會已經派了魔法師過來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總而言之，那裡有一張我很熟悉的面孔。

我的師妹，席拉正站在那裡。

「……你在幹什麼呢」

她冷冷地說道，煙雲撲到我的臉上。

「……你看我像是在做什麼」

「犯蠢」

「……」

我們互相注視著，陷入了沈默。

「……那個」

最後，我把臉別過去說道：

「總之能先把我放下來嗎」

席拉一臉嚴肅地點了點頭，說道：

「等會一起去吃個飯吧，我請你」

「不要這樣請不要安慰我」

「如果是錢的問題的話找我商量啊，我會幫你的，只要你願意」

「真的別這樣不是你想的那樣這其實是——」

「好好，我會對你的徒弟保密的，要是知道自己尊敬的師傅在路上撿東西吃，那家夥也會傷心的吧」

「啊，這方面不用擔心，伊蕾娜已經習慣了」

從自己嘴裡說出來更是添了幾分悲哀。我到底在說什麼呢。

「……」

席拉帶著一臉無比微妙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

「等會一起去吃個飯吧，我請你」

「不要這樣請不要安慰我」

○

「我知道會有這麼一天」

或許是因為體力不足以趕走我這個擅闖民宅的人，也有可能是因為知道了我是魔女，她撇了一眼我的胸針，表情看上去像是已經知曉了全部。

她開口說道：

「你是來殺我的吧」

……。

不對不對她完全沒搞清楚狀況呢。

在她眼裡我到底是什麼人啊。

「不……不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她會有那麼兇險的想法，是因為她太疲勞了嗎？

「我是有話要對你說……」

「是打算說完之後再殺了我嗎？不行的。請稍微再等一下」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為了殺死卡蓮才來到這裡的……

話說回來----

「要是我為了殺你才潛入屋子的話，你剛才睡午覺的時候我就已經下手了才對」

「！」

「不是你在驚訝什麼呢」

這種理所當然的事情都理解不了，果然是因為太累了嗎。畢竟看她熬夜熬到黑眼圈都出來了。

「不是來殺我的，那你是來做什麼的？」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啊」

算了，再說一次吧。

「我是為了阻止你的使魔在街上胡鬧才來的」

「……」

她聽我這麼說，朝我背後撇了一眼，然後疑惑地問道：

「魔女小姐，你沒有使魔嗎？」

「如你所見」

「和使魔相關的知識……？」

「不好意思」

「那就是說，你不知道怎樣做才能阻止使魔？」

「嗯大致是那樣」

所以才來找你了。不去處理使魔把自己關在家裡的緣由，還有阻止使魔的方法，這些我都知道的話就不會來擅闖民宅了。

「是嗎」

卡蓮輕輕點點頭。

不知道是因為感情不怎麼外露，還是說睡意還沒全消，她也不和我面對面，就那麼半閉著眼睛，小聲講了起來：

「使魔是指被授予了魔力的動物。使魔失控的時候，有兩個辦法可以阻止它。其一是解除主從關係，這樣做的話，使魔就會變回原來的樣子。我的那只給人們帶來威脅的使魔也可以用這個方法處理」

那就使用那個方法怎麼樣——冷冰冰的話語堵在了喉頭，沒能脫口而出。

明明有解決的辦法，卡蓮卻選擇了自我封閉，這就意味著使用那個方法是有一定困難的。

至少，現在的她看起來並不只是因為傷心才將自己關了起來。

「主從關係要怎樣才能解除呢」

「我告訴你之後你要怎麼做」

「我會幫你的」

「不用了」

卡蓮給出了簡短的拒絕。

「這是我的問題，和你沒有關係。而且，就算你來幫我，我也沒有報酬可以給你」

其實，說到報酬的話，之後我可以在別處好好榨取一番所以不用在意的。

「要是覺得沒有報酬可以支付感到抱歉的話，不如把使魔失控的來龍去脈告訴我怎麼樣」

「……為什麼要以你來幫助我為前提」

「感覺你在因為報酬的事猶豫」

「我才沒有猶豫。使魔失控的原因在於我自己，如果不由我來解決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自己引起的事故，責任全在於自己，是這麼一回事吧」

「沒錯」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忍不住要嘆氣。

「現在請先把那種麻煩的思考方式忘掉。放跑使魔的責任，在事件解決之後你想怎麼承擔就怎麼承擔。現在可不是在意那些事的時候」

「……」

她注視著我，陷入了片刻的沈默。然後，她一臉懷疑地問道：

「你是想讓我信任剛剛才見面的你？」

「不信任也沒關係。只要利用我便好」

至少，比一個人埋頭苦幹要更有效率一點——我回答說。

「……」

沈默不語的她，朝窗外看了一眼，然後將目光投向了桌子上放著的照片。她帶著一股十分不樂意的空氣回答道：

「……知道了。那我會利用你」

就這樣，我終於得以站在了讓使魔變回原樣的起點。就在這時，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處理使魔的另一個方法是什麼？」

除了解除主從關係之外到底還有什麼方法？

她看都不看我，乾淨利落地回答道：

「殺死主人——

主人死了，使魔也會死」

在這個人和使魔都消失了的宅邸裡，她如是回答道。

○

「你是什麼時候來到這兒的？」

在小巷子裡。

我帶著一副十分清爽表情向席拉如是問道，完全看不出來剛才的失態。她將煙灰抖落到地上，回答道：

「我是大概一周之前被派遣到這個國家的。你呢？」

「我是今天剛來的。和徒弟伊蕾娜一起來的。我們被委托去抓捕使魔」

「……」

聽到伊蕾娜的名字她的表情變得有點奇怪。

「是嗎」

她又點點頭。

「？怎麼了」

「沒什麼」

「？」

啊，話說回來。

「你的那個徒弟最近怎麼樣？沙耶還好嗎」

「……。最近嘛——算了，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

「總之，我和你的目的是一致的」

「嗯，要是你肯幫忙的話就太感激了」

「只要你不來妨礙我的下一次作戰就行」

「咦我有妨礙過嗎？呵呵」

不記得發生過這種事呢。

「……」

席拉十分露骨地用表情表達了她的不悅。

在那之後，我把來到這個國家之後收集大致的情報的事，還有伊蕾娜現在去了宅子的事告訴了席拉。她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只是「嗯」了一聲，輕輕點點頭。

「那使魔主人的事就完全托付給她怎麼樣」

「嗯，那抓捕使魔的事就得全由我們負責了」

使魔的行蹤依然沒能捕捉到。現在它在什麼地方，它在做什麼都一無所知。

「這一周有什麼成果嗎？」

「總之知道它喜歡的食物是麵包」

「嗯嗯，你也去詢問居民了啊」

我和伊蕾娜也已經掌握了那個情報。

「還有別的嗎？」

「似乎不會吃掉在路邊的麵包」

「……」

「還有嗎」

「就這些」

「就這些？」

掌握這些情報連一天都用不了吧……。

「它就是這麼捉摸不透的對手哦。花了一周時間跑這跑那，結果一次都沒能目擊到」

「……」

所以才想出了把麵包放在路邊的下下策嗎……雖說上當了的是我。

席拉不爽地撓撓頭，抱怨道：

「到處都有目擊者卻又到處都找不到它，真是條讓人頭疼的狗」

「嗯嗯。到處都有目擊者也就是說，說不定我們在哪裡一直等著就可以遇到它？」

考慮事情要積極一點。

「要是那麼簡單就能遇到的話我也不用費這麼多力氣了」

席拉一邊說著，一邊看向剛才我被吊著的街燈。

我也轉過頭。感覺那裡有什麼東西在動。

「……」

話說回來，雖然有些唐突，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席拉布置在巷子裡的麵包，我都一個個的回收到了袋子裡。只是伸手拿最後一個麵包時我被吊在了空中，然後那個袋子也落在了地上。然後，因為席拉來了，我就把麵包的事給忘乾淨了。

就在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使魔也正在撕咬裝著麵包的袋子。

「……」

席拉僵住了原地。

「……」

我也頓時說不出話來。

不僅是因為使魔突然出現了，更是因為使魔那令人驚訝的體態。

真是和傳聞一模一樣。

一身黑色毛髮。綠色的眼睛。尖銳的牙齒。占有汙痕的、鋒利的爪子。體形讓人聯想起狼，但它的軀體只能用巨大來形容，體長幾乎和成年人類男性差不多。確實是和傳聞一致的巨大。

只是有一點，和傳聞完全不符合的地方。

使魔非常的憔悴。

從它的毛髮上也能看出來。四肢都像是樹枝一般細，尾巴耷拉在地上，身體還在顫抖，一定是饑餓難耐了吧。可它卻不去吃眼前的麵包，只是叼著袋子，也不在意我們這邊——也許是沒有精力去管我們這邊的情況。它就那麼跳上民宅的屋檐，拖拉著四肢離開了。

面對這番突如其來的景象，我們兩個甚至懷疑自己的眼睛。

身體那麼虛弱的生物，真的就是這裡的人們所畏懼的使魔嗎？

「……剛才的是」

席拉轉過身說道：

「喂，我們是不是該去追它」

「……是啊」

我點點頭，取出掃帚。

終於掌握到了使魔的行蹤，絕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才會消瘦成那個樣子呢？看來我們有必要搞清楚這一點。

使魔逐漸遠去，它虛弱的背影越來越小。

○

卡蓮是這麼說的。

只要成為使魔的契約成立，動物就會在魔法的影響下變換姿態，從此為了主人而活。不管是怎樣的指令都會遵守，不管是怎樣的任務都會達成，是奴隸一般的存在。

締結主從關係後，使魔會從主人處獲取魔力，由此強化身體的能力，身姿也會發生變化，此外，智力也會上升，從此能夠使用語言和魔法等。使魔的變化大致就是這些。

話是這麼說，這些變化必須契約成立才會發生。

那麼契約失敗了會發生什麼呢？對於我理所當然的提問，卡蓮一邊閱讀資料一邊回答道：

「失敗的話使魔根本不會變成預期的樣子。大多數情況下，在失敗的瞬間就會死亡」

「……」

也就是說現在的使魔的情況有些特殊。它現在還在城市裡自由地遊蕩呢。

「如果在契約成立之後使魔失控的話，就會發生最為可怕的事情」

卡蓮說道：

「我的使魔就是那種情況」

「失控之後會怎麼樣？」

「會陷入暫時的狂暴。殺死身邊的所有人」

「……」

卡蓮獨自研究著資料，她現在的遭遇大概就是這種情況下的結果吧。

「說是暫時的，也就是說狂暴的狀態會在什麼時候解除？在那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

「會變得不再聽從主人的命令，從此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

那也就是卡蓮的使魔的狀態。契約成立了一半，不再聽從主人命令的使魔遊蕩在城市裡。

解除契約的方法有兩種。

使魔的主人——卡蓮的死，或是解除這份有缺陷的主從關係。

卡蓮在尋找解除主從關係的方法時，從一開始就一直受挫。解除契約的魔藥，無論如何都做不出來。

這間宅子裡留存著各種魔法的資料，可是怎麼都找不到解除與使魔的主從契約的魔藥的制作方法。

解除與使魔的契約對於過去這間宅子裡的人來說，應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吧。

「半年間，我一直在研究這個，但並不順利」

完全沒有成果，只有滾落在地板上的廢紙徒增。從零開始研究一個魔法實在是過於困難，不管怎樣犧牲睡眠時間都不夠用吧。

學習、制作魔藥的配方、調配魔藥、失敗——她每天重複著這樣的嘗試。伴隨著無數次的失敗，枝形燈滾落，繪畫沾染汙痕，宅子裡變得到處傷痕累累，即便如此她還是沒有停下她的研究。





「……」

我拿起她放在桌上的資料。

「情況我已經了解了。總之請把你手頭還有的魔藥的配方都給我」

「可是，我制作的都是失敗品——」

「交給我來做的話可能結果不一樣哦」

「……好吧」

卡蓮半推半就地將配方遞了過來。我開始對照配方和手頭的資料，雖說我沒有和使魔相關的知識，但是除此之外的知識和經驗並不欠缺。

所以我坐在她旁邊，一起開始了工作。

「……」

「……」

我們互相保持著沈默，將想到的東西寫到紙上，然後揉成一團往後扔出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直到日落，我們都保持著安靜。

「……話說回來，那只使魔，本來是狗對吧？」

我一邊閱讀資料，一邊把突然想到的這個問題丟出來。

「？為什麼這麼覺得」

卡蓮十分驚訝地朝我轉過頭來。

「呃，我聽說它的外表很像狼」

不過我也沒見過真實的使魔是什麼樣子，只是根據傳聞自己想象了一下而已。就是「大一點的狗應該就是狼吧」這種膚淺又沒有邏輯的推測。

「不是的」

看來這個過於隨便的推測是錯誤的。

「完全不是這樣」

看來錯得很離譜。她大幅度地搖著頭，頭髮都跟著飄動起來。

「使魔可以變成任何想要變成的姿態。在締結主從關係時，變成什麼樣子無關緊要」

從她的話裡來推測，制造使魔所使用的魔法應該屬於變身魔法的應用，如果是那樣的話，確實外表變成怎樣都不奇怪。

她起身離開座位，又回頭說道：

「只是因為我的家族一直在培育狼的使魔，所以我的使魔也變成了狼」

那麼——

「原來是什麼動物呢？」

只是出於興趣的提問。

只是莫名地有點好奇而已。

「……」

對於這個十分自然的提問，她的眼神搖曳，充滿了躊躇與疑惑。

我是問了什麼不該問的嗎？是我做錯了什麼嗎？她奇怪的反應讓我覺得違和。

「我的使魔是」

在些許猶豫之後，她開口答道。

○

使魔叼著麵包的袋子來到了城市邊緣一個小工場的廢墟，這裡沒有人的蹤影。原來如此，把這裡作為住所的話確實誰都發現不了。

而且它一直在屋頂上四處徘徊。

「說是神出鬼沒也確實有道理」

席拉一個人自言自語道。為了不讓使魔發現，她躲在了這個角落裡。

「一般情況下沒人會去看屋頂上有什麼吧」

「……說的也是」

我一邊遠遠地觀察使魔，一邊回答道。

黑色毛髮的狼，從屋頂上跳了下來，然後徑直朝角落裡的一個小屋走去。

從它的步伐上感覺不到猶豫，甚至連疲勞都看不出來。明明剛才連站都站不穩。

使魔只是慢慢地朝小屋走去。

「要怎麼辦？去抓捕它嗎？」

席拉轉過頭來，取出魔杖。和剛才它四處跑的時候不一樣，現在的話用魔法來抓捕它應該不難。

「……」

我沒有回答，只是遠遠地注視著使魔的狀態，保持著沈默。

使魔要去的小屋裡面，地上擺放著許多食物。

有水果、糧食作物還有麵包。使魔把剛才叼著的袋子放到屋裡，然後就離開了。

它並沒有去吃那些東西。

恐怕從很久之前就開始在那裡堆積食物了——似乎有誰、有什麼東西在裡面，小屋前也有許多吃東西留下的痕跡。

「……那家夥在做什麼呢？」

「……」

我保持沈默。

可是有一點可以確定。並不一定非要今天捕捉它，明天、後天——只要在這裡等著就好，使魔一定會現身的。

沒有必要現在逞強去捕捉它。

最後，使魔離開了這個地方。它保持著和來時一樣無力又緩慢的步伐，朝城市的方向奔去。

「……」

「……」

我們到頭來沒有選擇去抓捕使魔。就算今天不動手機會也還有很多，應該無所謂吧。

就後來的結果來看，我們此時的判斷並沒有錯。

使魔離開之後，馬上就有人從小屋中鑽出來了。

三個小女孩，穿著破破爛爛的布片拼成的衣服，一邊窺探著周圍，一邊從小屋裡鑽了出來。



那天夜裡我回到旅店時，芙蘭老師和席拉小姐正在等我。

老師告訴我，她和席拉是在街上偶然遇到的，而且席拉來這裡的目的和我們一樣。

然後——

「總之，使魔的行蹤現在已經完全掌握了，隨時都可以捕捉」

老師隨口吐出一句自信爆棚的話。

然而——

「……」

對我而言這並不是個好消息。

希望你們不要去捕捉使魔。這不僅是為了卡蓮，更是考慮到使魔的狀況。

「你那邊怎麼樣了？」

芙蘭老師問道。

「卡蓮正在制作魔藥。如果完成的話，使魔可以變回原來的樣子」

「是嗎」

芙蘭老師點點頭。

「那個使魔原本是什麼動物啊？」

她轉頭向我問道。

「那家夥，應該不是一般的動物吧」

「……」

我陷入了沈默。兩人將白天目擊到的景象告訴了我。

使魔的外表和傳聞描述得基本一樣，但也有改變了的地方。一群流浪的小女孩，住在破破爛爛的小屋裡。還有使魔那不可思議的舉動——只給孩子們送食，自己一口都不碰就離開。

目擊到了這一切的席拉小姐和芙蘭老師，最後放棄了抓捕使魔的想法。

「我們追捕的是糟蹋這裡的糧食，在城市裡四處遊蕩的使魔。但剛才我們見到的使魔並不是那個樣子，我們不得不懷疑那究竟是不是威脅人們生活的使魔」

你知道什麼嗎——芙蘭老師用眼神向我傳達了這個疑問。

我早知道。

卡蓮告訴了我使魔原本是怎樣的姿態，所以我早就知道了——

使魔收集麵包，將其放置在小屋裡的原因是什麼。

「……」

在排除了疑慮之後，我選擇將事實告訴她們。

「卡蓮的使魔，名叫幸茲卡」

這是卡蓮和她的故事——或者說是兩位少女的故事。

兩人最初的相遇，是在那一天，卡蓮走到了小巷子裡的時候。

幸茲卡快要死了。

她黑色的長髮在腦後紮成一簇。眼睛是綠色，皮膚則是淡黑色，上面還帶著許多淤青和傷痕。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破洞，卡蓮也不知道那是原本就有的，還是剛才受傷時損壞的。那看起來根本不像衣服，硬要說的話像是身上只套了張布。

卡蓮也很難理解幸茲卡到底遭遇了什麼，總之，她唯一能判斷的是幸茲卡走不了路了。

當時的卡蓮很難說是一位成熟的魔法師，她甚至還不會治療的魔法。

「……你等我，我去喊人來」

她向這位素不相識的少女搭話。她現在能做的也只有這個了。

「不行」

幸茲卡抓住她的手，阻止了她。

「不行的」

幸茲卡告訴卡蓮她是被麵包店的老板打了。她去偷店裡擺著的麵包來著，結果被發現，想逃走結果被抓住打了一頓。

「因為我一直有在偷，這次他們終於忍不了了，說是要把我打殘讓我沒辦法再出來偷，我才被打成這樣子」

我這是自作自受啊——她躺在地上，傻傻地笑了起來。

明明都快被打死了，身上居然還殘留著哈哈笑的力氣。

「……」

卡蓮低下頭，注視著幸茲卡說道：

「那麼，有什麼我能幫到你的嗎」

幸茲卡回答說：

「我想吃麵包」

真是個渺小的願望。

「……」

這種時候，媽媽會怎麼做呢？

會毫不猶豫地幫助她吧。

為了實現大家的願望——母親笑著這麼說過。如果是母親的話，一定會的。

「——我知道了。那我去買了」

就這樣，卡蓮選擇了傾聽她的願望。

這還是她第一次吃到街上買來的麵包。

並不是那麼好吃，又涼又硬，根本沒什麼好感動的。母親做的麵包要比這個好吃多了。

但是街上的人肯定都覺得好吃吧——因為卡蓮買來的麵包，幸茲卡吃得很香，甚至好吃到流下了眼淚。

不可思議的是，她和幸茲卡就像是被命運牽了線一般，她每次出街都能碰到幸茲卡。

有的時候她正在被誰追趕，有的時候她正在吃麵包——估計是偷來的。還有的時候，她直勾勾地盯著麵包店的櫥窗。看來她平時沒事就在街上四處轉悠，每次相遇她都會來搭話。

「話說回來，上次你幫了我，我還沒道謝」

有一天，幸茲卡把一個包裹塞給卡蓮。似乎裹著很軟的東西，而且有一點點溫熱。

裡面是一塊麵包。

「上次多謝你了。幫大忙了」

看來她特別喜歡麵包，是覺得自己喜歡的東西對方也會喜歡吧。

可是——

「……這個，不是偷來的嗎」

「保密」

幸茲卡在嘴唇前豎起食指，笑了笑。

「什麼秘密啊」

「等咱倆關係好了我就告訴你」

「你就算掩飾也沒用啦」

明明上次都快被打死了，結果還是經常能看見幸茲卡偷竊麵包的光景。就算她不去刻意掩飾卡蓮也知道手裡的麵包是從哪來的。

收到了禮物，卻是偷來的東西，卡蓮也不高興。要是和上次一樣是冒著生命危險偷來的，就更不可取了。

「為什麼要偷東西」

卡蓮無法理解。給人添了麻煩，怎麼還能這樣子若無其事的。

「為什麼？除了偷就沒別的辦法了呀。像我這樣的又找不到工作，明天吃的東西都沒有。想活下去，只有翻垃圾，偷東西了」

她並沒有很悲觀的樣子，反倒是用開朗的語氣說道：

「我啊，沒有生存的手段——

但不是不幸哦」

她朝卡蓮轉過身，

「抱著自己是不幸的想法生活，多沒意思啊」

如是說道。

聽起來像是在揶揄卡蓮無趣的人生，但幸茲卡並不知道卡蓮在家中的遭遇，卡蓮知道自己只是想太多了。

即便如此，她還是感到遺憾，不僅是對被囚禁在宅子裡，過著無趣生活的自己，也是對無依無靠，靠小偷小摸為生，卻能笑得那麼開心的她。

在那之後，卡蓮開始認真進行魔法的特訓。在祖母的指導下，她不斷施放著魔法。

而幸茲卡呢，還是每次出街都能遇到。

她告訴了卡蓮許多事情。比如哪家飯店的垃圾最好吃，偷麵包的方法，還有從街上行人那裡小偷小摸的技巧等等。

這些知識對卡蓮來說一點用都沒有，但就算她不想聽幸茲卡也會單方面地一見面就說個不停。

有一天，卡蓮半帶嘲諷地對幸茲卡這麼說道：

「你倒是什麼都說呢，除了那個秘密之外」

幸茲卡倒也不在意，只一句：

「不是說了等咱倆關係好了再告訴你嗎」

又補充說：

「也是想跟你好才不說的——

秘密是用來縮短人和人之間的距離的」

後來兩人成了朋友，一年四季，一直在一起。

漸漸地，卡蓮和幸茲卡每次見面的時候，都能找到話題了——再無聊的話題都能聊得起來。

幸茲卡是位不可思議的女性。她沒有同伴，說不定哪天會橫死街頭，她的處境換誰來都扛不住。

她應該每天都活在不安之中才對，至少不是現在這樣——每天都笑得那麼開心。、

「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家哦」

有一天，幸茲卡帶她來到了一處工廠的廢墟，這裡有一個用木材胡亂堆成的小屋。為了防雨，屋頂上蓋著幾塊布，出入口的屋檐處也垂著一塊布。

這間屋子用來住人的話過於狹小，比卡蓮的房間小得多。

她說這是家。

「……看不出來」

「奉承話也好，這種情況該說句「好漂亮！」才對吧」

幸茲卡生氣地鼓起了臉。

「還有家人哦」

她掀開入口前的布。

屋裡坐著好幾個小女孩，她們穿著和幸茲卡一樣的衣服，面前的地上放著幾本書——看來正在讀書。

她們擡起乾瘦的臉，露出一絲微笑。

「姐姐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飯還沒好嗎？」

看一眼就明白了。

家裡的這些小女孩，都是和幸茲卡一樣無依無靠的孩子。

卡蓮這才知道，和幸茲卡一樣處境的孩子有這麼多。她偷走的麵包還有糧食，都給了這些更幼小的孩子。

「姐姐，這個字怎麼讀？」

其中一個小女孩舉起書本，指著上面一個字問道。

「嗯——」

幸茲卡盯著書看了一會，不過應該沒人教過她讀寫。

「對不起啊姐姐我是笨蛋完全不知道」

她笑著回答道。

「真沒用」

「喂——」

還被嘲諷了。

「你們兩個！」

她笑著說道。

○

「我有個夢想呢」

兩人相識之後的第二個春天來了。

幸茲卡一邊把偷的麵包掰開塞給卡蓮，一邊嚼著麵包說道。

「攢錢，等長大了出國，去很遠的國家開麵包店」

卡蓮拿著幸茲卡分給她的麵包說道：

「你做過嗎？麵包」

「怎麼可能。不過店的名字已經想好了」

「……是什麼？」

「小黑麵包店」

「……名字的由來呢」

「我頭髮的顏色」

「太淺顯了」

「……等等，還是……小黑和小金的麵包店吧」

「……難道說我也在那裡工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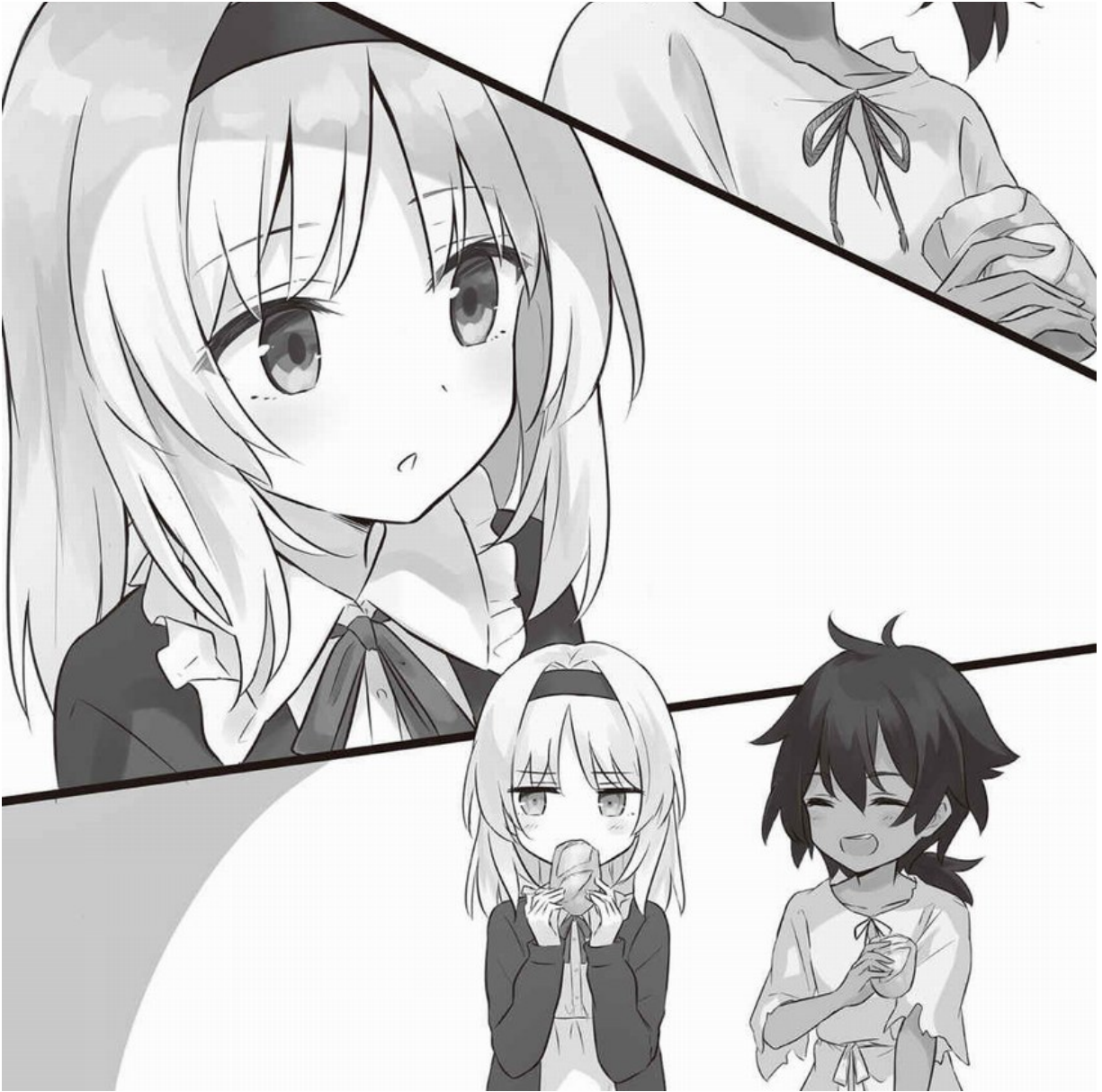
「不只是你哦。還要雇和我一起住的孩子們，五個人開店」

「再然後——讓孩子們正經地過活。我不想讓那些孩子有和我一樣的遭遇。讓她們不用偷東西，正經地過活。我受過的苦，沒必要讓孩子們再受一遍」

「所以，要每天存錢，盡早離開這個國家」

「……」





卡蓮覺得不可思議，一直以來。

「為什麼對我說這些？」

自己的生活是怎樣、自己的家人又是誰、自己的夢想是什麼——幸茲卡一有機會就對卡蓮說自己的事。

為什麼她要說這些呢。

「你的眼睛和我一樣」

幸茲卡也不裝模作樣，只簡單地回答道。

「什麼意思？」

「你的眼睛也在說「好想立刻逃出去」」

幸茲卡的眼睛清澈如水。

卡蓮像是逃避她一般移開視線，低頭咬了一口麵包。

「難吃」

「奉承話也好，這種情況該說句「真好吃！」才對哦」

後來，卡蓮經常來幸茲卡的家——因為小屋裡有很多書，而且卡蓮能讀會寫。

就這樣，她開始幫助孩子們。平穩的日子一天天過去，自從她一個人上街開始，她的魔法日漸熟練起來。

「完美」

「我已經沒什麼能教給你了」

她讓祖母說出了這句話。

家裡決定，今年卡蓮過14歲的生日時，正式授予她使魔。

○

卡蓮生日當天，幸茲卡被邀請到了宅子裡。

「你的魔法能進步，多虧了你的朋友，所以我們一家必須要道謝。」

母親十分高興，讓卡蓮把幸茲卡帶到家裡來。

對於這件事，卡蓮其實不是很願意。幸茲卡處在明天有沒有東西吃都不知道的困境裡，而自己住在這種豪宅裡——要是讓她產生了自卑，被她討厭了該怎麼辦？

她猶豫不決，可是又想到，幸茲卡在她面前，一直是陽光開朗的樣子。

最後，卡蓮決定邀請幸茲卡來。

「……這是你家？！」

幸茲卡穿著和平時一樣的破爛衣服來到了宅邸門前。她擡頭看著眼前的建築，驚訝得張大了嘴。

進門後，卡蓮的雙親和祖母，還有僕人們過來迎接她。

宅子裡來迎接她們的所有人看到幸茲卡後都是一片噓聲。一定是因為幸茲卡衣衫襤褸的樣子吧，一定是不相信這個髒孩子是卡蓮的朋友吧。

於是卡蓮挺起胸膛，斬釘截鐵地說道：

「她是我的朋友，幸茲卡」

「我能學會魔法，多虧了她的功勞」

聽卡蓮這麼說，祖母發出一聲嘆氣，僕人們也面色狼狽。兩人的身份差距實在太大，大家感到疑惑是理所當然。

只有一人對她們露出了溫和的笑容。

「嗯，你是卡蓮的朋友呢」

是卡蓮的母親。

「我家女兒一直承蒙關照了，感激不盡——今天還請放輕鬆」

母親以客人以上的禮數招待了幸茲卡。看她肚子餓了，母親就帶她去 eat 美味的食物；看她身上很髒，就帶她去洗澡；看她穿的衣服很髒，就給她換上自家多余的高級衣服……等到中午，幸茲卡完全適應了宅子的氛圍，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戴著精美的首飾，簡直像是一直住在宅子裡的人。

「好厲害……換了個人一樣」

從鏡子中的身姿完全看不出從前的幸茲卡的影子。

「那件衣服送給你了。要保存好哦」

卡蓮的母親從背後把手搭上幸茲卡的肩膀。

「這麼好的衣服，真的可以收下嗎……？」

「嗯，沒關係，反正是多余的，而且——」

母親頓了頓，說道：

「既然是卡蓮的朋友，就等同於家人了」

○

在卡蓮的家庭裡，授予使魔等同於承認後繼者可以獨當一面。

那一天的黃昏時分，宅子裡聚集了家庭的全員——僕人和使魔也包含在內。

祖母和母親讓幸茲卡站在她們旁邊。

卡蓮則被命令站在客廳中央，手持著魔杖。

「……」

令卡蓮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裡沒有放成為使魔的動物。

她本以為會和練習的時候一樣地上放著老鼠之類的，把某種動物變成使魔來使役。可是到處不見動物的影子。

「媽媽」

她沒學過怎麼憑空變出使魔。

「動物呢……？」

她不安地看向母親。和平時一樣，母親露出了溫和的微笑。

「就在這裡」

卡蓮沒能理解，這裡實際上聚集著好幾對締結了主從契約的使魔和人類。

「就在這裡」

她們身旁只有卡蓮的好朋友，正一頭霧水地注視著兩人，僅此而已。

「這孩子來成為使魔」

話音剛落，紅色的液體飛濺而出——從幸茲卡的脖子處，灑落在地上。

幸茲卡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慘叫就倒在了地上。母親跨過幸茲卡的後背，向卡蓮走來，然後在她耳邊低語道：

「來吧，卡蓮，快來施展從奶奶那裡學來的魔法」

卡蓮呆在了原地，她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腦中一片空白，只有母親的聲音在回蕩著——和平常一樣溫柔的聲音。

「你帶來的那孩子真的讓我很驚訝——但是媽媽不會否決你的。沒關係，如果那孩子是你重要的人的話，就一定能成功」

「媽媽……？」

「來，快點。再不抓緊那孩子就要死了哦。把她變成使魔傷口就會痊愈，不想她死的話就快點動手」

幸茲卡正倒在地上，痛苦地吐著鮮血。

「幸茲卡——」

她呼喊她的名字。

「來，快點」

母親抓著卡蓮的手，讓魔杖指向幸茲卡。

「快施展魔法，沒關係的，媽媽以前也成功了，你一定能做得更好」

幸茲卡身上的漂亮衣服浸染著淚水和鮮血的泡沫，變得不堪入目。

卡蓮從未質疑過這個家族的傳統，她根本不知道家裡代代飼養的使魔的真身是什麼。

卡蓮終於明白了自己有多蠢。

「啊啊……」

事已至此，不管她心中有多麼悔恨，事態已經無法挽回了。

卡蓮用顫抖的雙手舉起魔杖，眼淚不斷劃過她的臉龐。在模糊的視野中，她忍住嗚咽，瞄準了她的目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卡蓮在心中咒罵著愚蠢的自己，並施放出魔法。

○

卡蓮成為了這個家裡獨當一面的魔法師。

血泊之中有一只使魔，它的樣子像是黑毛的狼。

「太好了卡蓮，你成功了，快看，多棒的使魔啊」

「……………」

母親高興地摸摸她的頭。

卡蓮跪在地板上，一次又一次地懺悔。

為什麼要帶她來這裡。為什麼永遠奪去她實現夢想的機會。為什麼沒能讓孩子們成長為優秀的大人。

她向黑色的狼懺悔，而家人卻勾起她的怨恨。

她恨把使魔魔法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祖母，她恨冷酷刺骨的母親。她內心只有一個念頭：馬上從這裡逃出去。

所有東西都消失就好了——她許下了這樣的願望。

下一個瞬間，黑色的狼咬住了母親的脖子。

「什……！」

狼狠狠地撕咬著，牙齒深入骨肉。母親的臉因恐懼而扭曲，她甚至連一聲慘叫都發不出來——狼仍然在兇狠地撕咬著。

「這畜生——！」

在場的人都驚呆在原地，只有祖母揮起了魔杖。

「喂！你快去制住那個畜生——」

祖母瞪著卡蓮命令道，然後狼咬住了她的胳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怎麼會這樣！」

那之後是地獄般的景象。

口吐鮮血的母親站起身來，施放出魔法。刀刃刺入幸茲卡的腳。母親的使魔——褐色的狼咬住幸茲卡的脖子，幸茲卡則反過來咬住對方的脖子。它們在大廳的地上翻滾著，渾身沾滿血。祖母想要從遠處用魔法牽制幸茲卡的行動，但都被看穿——這次幸茲卡撕咬的是腿部。祖母痛苦地掙紮，她不斷捶打著幸茲卡，但尖牙只顧著向骨肉更深處刺去，幾乎要把她撕碎。

第一個死掉的是母親，之後是祖母，還有慌忙逃竄的僕人們。他們沒有一個人能逃出去，全部死在了這裡。

「啊啊……啊啊啊……」

鮮血與哀嚎充滿了大廳，在這之中，卡蓮只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淚。

等到四周靜寂無聲的時候，她終於擡起了頭。

四周是一片血泊。

這時，卡蓮終於想了起來。她和使魔的契約成功結成了，絕沒有失敗，只是她高漲的感情讓使魔失控了。眼前這淒慘的景象就是結果。

「……」

幸茲卡從狂暴之中恢復了理智，面對著四周的血海，她心裡是怎麼想的呢？漂亮的綠色眼睛掃視著四周，她發出一聲孱弱的吼叫，然後就拖著跛腳離開了宅子。

「等等，幸茲卡，求你了，等等——」

卡蓮呆在了原地，只是呼喊幸茲卡的名字。可她又不知道叫住她之後該說些什麼。她把幸茲卡變成了怪物的姿態，還讓她殺了人，她究竟該說什麼呢？

最後，她都沒能開口，使魔也不回頭，就那麼徑直消失在了深夜裡。

○

悲劇發生後，半年的時間過去了，卡蓮只是無力地坐在桌前，迎接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她只想盡早把幸茲卡變回人類，但焦急沖昏了她的頭腦，她制作的魔藥失敗連連，宅子的損壞也越來越嚴重。她沒能得到任何成果。

而一切的原因在於，她選擇一個人面對困境。

「總之從今天開始我會一直留在這裡，趕快制作魔藥吧」

回到旅店，我向芙蘭老師和席拉小姐報告了事情的經過。第二天太陽剛升起的時候，我就來到了宅子，開始了魔藥的研制。卡蓮好像從昨天開始就沒好好睡過，現在也是一副半睡半醒的虛弱樣子。

「……拜托了」

她呆呆地沖我點點頭。

「……」

到底多久沒睡了啊。

「你還是先睡會吧」

「不要」

她看起來一副意識模糊的樣子，唯獨拒絕我的時候口齒清晰了起來。

「有那個時間還不如做魔藥」

「不是，你這個狀態工作還不如去睡覺」

「不要，有那個時間不如做魔藥」

「……」

「有那個時間不如做魔藥」

她就像是壞掉了一般重複著相同的話，我只得嘆嘆氣放棄了。

之後，我們馬上開始了正式的魔藥研制。工作分配大致是卡蓮制作魔藥的配方，然後我來調制。分工非常明確——不過在卡蓮琢磨配方的時候，我也在學習使魔相關的知識。

「……這個配方，怎麼樣？」

「我做做看」

我對著卡蓮給我的配方調配了魔藥。

「做好了。藥效是身體縮小」

「唔……不能把使魔變回去，但是，說不定有用」

不不不。

「這個喝了會有壽命縮減大概一百年的副作用」

「那不是即死嗎」

「失敗了」

卡蓮沒有泄氣，不一會又拿來了新的配方。

「這個，看一下」

「好我們做做看吧」

我又開始了調配。

「做好了，藥效是使錢無限增多」

「原來如此，不需要」

卡蓮隨手把魔藥扔在一邊。

「啊……是啊……確實」

我們就這樣一天天地調配魔藥，只不過做出的都是讓人失望搖頭的失敗作。

「這下可以說是完成了吧？」

有的時候，我這麼說著，手上拿著的是菜譜。

「給，配方做好了」

有的時候，卡蓮這麼說著，自信滿滿地遞過來一張白紙。

也許是疲勞過度了，我們有時候會做出離譜的舉動，但總之我們沒有停下。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魔藥的研制仍在繼續。我們不分晝夜地進行著魔藥的實驗，並重複著失敗。

最後，我們終於在頭腦都要亂作一團，醒著也像是在做白日夢一般的苦難中看見了曙光。

在我來到這宅子幫助卡蓮制作魔藥的第五天——

「看這個——」

她話都說不完，只是把配方好好地交到了我手上。這配方會有怎樣的效果自不必多說。我立即開始了魔藥的調配。按照配方收齊材料，倒進鍋子裡，施加魔法，再咕嚕咕嚕地攪來攪去。

卡蓮在我調制時就睡著了，最後我一個人看著魔藥完成。真沒辦法啊，她在我來之前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我辛苦點根本不算什麼。

好好睡吧。

「辛苦了，卡蓮」

我拿來一條毯子，蓋到桌前熟睡著的她肩上。她的身旁全都是魔藥瓶，散落在桌上各處。

○

第一天。

只要從空中俯視，就能完全掌握幸茲卡平時的生活狀態。每一天，她行走在屋頂上，在街上搜刮人們扔掉的東西，或者是竊取糧食——過著和以前並無二致的生活。

外表變了，行動沒有。偷東西，然後去送食物給小屋那裡等著她的孩子們，自己卻不動口，只是四處遊蕩。

這樣的日子一天天過去。她變成了怪物，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的原貌，就這樣半年過去了。

她沒與任何人見面，孤零零地生存著。

「……………」

然而這樣的日子要結束了。

幸茲卡走在街上，她面前出現了一個裝著麵包的盤子。她用黑色的狼鼻子嗅一嗅，然後把麵包銜在了嘴裡。她繼續往前走，不一會，面前又有一個裝著麵包的盤子，而且旁邊還有一個袋子。

很明顯很可疑，不管怎麼看都是陷阱。

可幸茲卡還是銜起麵包，邁著虛弱的步伐繼續向前，把麵包塞進了袋子裡。她是為了把麵包送給孩子們吧。

我們在上空注視著她。幸茲卡不斷地把像路標一樣擺放在路上的麵包咬住，然後塞進袋子裡。

她的腳步不斷向前，最後，停在了街燈下。

「……」

幸茲卡擡起頭，面前是一位少女。

「幸茲卡」

金色的頭髮及肩，身上穿的則是有大小姐風範的長袍，在各處都有著過度的裝飾，看起來十分昂貴。

年紀大概有14歲吧，她跪在黑色的狼面前，稚氣未消的臉龐上流過大顆的淚珠。

傷害了你，對不起——使魔的主人——卡蓮，哭著說道。

黑色的狼什麼都沒有回答，只是眯起眼睛注視著卡蓮。

卡蓮抱住了幸茲卡，撫摸著她綿軟的皮毛，露出了滿面淚水的笑容。

「——讓我負起責任」

卡蓮手握著一個小瓶子，那就是昨天剛做出來的魔藥。我和席拉，還有伊蕾娜在上空注視著卡蓮向幸茲卡使用了魔藥。

魔藥完成後的第一天，兩人這段漫長的孤單日子終於落下了帷幕。

○

卡蓮的使魔是一位少女——幸茲卡……幸茲卡並沒有在城市裡胡鬧……卡蓮不只是因為傷心才把自己關了起來……使魔再也不會危害這裡——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工作人員費盡了我的力氣。

「……啊，原來如此，雖然咋聽上去有些難以置信……」

這是事實。

這裡有三位魔女提供了相同的證詞，如果還不能相信我們也很為難。

在和我們面談完之後，工作人員說會去找卡蓮見一面，大概是為了確認事實吧。

之後都是這個國家自己的事了。我們說到底是外人，沒有深究的必要，而且，就算不插手接下來的事，她們兩個現在生活得怎麼樣我們也能想象得出來。

唯一令人擔心的地方是，那棟損壞得很厲害的宅子裡估計沒有什麼能用的東西了，要住在那裡想必會很艱辛。

「那個，我們有一個請求」

從工作人員那裡收下了相當多作為報酬的金幣後，我又開口了。

「……是什麼？」

工作人員一臉疑惑地問道，隨後驚訝地皺了皺眉頭。

「這個，請轉交給卡蓮」

驚訝的原因是我的舉動令人不能理解嗎？還是因為我旁邊的兩人也做出了同樣的舉動？

「……………」

工作人員一時語塞，隨後又點點頭，回答道：

「……明白了，既然你們願意」

工作人員走上前來，收回了擺在桌上的三捆金幣。

在向工作人員解釋完事實之後，我們立刻動身出國。

沒有在此久留的必要，更何況老師還在回程的途中。

在同一個國家停留一星期之久甚至感覺對不起老師了，都怪我我調配魔藥花的時間太長了。

「你們倆接下來去港市嗎？」

在國門前的平原上，席拉小姐沖我們問道。她還是一副叼著煙管的老樣子，不過風把煙都吹散在了空氣裡，煙味並沒有那麼讓人在意。

芙蘭老師點點頭。

「是啊，我們是那麼打算的」

你要去哪呢——老師又問道。席拉小姐擺出一副苦臉：

「我接下來在別的國家還有工作，就在這告別吧」

「哎呀好遺憾」

芙蘭老師嘴上這麼說著，實際上並沒怎麼動搖。

「知道你熱心工作，可別太勉強哦」

「我看上去是那種人？」

「奉承話而已」

「……」

席拉小姐聳聳肩。

「真羨慕你們。要是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去港市走一遭呢——不過工作就是工作，很遺憾沒法跟你們同行」

她的神色透露出一絲疲勞。

「就送到這裡吧。反正又不是生死之別」

反正有一天會再見的，也沒想過強行帶上你——芙蘭老師笑了出來。

席拉小姐吸了一口氣又吐出來，嘆息像是煙圈一樣從她口中冒出來。

「上了年紀反倒麻煩起來了。想幹的事都幹不了了。其實想跟你一起的，真沒辦法」

長年在魔法統合協會工作的席拉小姐被授予了各種各樣的職責。

作為協會所屬的魔女，職責是來往於國家之間解決事件；作為老師，職責是教授東西——作為沙耶的老師。

「……」

芙拉老師頓時有些困惑。

「那個，你突然說這種話我也不知道怎麼接下去……」

「……」

席拉小姐看著老師笑著說道：

「嗯，你們就好好享受兩個人的旅行吧，我就不多打攪了」

她也不再說告別的話，只是轉身離去了。有煙從她嘴角飄出來，會令人不由自主擲起眉頭的煙味也被風吹走了。





「接下來會是怎樣的國家在前面等著呢？」

我瞥了芙蘭老師一眼，她回答道：

「海風吹得不大也不小，然後還有一點礁石味道的國家吧」

真是煞風景的發言。可是她又笑著補充說：

「希望是個美好的國家」

「是啊……是啊……」

我只得點頭附和，然後和平日一樣陪在老師旁邊走著。

會令人不由自主擲起眉頭的煙味逐漸感覺不到了。我們取出掃帚，徑直向前進發。

向著兩人旅行的終點進發。

第六章 鄉下姑娘、歷史狂和麥香

我和莉娜利婭繼續著歷史探訪。

因為從晚冬到初春的這段時間完全是休假，說實話我和莉娜利婭誰都沒怎麼在意回去的路，甚至都不知道現在離拉托利塔有多遠，只是過度樂觀地想著「差不多假期快要結束的時候就動身回去不就行了」。結局就是，臨近假期結束，就我們所處的位置來看不管怎樣掙紮都沒辦法按時回到拉托利塔了——有大概率發生這種事。

不過我們也不在意，有空去擔心明天不如享受現在。

「離這裡不遠處好像有個小國」

莉娜利婭坐在掃帚上，雙手拿著地圖說道。

「是怎樣的國家？」

被我這麼一問，莉娜利婭啪地一下將地圖折了起來。

「什麼信息都沒有哦」

哦哦原來如此，那也就是說——

「有什麼有趣的要等到了實地才能知道嘍」

「是啊」

聽我這麼說，莉娜利婭不住地笑。

○

進了國門之後我馬上就確信了——

「這裡絕對是個很好的國家，絕對」

就在國門的附近，有一處散發著絕妙香氣的店，對於旅途中餓著肚子的人來說實在是如天堂一般。

這家店裡並沒有多到爆滿的客人，但也說不上門可羅雀，只是像在單純地等著客人上門一樣，一邊呼出香甜的麥香，一邊開著大門等我們進去。

還沒進店門就有三位滿面笑容的少女朝我們大聲推薦道：

「這是剛出爐的——！」

「這個非常美味哦——！」

這個國家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活力很旺盛。

「兩位是旅人嗎？請尝尝我們家的麵包吧！」

其中一位從手中抱著籃子裡取出了一枚熱氣騰騰的麵包遞給了我。

喂喂？

「那個，我現在沒什麼錢的——」

「收下好了。這是免費的哦」

她又塞給我一枚。

啊，是免費的嗎？真的嗎？太棒了——！

麵包的香氣聞起來十分美味，我馬上成了它的俘虜，拿起一個放進嘴裡。

「啊……好美味……」

這麵包不僅軟綿綿的，而且還有著太陽一樣暖暖的感覺，我感受著它的味道，感覺周圍都變成了花田。雖然花田是錯覺但就是那個味。幸福到爆了。

「莉娜利婭！這個很好吃哦！超好吃！快尝尝看！來！」

我興沖沖地把麵包塞給了莉娜利婭，可是她只是點點頭說道：

「那我們一人買一個？」

和隨隨便便就嗨起來的我完全相反，莉娜利婭的反應十分冷淡，像是在說「哎呀哎呀真拿這孩子沒辦法」一樣的感覺。你是我的監護人嗎……

我一邊吃著免費得來的麵包，一邊拽著莉娜利婭往店裡走去。才不要說什麼「一人買一個」的小氣話呢，怎麼說也要有把櫃臺裡的麵包全部嘗一遍的氣勢。畢竟我也有在麵包店打工，這也算是觀察敵情了。

我們進入店內。

「哇哦」

這是……

店內非常的乾淨整潔，一看就是剛開業不久的新店。

「歡迎光臨」

和店門口的少女們一樣，櫃臺這邊也有兩位滿面笑容的女性接待了我們。

一位有著及肩的漂亮金髮，一舉一動看起來十分文雅，年齡大概有25歲左右吧。

另一位則是有著淺黑色皮膚的黑髮女性，年齡似乎和旁邊那位相仿，散發著一股活潑的氣質。

看來這兩位是經營這家店的。

「你好」

向兩人簡單地打了招呼之後，我就朝貨架走去。

在這個安詳的國家，在這個平靜的小店裡，在這個看起來很幸福的兩人的小店裡，我們享受了短暫的休息時間。

這家店的名字叫「小黑和小金還有小灰的麵包店」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向兩位女店主問道，她們互相確認了一下眼神，然後像是捉弄我一樣地笑了起來。

「保密」

後記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azure（あずーる）

掃圖：網上找的

錄入/翻譯：伊拉克外賣員

修圖：無

校對：無

輕之國度 <http://www.lightnovel.cn>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轉載請保留信息

「白石先生……從今天開始會痛到什麼都吃不下哦，做好心理準備了嗎？」

牙醫對我這麼說道。我的齒列倒也不是絕望級別的不整齊，一告訴周圍的人自己想要去整牙，大家都在問：“誒？你的牙有那麼不整齊嗎？”。總之我的牙齒問題大概是這種程度，但是對於自己的身體狀況，還是只有自己最清楚。於是到了二十五歲，我終於決定了去做牙齒矯正，雖然早在學生時代我就對此感到些許煩惱。

「哈哈沒問題的啦，我不怎麼怕痛的」

充滿了迷之自信的一句話。我去的醫院是Y齒科，這家醫院意識超前，配備了最新種的儀器。也許是之前的治療進行得十分平穩的緣故，我對於Y齒科抱有著極大的信賴。

實際上，矯正器的裝配也十分順利，我幾乎沒有產生痛感，回過神來就已經裝完了。

「哈哈果然沒什麼好怕的」

帶著極度愉悅的笑容，我離開了醫院。

「今天開始就不要吃太硬的東西了」

出門時，我已經把牙醫的建議忘得一乾二淨。

就在那天夜裡。

「……一直想做的齒列矯正也開始做了，今天不慶祝一下能行？」

腦子轉不過彎來的我奔向了附近的定食屋（注：主要銷售套餐的小餐館），點了豬扒飯。

「從今天開始，為了整牙要加把勁了！」

我一邊胡言亂語，一邊開吃了。剛開始還好。根本就不痛嘛，還故意嚇唬我，哈哈——當時我感覺完全沒問題。

可是時間一分分過去，伴隨著咀嚼的動作，我的牙齒越來越痛——在矯正器的束縛，還有吃豬排時下巴施加的力的雙重打擊下。

吃完了一塊豬排之後。

「啊……………太痛了……………」

我放下了筷子。

在定食屋的一角，靠近窗戶的座位上，有一位二十五歲的男子正捂著嘴不住地顫抖，一眼看過去也許會讓人聯想到出獄後第一次吃上熱乎飯菜的人。可那人只是個丟人的後厄年（注：男人的後厄年是二十六

歲，這裡應該是指作者虛歲二十六）男子——已經二十五歲了還會因為牙痛而差點哭出來。

我決定今後一定好好聽牙醫的話……。

閑話就說到這，這次的後記首先是我對前面每一章節的評論，不想被劇透的人請跳過這一部分哦。

第一章 巨人廚房

這一章捏他了「格列佛遊記」和「要求太多的餐館」。之前一直打算寫一篇捏他「要求太多的餐館」的短篇，可是考慮到主人公是個對貓過敏的家夥，「哈？我會去那種有臭味的店？」（注：可能原案是小動物們開店）——一定會這麼說然後拒絕吧，所以一直沒有采用，到第九卷采用了“拇指姑娘”開店的設定才最終得到采用。個人最喜歡士兵長。

第二章 鄉下姑娘、歷史宅和制藥狂

這一章阿爾緹和莉娜麗婭再次登場，阿爾緹和莉娜麗婭回憶中的對話這一部分寫得很盡興。本來打算讓普莉希拉在「星霜之旅」篇登場的，但由於篇幅問題只得悻悻作罷。這一章能讓她出場真是太好了。

第三章 孤獨綻放的彼岸花

我一生中第一次覺得美麗的花就是彼岸花，對它有很深的念想，因此之前就在做準備，決定讓它作為具有象征意義的存在來登場。彼岸花有很多孤零零地生長在農田裡的，那是人工種上去用來驅除鼯鼠的。比起花店裡那些色彩繽紛的花，我還是覺得農田裡靜靜地完成使命的花更美麗。大概是這麼回事。本章裡席拉老師提到的連環殺人狂的定義取自FBI使用的Serial Killer中的分類——秩序型和無秩序型，當然，在應用到幻想故事裡時我也做了一些修改。

順帶一提，彼岸花的花語是“熱情、孤立、再會、放棄、悲傷的回憶”等等。

第四章 灰姑娘

本來打算寫成爽快的短篇喜劇，但寫完後發現還是蠻長的。灰姑娘這個題材有很多不得不寫的內容……

寫完之後只覺得魔女之旅這個系列中登場的王子們大都是笨蛋呢。

第五章 使魔

說個幕後的事，其實在魔女之旅系列決定商業出版時，編輯曾經提過建議——「要不要設定成使役使魔的魔女？」「不不！絕對不行！」——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寫這一章到一半時心裡一直想著這件往事，第九卷了，使魔終於登場了啊。本卷的第一章也是同樣的情況，因為要保持一卷內容的均勻等各種緣由，其實有很多題材不得不暫時放下。

卡蓮的父親不在的原因還請大家自行體會。

第六章 鄉下姑娘、歷史宅和麥香

一直很想寫有多個時間軸的故事，像是第三卷的「旅人銘刻之壁」那種。寫這一章時差點時間不夠用，但能寫出這樣一個結局真是太好了。

承接第八卷，本卷是伊蕾娜和芙蘭老師的兩人旅行故事。

雖然還沒有寫成稿子，但第十卷伊蕾娜和芙蘭老師的兩人旅程將會結束（想必各位讀者也猜到了）。第三章「孤獨綻放的彼岸花」也只能

放在本卷，所以這一卷長篇幅的章節較多。

下一卷會有附帶廣播劇CD的限定特裝版（預訂已經開始了！）。九卷後還能繼續寫下去實在是一大幸事，第十卷之後也會繼續寫下去，伊蕾娜和芙蘭老師的兩人旅程，還請大家見證到最後。

謹在此致上謝辭。

擔當編輯M先生。與您見面時，您總是體貼地對我說「別吃太多了哦」，這次做了齒列矯正之後，白石定規我對於「別吃太多」有了更深的體會，今後您會看到一個比起重量更重視食物質量的白石定規。今後也希望能與您保持長久的交往，還請多多關照。

Azure先生。感謝您為本次的插畫獻筆。亞馬遜第九卷限定版的插畫實在是太漂亮了，複製原畫送到時我甚至想過當成傳家寶保護起來。

七緒一綺先生。漫畫版魔女之旅每一話的更新，我都滿懷著期待拜閱了。雖然在Twitter上已經提了好多次了，但還是想說，第二話的原創展開實在是太贊了！

其他工作人員。SBcreative的諸位、中介聯絡的諸位、書店方面的諸位、所有協力出版本書的諸位，萬分感謝大家的努力，今後也請多多關照。

各位讀者。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接下來第十卷將會在八月中旬面世，屆時還會推出附帶廣播劇CD的限定特裝版，還請大家繼續關注本作！

很抱歉突然轉變話題，但我還是想說，這次做了齒列矯正之後我的體重減少了十千克。

雖然本來就不是肥胖體質，但做了矯正之後吃一口粥都要十秒才能緩過來，於是體重下降得像是黑色星期一的股價一樣，現在甚至跌到了平均值以下，糟糕了。

雖然現在牙痛好了能吃東西了，但是胃好像還沒適應過來，拜它所賜我那自我放任的飲食習慣得到了改善，家裡的跑步機最近也沒吃灰。

在此祈願我的體重和魔女之旅系列的人氣能夠此消彼長。那麼我們八月份再見！